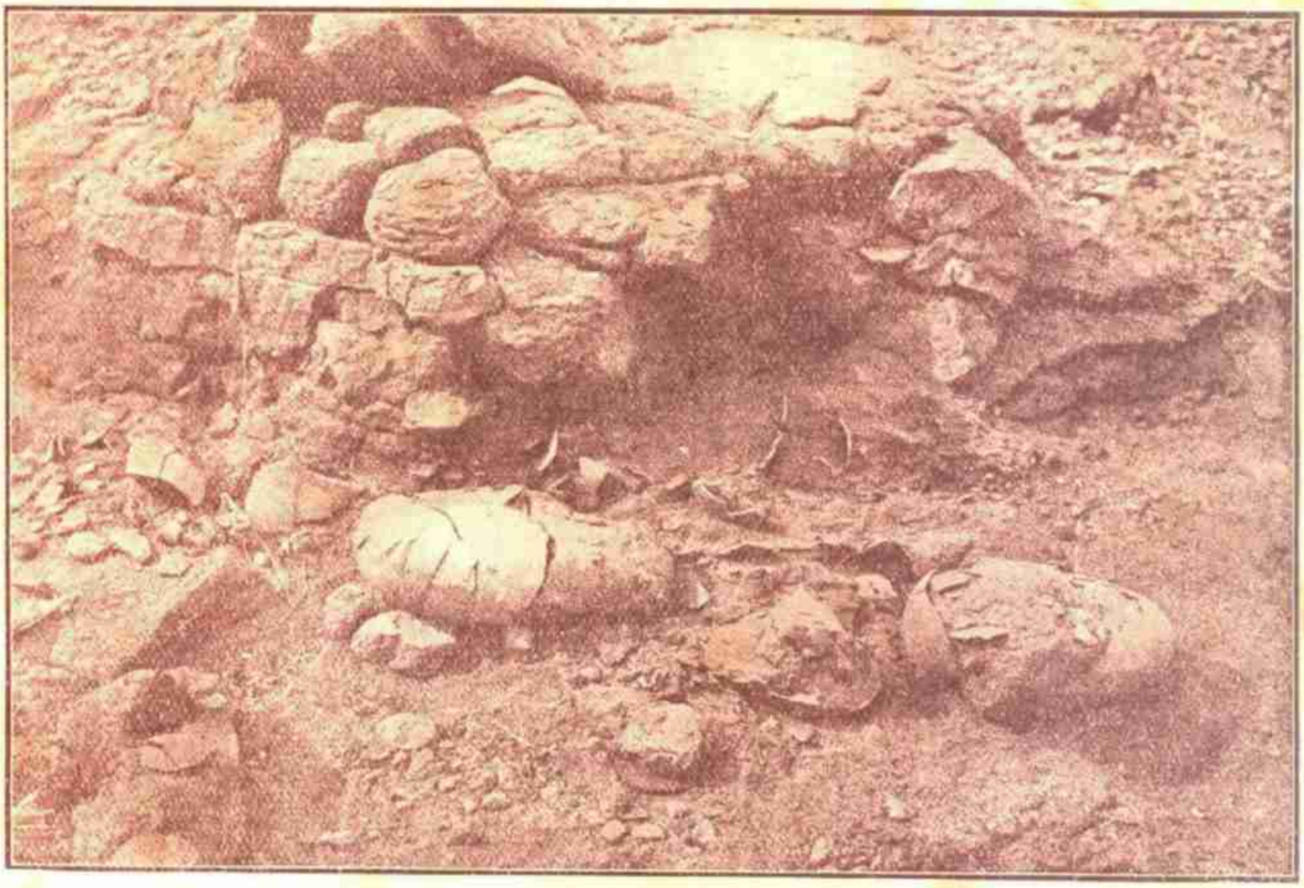
美人在蒙古所發見的巨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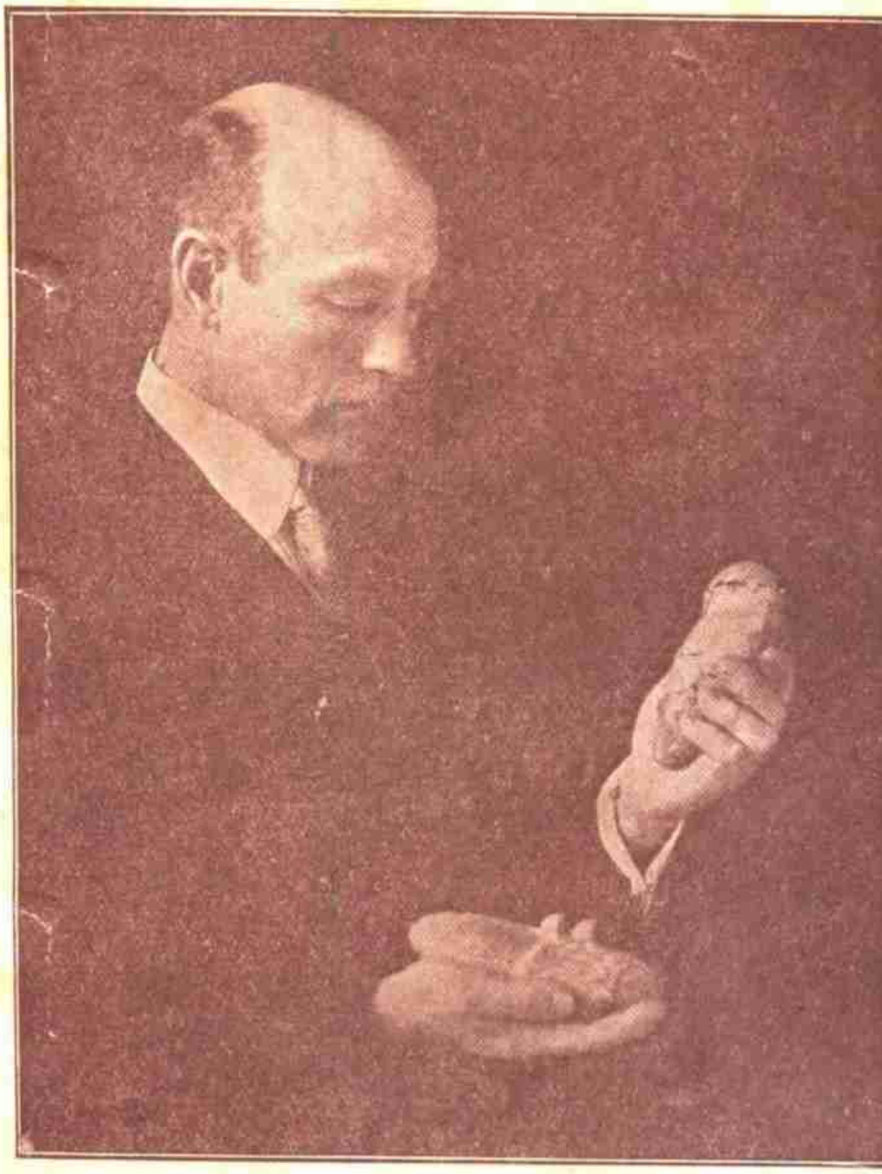
發見巨卵之山岩。此係發見時之原狀,共計巨卵三:其一僅餘碎片,餘均完好。其旁尚存有恐龍類動物之骨骼焉。



此爲恐龍類動物所遺之卵,從地層掘出時已成爲化石。奕卵長八英寸,闊七英寸,實爲現世所未有之巨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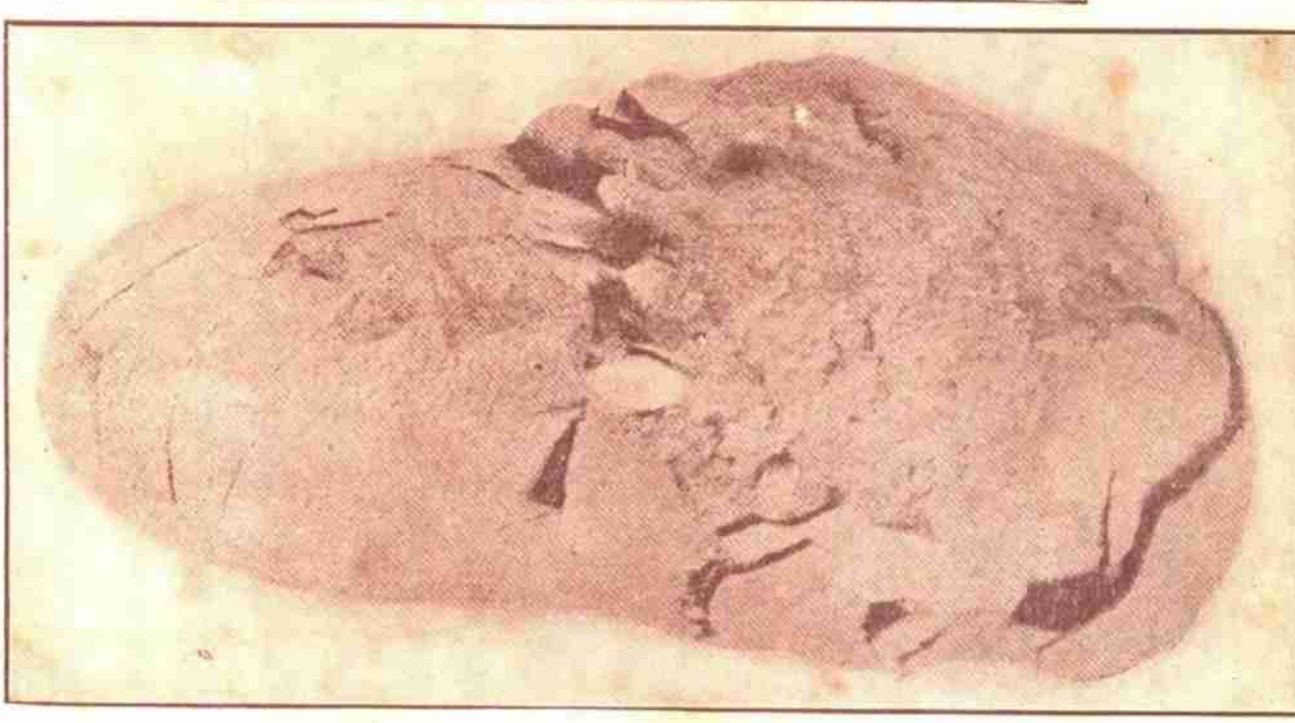
(參看第一號B三四頁)

美人在蒙古所發見的巨卵(二)



發見巨卵的美國博物學家安特羅氏

(參看第一號B三四頁)



此爲所發見巨卵之一,蓋在一千萬年以前恐龍類動物之所遺下者,質堅硬而帶棕黃色。現二卵均藏紐約博物院中。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七號

時事述評

湖南的省憲問題及邊禍……大山（一）
望梅止渴的關稅豫備會議……無明（三）
大學條例又引起了學潮……朔一（五）
海軍風潮結束與膠澳局面……大山（八）
法內閣改組與魯爾政策……化魯（九）
比薩拉比亞問題的再燃……幼雄（一一）
最近承認蘇俄的諸國……化魯（一三）
愛爾蘭自由邦的小風波……幼雄（一五）

職業代表制之比較研究……張榮福（一七）
德法問題與歐洲和平（美國通信）……熊保豐（二五）
對日美無綫電交涉我國政府應行注意之點……倪尚達（四一）
婦女問題與貧富問題……于樹德（四五）
畲民調查記……沈作乾（五六）
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梁啓超（七三）
介紹愛爾蘭詩人夏芝 愛爾蘭 B. D. Conlan著……愈之譯（八八）
地軸的變動……何雨民（一〇七）

帽鈴（小說）……杜同力（一一九）

墓地 保加利亞斯太馬安夫著（小說）……魯彥譯（一二六）

加絲倫尼霍立亭 愛爾蘭夏芝之著（劇本）……芳信譯（一三一）

選錄

從條約上討論金佛郎案……毅 夫（一四一）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一四四）

致北京大學同人書……陳啓修（一四八）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五五） 外國之部……（一五七）

【補白】

太戈爾的新著……（一六） 中國無線電之概況……（四四）

人格與教育……（五五） 具有齒牙的鳥類……（七一）

羅曼羅蘭論西方文明……（八七） 文學界在今年的紀念節……（一〇六）

最近逝世的德國大資本家石丁納（一一八） 無私的自制……（一二五）

法國瑪利王后的逸話……（一三三） 萬國文學競賽會……（一五八）

【插圖】

宋畫院眞蹟「孟母圖」（三色版）……一幅

時事述評

湖南的省憲問題及邊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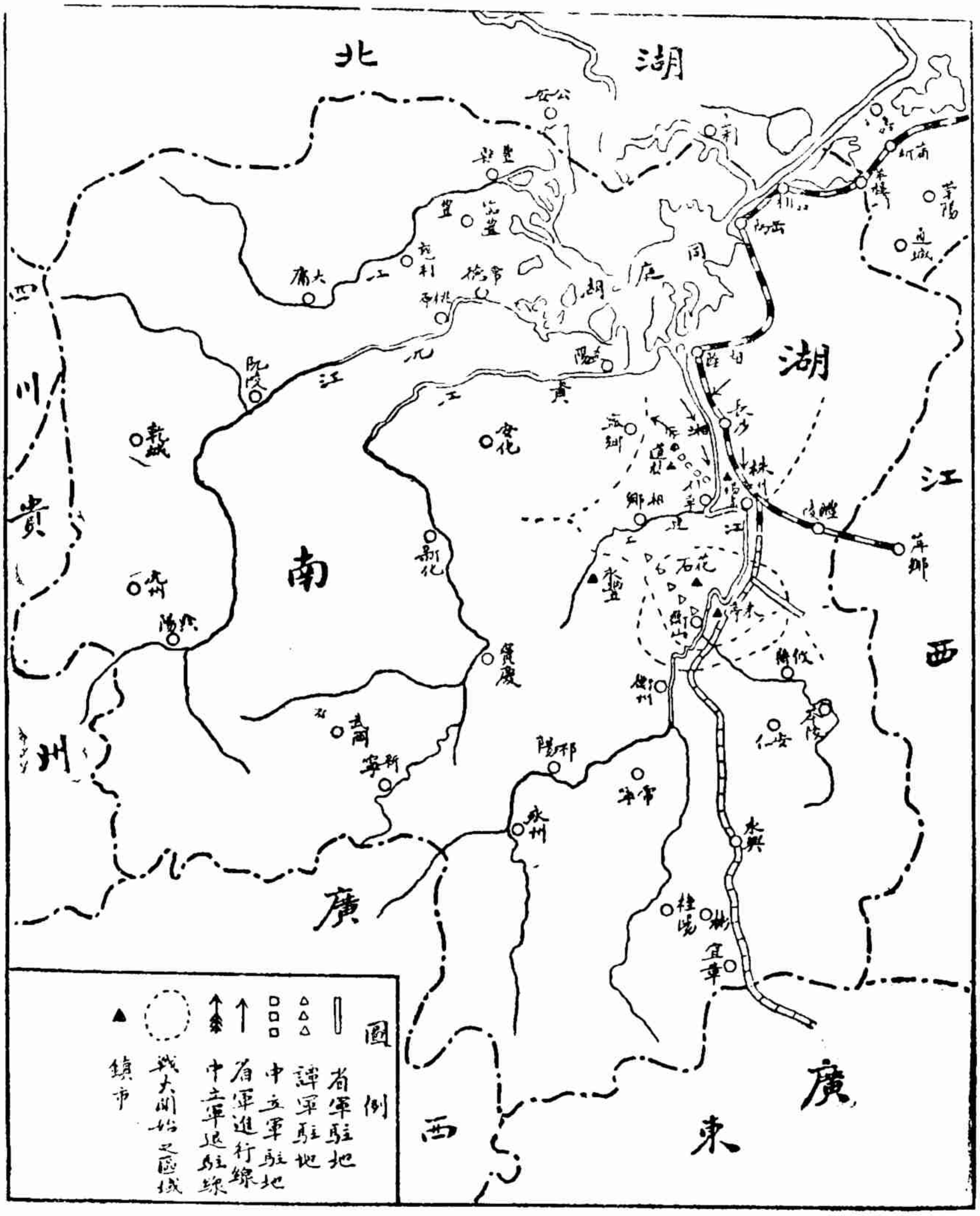
湖南數年來藉省憲以安內攘外，政治雖未能如何進步，而得暫時偸安於南北戰爭的中間，總算是萬分僥倖。去年譚趙的戰爭，譚方在衡陽謀修改省憲，趙方則在長沙表示護憲，甚至遣將編軍，也標榜護憲兩字，省憲在湖南之有用，於此可見。

趙恆惕以得吳佩孚派北軍助戰而驅譚延闓於省外，我們姑不必問當乞援時有無取消省憲的條件；但觀馬濟所率的北軍勢力既直從岳州穿長沙而達衡州；胡念先的鄂軍又由臨澧而進常德，湘省護憲各軍幾於被監視，便可知湘局的已全爲吳佩孚所支配。湘戰定後，北軍屢言撤退而不見實行，馬濟以回桂爲名常駐長沙，葛應龍以警備事務留住岳州，譚道南憑萍株路局以營其坐探生涯，梅馨又迭次奉派入湘，趙恆惕個人更陷於不能自主了。在這布置中，去年十二月九日葛應龍竟在岳州召紳商開會攻擊省憲，是爲明白倡言破壞省憲的第一聲。以後吳氏的破壞省憲，在暗中積極進行，外面所傳吳佩孚迫湘省取消省憲的謠言，也日甚一日。

湖南亂後的種種善後事務，亟待進行，唐生智曾電請在省召集各將領開會解決。此項請求，經趙恆惕允准，並豫定開會期限爲三月一日。這三月一日的軍事會議，在我們當時預想，以爲一定可以盛極一時。不料外面的破壞省憲運動也同時急進，希望於軍事會議中實行取消省憲。吳佩孚的代表馬濟葛應龍譚道南均於二月中常駐長沙，極力誘迫趙恆惕，以致各路將領，遲遲未敢入省，軍事會議因之屢屢延期。三月中旬後，各路將領先

後蒞長沙，葛譚諸人周旋應酬，極力勸誘，同時更唆使他人分布攻擊省憲的文字。這種文字爲外省所能見者，有藉湖南總商會名義在岳州所發的通電，湖南紳耆葉德輝的通電等。

看當時形勢，省中各要人被壓於洛陽的代表，謹愼周旋，不敢稍露個人



意見；省議會及輿論界又非常渙散；破壞省憲的言論，則猖獗不堪：我們將以爲湖南的取消省憲，可以毫不費力了。不料三月八日章太炎從上海所發勸湘議會力護省憲的電報，因三月中旬後湘議會先後選出正副議長，形勢復振，乃大生效力。議會既議決監

持護憲，二十一日開會歡迎省當局及各將領，又都表示與議會一致護憲；於是湘省要人的真相畢露，葛譚的壓迫完全無效。

湘當局意見表示後，風傳吳佩孚蕭耀南將改變方針，用武力壓迫湘省。湘省要人迭派代表赴洛陽武昌疏通，表示在維持省憲態度中仍行服從；馬濟亦迭次往來長沙洛陽間，代爲疏解，希望湘省形勢不生變化，彼可以以湘爲根據而準備回桂。惟葛譚及洛陽左右似尙不肯放棄主張；吳佩孚個人態度，則或傳激烈，或傳和平，外間不易明確知道。因之以省憲安內拒外的湖南，反因省憲問題而長陷於風雨飄搖中了。

在省憲問題鬧得非常緊急中，湘西忽又發生兩種事變。便是（一）蔡鉅猷的再謀活動與（二）黔省派隊解決湘邊袁祖銘系的黔軍。現在第一種事變不見如何發展。第二種事變經盛鬧一時而亦歸沈寂。惟據時人推測，趙恆惕系湘軍領將於被迫緊急時，放棄長沙而保湘西。今湘西局勢如此，試問如何談得到退保呢？多難的湘省前途命運如何，現在正不易知！（大山）

望梅止渴的關稅豫備會議

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議決中國關稅案，訂成九國關稅條約後，關稅的增收早成中國財政上惟一的希望。是年年底，以上海物價委員會的結果實行價百抽五，關稅增收不少；於是第二步二五附加稅的二千四百萬乃至二千九百萬的增收，又爲國內談財政者『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了。惟這二五附稅的實行，照華會原約須關係各國共同開一『特別關稅會議』；而這特別關稅會議，照華會原約又規定在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由中國政府擇地定期召集。中國渴望這二五附稅的實行既非常情急，於華盛頓會議閉幕後，即在外交部特設『特別關稅會議籌備處』，主持接洽各國召集會議。該項籌備處設立的成績，於當年三月，九月，及去年四月，十一月，屢傳會議的召集；而實則華會列席各國，如法國等尙未批准九國條約，於『該約施行』一語尙談不到，何能召集施行後開會的特別關稅會議？且去年秋間以後，列强對這特別關稅會議不特視爲片面的加惠於中國，將利用之以交換別項利益；而據當時謠傳，甚有主張在特別關稅會議中解決列强對華種種問題，質言之，即實行處分中國，則這特別關稅會議，反將成爲有害中國的事件了。

本年三月十日，外交部照會駐北京關係各國公使，略說：「華會九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件，原定俟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應由中政府擇定地點，定期召集特別會議，議定撤除釐金，增收二五附加稅，及各種奢侈品亦增加稅率；并規定中國海陸各邊界關稅章程各節。查該約之精神，旨在救濟中國財政，但至今已屆兩載，各簽約國尚未完全批准，以致特別會議不能如期召集，中國財政上種種計畫無法進行；內外各債亦無從整理。為此中政府不得不提議先行召集預備會議之舉，為將來特別會議之準備。……」準此，則中國方面因特別會議的遙遙無期，不能滿足中國的『雲霓之望』，已降格而祗求預備會的早開了。是項照會發出前，外交部曾令駐外各使探詢各國政府意旨；照會發出後，因聲明為整理內外債之用，頗為各國所贊成，一時盛傳英美日已允贊助，預備會頗有成立的希望。但是北京使團三月十日後迭次集議，結果僅交換意見；而准否的答覆，須靜候各本國政府的訓令而定。外面所傳種種樂觀的消息，（當時有傳預備會在一個月內可實現者）不過是一種空氣罷了。

從三月到四月，樂觀的消息盡變成悲觀的消息。原因是各國政府對他們駐使的訓令雖多已到，而內容卻為拒絕而非贊同。法國原公然宣言不承認金佛郎案，即妨礙關稅會議者，其以未批准華會條約為延宕及要挾的手段，原無足怪。英日固先前所傳非常贊同者，今英則以裁釐及與列國共同考慮為詞而極意推託；日本亦隨英而改變態度。四強國中現在只美國尚未明白有所表示；至其餘關係各國，自然惟四強國之馬首是瞻。英法拒絕預備會照會，曾有將於四月初即行發出的謠傳，後經美使疏通，擱而未送。但前途的未能逢凶化吉，則必不出我們的預料！

記者的意見，以為顧維鈞顏惠慶諸人將特別關稅會議的召集降為關稅預備會，完全是失策。這因為華會原約，本明白規定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由中政府擇定地點定期召集；則在該約未經關係各國全體施行前，如果能得各該國的同情，也不妨堂堂皇皇地請開特別會議，直捷解決此事；否則，縱使託名預備會，各國仍可以該約未經全體施行的理由拒絕開會，安肯驟然作大綱的磋商？有人說：「顧顏此著，原為近來法國因金佛郎案的宣言阻礙，特藉此以探各國意旨，且以促進特別關稅會議

者」則純屬皮相之談；反不如所傳『北京需款孔亟，財政整理會以二五關稅作抵化零爲整的大借款亟待進行，顧顏藉此活動」的一說差爲近似。然即使如此，所發照會將原約中以撤除釐金爲前提的事件，改移重心表明整理內外債，雖易得外人同情，亦易授外人口實。而就表面言，預備會既費了極大的疏通，而僅商定會議目的，會議事項，會議地點，會議時日等，也覺得有點不合算！（無明）

大學條例又引起了學潮

自去年彭允彝做教育總長引起了北京的學潮，一直到如今，北京的教育界不能得到安寧的日子。不過後來的大半期，學界已感到與彭混鬧的無意味，氣勢漸餒；而彭氏造成的學界黨派爭執與校長風潮，更若斷若續，不值得我們的詳述。現在因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布了一種新制定的國立大學校條例二十條及附則三件，又別開生面的引起了兩種相反的學潮，頗值得我們作一次評述的材料。這兩種相反的學潮便是（一）北京大學等國立學校教職員的反對大學條例的運動；與（二）天津北洋大學學生的請依據大學條例組織校董會革新學校而起的風潮。這兩學潮不特根本的方針相反，便是施用的手段也完全不同。現在分述在下：

一，北京大學等的反對大學條例

大學條例的根本精神在於設置校董會以主持校政，而學界所反對的也便在此。國立大學的設置校董，遠例在東南大學，近例則爲北京師大醫大因謀解決校長風潮而設的校董。但東南大學設校董的特別情形爲國人所都曉得；師大風潮的解決，不在校董的設置而在范源廉的到任；醫大則反因校董問題而益陷於糾紛，校董設置的成效如此！這次教育部公布大學條例後，學界方面既見部派校董中雜以失意官僚無聊政客；又明白了大學條例的背後的黑暗勢力與黨派利用，頗表示不滿。距條例公布的四日，北大便有油印品發給各教授；再過了一星期，便開評議會推舉王星拱陳大齊顧孟餘等專任研究；到了三月中旬後，乃發表宣言及呈教育部表示反對。女高師校也繼續起來作一致行動。北大的宣言洋洋數千言，現在錄最後的一段如下：

『董事會設立後之流弊，舉其大者，約有數端：學校一切進

行及重要事項受制於董事會，而董事會又無力以作妥當之審議，勉強籌劃，不適實際，有背學理，於是學校不得順利進行，此董事會設立後之流弊一也。董事之中雖或有二三純潔之學者，然其掌大權者，必爲有力之政客，夫政客以政治爲生涯，學校受制於政客，則易牽連而入政治之旋渦，此董事會設立後之流弊二也。曩者學校風潮，間有少數學生被政客利用之事實，然此不過少數的，一時的，是以事過情遷，轉瞬卽歸平息，今若以政客爲董事，則風潮必由此益多，而學校更無寧日矣。此董事會設立後之流弊三也。大學教育除研究高深學術外，亦思以養成純潔之人材，今設董事會而以達官顯者位置其中，養成企慕虛榮之惡習，啓發奔走權貴之頹風，則學風尚堪問乎？此董事會設立後之流弊四也。」

學界反對校董制的意旨既如此，再錄北大評議會呈教育部一文，以見辦法上的不合。（北大宣言前段意思也如此）

「竊惟大學規章，關係重要，如遇修改之時，必須博採衆論，審愼推求，始足以收美滿之效果。舊例修改學制，或召集會議從事討論，或諮詢校長徵取意見，蓋所以示鄭重將事之意，其意洵至善也。乃大部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新制定之國立大學校條例二十條及附則三條，事前均無人聞知，既未徵求學界之輿論，亦未諮詢校長之意見，倉卒制定公布，其中可議之點甚多；而其尤甚者，莫如董事會一條。查大學內部行政，自有校長一人總負其責，固無須有董事會也。董事會之主要責任，厥惟籌款；國立大學之經費，既均出自國庫，自無採取董事會制之必要。若以近頃國立大學時起風潮，將藉董事會爲之調解；然學校內部平日與校長及學生甚爲接近，具有調解之力者，尙有評議會及各教授會；至評議會及教授會不能調解之風潮，豈一董事會卽能調解之乎？又條例中規定董事會得審議學校進行計畫，及預算，決算，暨其他重要事項。夫董事會之董事，對於學校內部情形，必多隔膜，不能如各校教授之淸晰，而遽欲使其審議全校之進行計畫，斷難勝任而愉快。教授自治，實本於世界現代之潮流，而合於中國目前之需要，大部對此潮流及需要，正宜維護之培植之，以期其發揮而光大，今乃竟設董事會

以犄制之，使大學內部各種機關，莫不蜷伏於其下，而自治之制度，益難趨於發達，是不惟無補中國目前之實際，且有違世界現代之潮流矣。即此一端而論，此次公布之條例，其不合時宜已可概見。此外各條例，或輕重失宜而不適實用，或義涉掛漏而流弊滋多，尚復所在多有。本會認爲大學條例與大學教育方針及行政組織，均有至密之關係，條例既不妥善，其影響於大學前途甚鉅，非根本廢除，不足以保大學之秩序。用特建議於大部，務請從速將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新定大學條例之部令撤消，藉謀大學之發展，實爲公便。』

目前此項運動尚未見如何進展，且因運動的分子爲敎職員，行動上不能像學生鬧學潮那樣的能令人注意；惟聞女高師方面因校長楊蔭榆女士頗不贊成敎員的反對校董，以致重要敎員有脫離學校的表示，大學條例的能引起紛擾，即此可見了。

二，北洋大學學生因請組校董會而起的風潮

天津北洋大學，前幾年爲反對現校長馮熙運曾鬧過驚動一時的風潮。的當時敎育部助學生，省長曹銳以親戚關係而助校長，因此鬧成省部風潮。結果敎育部屈伏，校長地位不動，學生失敗，近來校內學生正在重整旗鼓，進行革新學政，而大學條例適頒布，學生乃依據了部章請組董事會。校長不允，爭執中，學生派代表赴京請願敎育部，校長即開除學生四人，而學生遂於三月十五日起全體罷課，十七日全體赴京向敎育部請願。學生赴敎育部見不到總次長，訪總理孫寶琦，則僅得見其兒子。二十一日北京軍警且用暴力押送全體學生回天津。惟學生被押出京後，一面仍派代表赴京運動，一面連續發表宣言，從請求組織校董會更進一步而謀驅逐校長馮熙運了。

目前北京各校已多起來贊助北洋學生，直隸籍的國會議員也出來爲學生說話；祗是直隸省長王承斌雖不像曹銳從前那樣竭力助校長，而對校長總是有些袒護；全體學生則已決定非去馮不可，寧犧牲學業以從事風潮的前途正未可豫知，即使照大學條例組織董事會，恐怕也不容易抑止。

這兩種學潮，要批評是無從立言的。惟我不能不希望現的在政客們，請少費些心，須知學界是不易操縱的，而且操縱學生以從事政爭，罪孽也未免太大一點。我又希望直隸的省當局，須

淸一淸頭腦以處置北洋學潮，不可一味痛惡學生的囂張，而置校長的腐敗於不問？人孰無子弟，人孰不欲使子弟得受良好的教育？腐敗的校長其可痛惡當更甚於囂張的學生！（朔一）

海軍風潮結束與膠澳局面

二月間因駐青島海圻艦赴煙台占據陸戰隊練營而觸發的風潮，當面爲杜錫珪溫樹德的衝突；後面既有齊燮元吳佩孚的關係，又有海軍中閩系與外系（即非閩籍各省的人）的紛爭，因爲內容的複雜，所以形勢也十分緊急。曹錕命吳毓麟南下，向杜溫齊吳調解，已商定予溫以渤海防禦使的實利，而給杜以管轄溫部的面子。吳氏回京，風潮仍未結束。一面吳佩孚迭催發任溫命令而不能下，一面『海軍閩系聯絡杜錫珪傾向獨立海軍』的謠言大盛。直到三月中旬曹錕第二回命趙玉珂南下向杜溫接洽，結果溫樹德將所部名單交杜錫珪請呈中央轉任，敷衍其總司令面子；而三月二十二日渤海艦隊司令命令發表，杜錫珪也不出面反對，海軍風潮表面上總算完全結束了。溫本留住洛陽候命，既得命令，即一面令海圻永翔兩艦入大沽修理；一面於二十五日由洛陽赴京去覲曹錕，並與北京財政要人磋商經費。溫在京雖表示對杜錫珪自願退讓，而留京多日，直待吳佩孚做壽日子將近，始再赴洛陽參與壽筵、軍事會議，則所磋商事件的內容，可見重大。聞吳佩孚決計令溫整頓渤海艦隊，籌定經費，預備擴充，各艦將令分往日本長琦及本國的大沽、馬尾大加修理；陸戰隊同時積極擴充；而防地亦將另謀開展。如此，則現在杜溫兩部實際的感情究竟如何，頗足引人注目；而後此兩艦隊能否通力合作以禦共同的敵人，抑或自相衝突授敵以隙，尤爲我們所想知道的。

吳佩孚渤海艦隊的計畫，原是以膠澳爲根本的，艦隊駐泊地既暫定青島港，艦隊經費又指定每月移用膠濟路所儲贖路儲金五萬元，更希望就青島各機關多撥經費，以備擴充。膠澳接收後，即爲熊炳琦所攫，熊不能忠心籌款供吳佩孚經費，吳佩孚頗感不便，乃謀以親信高恩洪繼熊任青島督辦，擔任籌措經費與向北京要求以高繼熊，始於一月，以曹錕與熊素親近，不欲更動；且不喜用高，曾親批『不便更動』四字。海軍風潮既起，又繼之以膠濟路撥款爲日會計長阻礙，引起中日交涉，吳

氏益感任高的不能再緩，更一力猛進。既迭電請去熊任高，又令山東同鄉攻熊，且將進一步連熊的山東省長地位一併攫取。熊氏知機，於三月一日因撐持不下，通電宣布魯省財政支絀及辭膠澳商埠督辦。熊既願辭，十數次催促未下的高恩洪督辦青島商埠令，於三月十八日卽發表，而膠澳勢力乃正式移轉。

高恩洪已於四月一日就職，仍用他從前長交通時的大刀闊斧的手段，將原有全部人員撤換，從事改組。但他雖明白宣言此來有爲吳使籌款責任，而所謠傳的一百萬青島電話局借款，已遭人民反對；膠濟路雖已任邵恆濬，而提款交涉未清，一時不易下手；不知高氏將用何法以求財源？而山東議員政客又方謀包圍高氏以攫權利，更不知高氏將以何術對付？

吳佩孚的組織渤海艦隊於實際能否有益，是一疑問；高恩洪的改變膠澳局面能否充分籌得款項，是第二個疑問。(大山)

法內閣改組與魯爾政策

法國衆議院於三月二十六日因政府提出減輕恩給金案，投票表決信任政府問題，結果政府失敗，於是國務總理樸蔭凱賚卽於同日提出辭職，內閣卽行改組，仍由樸蔭凱賚出任總理，但閣員則大加更動。

這次內閣辭職的原因，與其謂爲內政的，不如謂爲外交的。因樸蔭凱賚厲行魯爾政策的結果，法國財政陷於不安狀態。在一方面因軍費支出過多，中央財政一時頗難於支持；一方面則法郎在國際市場上兌價日益跌落，在三月初竟跌至每鎊一一七法郎，較去年法郎價格跌去十分之三四，因之經濟前途，頓呈危險境象。雖一部分原因由於德國資本家暗中操縱市面，但法政府施行魯爾政策，濫發紙幣以充軍費，卻爲法郎低落的最大原因。因此不但法國民衆不滿於政府的對德政策，卽政府內部，意見亦頗不一致。但魯爾佔領是樸蔭凱賚的根本政策，非堅持到底不可；內閣意見不一致，則不妨改組，政策決不能拋棄，否則寧可不幹；這是樸蔭凱賚始終抱定的主張。

三月中旬正在法郎狂跌的時候，法內閣提出財政案，主張增加稅則，減輕政費，以維持法郎價格。此案旋卽在兩院通過。初以爲可以無事，不料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忽因恩給金案發生意外風波。此案係去年年底政府因謀撙節經費，打算減輕工人恩

給金，故提出於國會，於二月間由參院修正通過。此次提出於衆院，衆院反對黨因此案損及工人利益，大加反對，動議退回財政委員會審查。政府認此案不容延緩，反對提出審查，財政總長更出席聲明此為信任政府問題。於是在衆院舉行投票，結果贊成審查的二百七十票，比反對的多五票，足徵衆院大多數不信任政府。於是樸蔭凱賚於是日午後卽向米勒蘭總統提出內閣辭職。

但是樸蔭凱賚本不想從此下台，他在國會中還能得大多數的信任。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欲進先退的一種手段。他的目的無非是想借此改組內閣，排除妥協分子，使對於魯爾政策能嚴厲進行。果然不出所料，次日，樸蔭凱賚卽奉米勒蘭總統命重組繼任內閣。新閣人物除對於魯爾問題直接負責的馬琪諾與德羅寇二人外，其餘悉加更換。新加入閣員大多是和樸蔭凱賚政策完全一致的幾個人物。新閣重要名單如下：——

總理兼外交總長樸蔭凱賚(Poincare)

財政馬羞爾(Marshal)

陸軍馬琪諾(Maginot)

公共事務德羅寇(Le Trocquer)

商業勞羞(Loucheur)



有了『濫發』『外幣市場』『魯爾佔領』這三個孔隙，這個氣球，任憑樸蔭凱賚怎麼吹去，也休想吹漲了。

衛生勞動文生(Daniel Vincent)

教育佳韋納(Jouvenel)

殖民福卜里(Fabrey)

司法梅叟(Mercier)

航海巴干諾夫斯基(Bokanowski)

農業林貝爾(Rimbert)

聽說新閣已得國會的信任。此次內閣改組，對於法國內政外交，不會發生多大變更，不過以後對德政策將益趨急進，樸蔭凱賚更將大做其帝國主義的迷夢。至於這迷夢幾時才醒，却要看下月法國選舉的結果。據現在所得消息，法政府有延緩選舉之意，至早亦當延至德國選舉揭曉後。那麼法國政治的發展，恐怕還早的很呢。(化魯)

比薩拉比亞問題的再燃

比薩拉比亞的歸屬問題，久爲俄國與羅馬尼亞的衝突焦點，又因協約國亦有關係，也可說是歐洲和平路上的一個暗礁。本年三月二十四日俄羅二國爲求恢復外交關係，開會於奧京維也納，但仍因此問題，雙方固執己見，不肯讓步，至四月二日宣告決裂。茲將該問題的原委現狀，約略敍述於下：

比薩拉比亞原爲俄國的一省，羅馬尼亞以同文同種，及歷史上的關係，要來併歸己有。一九一七年羅國軍隊乘俄國革命甫起，無暇對外之時，實行佔據。當年俄政府曾對羅國公使狄曼地提出嚴重抗議，後來又把狄氏驅逐出境，同時并將



樸藤凱登.『我給你們這些軍火，但是別忘了，這些是只准爲了平和及人道而用的。』

羅馬尼亞於德軍侵入時存放在俄，價值八千萬金圓的金銀財寶，如數扣留。因此二國常起衝突。後來一九一八年二月，協約國出來調停，勸二國締結條約，羅國撤退該處軍隊，比薩拉比亞仍歸俄國，事件本已定了。不料羅國經一度政變，忽然反悔，否認所訂條約，於是俄國姬采林即發最後通牒，責其違信，但未有結果。所異的，不但羅國背信棄約，協約國的大使會議也竟改變政策，於一九二〇年允許羅國併有比薩拉比亞土地，訂立協定，其中英國當於同年十月下旬正式核准。俄國一聞消息，大爲不平，姬采林賴柯夫斯基當即發表宣言，不認外國政府有權處置比薩拉比亞的歸屬問題。但那時俄國內顧不暇，不能對羅國施用武力，只好在外交上表示否認罷了。這是比薩拉比亞割讓與羅馬

尼亞的經過。（參看本誌十八卷一號世界新潮。）

自此而後，二國邊界時時發生問題。一九二一年十月俄國為謀賑濟災荒，欲向羅國購買食料，同時討論恢復外交關係。兩國各派代表開會於波蘭華沙。俄代表於談判中表示意見，如羅馬尼亞肯將存在俄國的財貨如數放棄，並在俄波開戰時嚴守中立，則俄國願承認羅國在比薩拉比亞的主權。但羅代表以為此問題不能作交換利益的條件，完全拒絕，會議因而決裂。以後基諾亞會議，俄國不許羅國加入俄國問題委員會，及莫斯科裁減軍備會議，羅國拒絕列席，都因為有這個比薩拉比亞問題從中阻梗，兩國外交關係不會恢復之故。

到了今年，俄國取得英意各國承認而後，形勢驟然變更，俄羅二國恢復外交關係的問題，便也跟着緊急起來。因於三月二十四日互派代表在奧京維也納再開會議。但別的事情都容易解決，只遇到這一個比薩拉比亞問題，可就又給他難住了。羅馬尼亞以為該問題已經大使會議解決，判歸羅國，不得再加討論，並要求俄國擔負保管所存財貨之責。



法郎日落　　馬克日昇

俄國則提出歷來所發表不承認他國所訂定關於此問題任何條約的宣言，主張由該處人民開公民大會，教人民自去決定歸屬問題。兩方爭持，各不相讓，會議卒於四月二日宣告決裂了。

俄國所以主張召集公民大會之故，是預料大會公決的結果，俄國定能獲得勝利。原來比薩拉比亞的人民雖是羅馬尼亞人占居多數，在俄國革命時，雖曾要求自治，俄國革命後，又曾以國民議會的名義宣布獨立，定名為『莫爾達維亞共和國』(Moldavia) 但他們只求自由，不願與羅馬尼亞合併。非但不願合併，而且往往怨羅馬尼亞國的虐待。在本屆會議未開以前，莫斯科的比薩拉比亞人特舉行獨立示威運動大會，議決比薩拉比亞人民反對羅馬尼亞的束縛，向俄代表呈遞請願書，願以三百萬人民的命運托之於俄國代表團之手，要求脫離羅馬尼亞，改建蘇維埃共和國。同時俄國人民亦大張聲勢，為之援助。像這樣子，可知若令公民大會公決，總是贊成獨立，造成共和國的占居多數了，而羅馬尼亞將終歸於失敗了。

一方羅馬尼亞也知開公民大會不利於己，所以他儘自把協約國大使會議的協定作爲護身符，反對俄國的意見。至於協約國方面除英國早已將前訂協定批准以外，意國和日本尚未通過國會。美國因訂約時未嘗與聞，故至今還認該處屬於俄國。只有法國方在俄羅會議開幕數日前才行批准。俄國報紙一致反對，以爲法國承認此項協約，實足以阻礙俄法間的交誼云云。總之照現在情勢看來，俄羅會議決議以後，比薩拉比亞問題必將再燃，俄羅二國的交情將愈趨愈壞，現在俄國實力已較前充足，則問題擴大，或將牽涉協約國全部亦未可知呢。

(幼雄)

最近承認蘇俄的諸國

自從英意兩國承認蘇維埃政府後，俄國已脫離孤立的國際地位，而加入列強外交之林。歐洲各國紛紛承認俄國，大有爭先恐後之勢。現在把最近各國對俄交涉的經過情形和所得結果概述如下：



英美『這東西太大了，應該把她前割一下』

荷蘭　自英意承認蘇俄後，荷蘭政府亦即與莫斯科開始談判荷俄商約問題。對俄貿易向佔荷蘭的重要部分，兩國國交正式恢復，荷蘭商業必大爲增進。所以承認俄國，不但共產黨在國會中屢有此種提案，即其餘各黨亦大體表示贊同。荷蘭外相於三月二十日在國會陳述，說他希望俄國得列歐洲國家之林，時間大概決不久遠，但須視俄國信義而定。三月下旬，荷俄兩國代表即在柏林開始談判，荷蘭準備以承認俄國爲訂立商約之交換條件。俄代表因其所有權限，僅及於締結商約，未及於承認問題，所以打算待政府訓令後再行進行談判。以後我們還未曾接得別種消息。但就大勢看來，荷蘭承認俄國，大概也必不久遠了。

瑞典　俄國與瑞典立即恢復外交及商業關係的條約，於

三月十五日在瑞典京城正式簽字，從此瑞典也承認俄國了。

瑙威 瑙威政府於三月十六日發出正式佈告，承認俄國蘇聯政府的法律地位，同時又發表俄國承認瑙威在斯譽資褒琴的主權的牒文。聽說兩方將派遣代使，組織委員會以解決一切懸案。

奧國 於二月二十六日承認蘇俄。

南斯拉夫 聽說也已承認俄國了。南斯拉夫現在頗有親意的傾向，這也許是意國承認蘇俄所發生的結果。

希臘 駐柏林希臘公使於三月十一日通告該地俄國大使，表示希政府願和俄國恢復外交關係，並承認俄國。蘇俄政府當卽答覆希政府，允立卽恢復外交關係及依相互的基礎和平解決兩國間的外交懸案。



戰神之歡悅

據四月三日東方通信社莫斯科電，現在莫斯科有外交代表的國家如下：

（1）正式承認俄國的共十六國——

阿富汗　奧國
英國　保加利亞
德國　意國
萊多維亞　立陶宛
蒙古　挪威
波斯　波蘭
土耳其　芬蘭
瑞典　愛沙尼亞

（2）事實上承認俄國的共二國——

丹麥　捷克斯洛伐克

在各國紛紛承認蘇俄的時候，日俄關係忽呈險惡的景象。在俄國方面自從上屆日俄談判破裂後，對日政策驟然變更，在遠東方面增加赤軍兵力，取銷海參崴的日領事資格，逮捕在濱

海省日本僑民，甚至拒絕收發日本郵電。而日本在野方面因俄國態度強硬，也組織什麼『暴俄懲膺會』，主張對俄施行『討伐』。從裏面看來，日俄關係一時恐難回復；但在實際上也不過是俄政府欲進先退的一種外交手段。最近加拉罕已與北京日使暗中接洽，將來時局變化，日俄會議的重開，大概是很容易辦到的。（化魯）

愛爾蘭自由邦的小風波

愛爾蘭自由邦自去年戰敗共和軍，逮捕華列拉以來，國內亂源已告肅清；與北愛爾蘭的仇視也有逐漸銷除之勢；雙方各藏政府，不相干涉，而耶穌教徒與天主教徒間亦能相安無事。這個我們不能不欽佩自由邦領袖柯斯格萊夫處理國事的才幹，同時又當贊許烏爾斯泰總理格萊戈的態度和緩。

但三月十日電報忽傳自由邦陸軍叛變，其事乃由解散國防軍而起。以理而論，自由邦既經平靜，原不必再置國防軍，以虛糜巨款，政府下令全數解伍，並無可以反對之處。不過因此免職的軍官多至九百餘人，軍人尤為衆多。他們或曾參與英愛戰爭，或曾奠定國亂，都是有功國家的人。現在『兔死狗烹』，自必大感不平，要起反抗了。報紙所載亂狀大抵如下：



一九二四將爲各國紛紛承認蘇俄之年。

三月十日各處駐軍多有軍官攜帶槍械子彈，四處逃遁。十九日政府派軍隊搜查逮捕。二十二日有汽車一輛中坐四人，在昆斯湯轟擊英兵及平民，英兵死二人，傷十七人，其中四人受傷甚重，頗有性命之憂。自由邦政府現正懸賞萬鎊，捉拿逃犯，但未有獲得。

亂事初起，自由邦工商總長美格萊士尙想設法補救，與政府約定，如離職軍官仍肯歸來，當均復原職，不加追究。但後來政府竟違棄約言，處置嚴厲，故工商大臣及其他數閣員憤憤不平，便在國會宣布辭職。形勢頗爲吃緊。但據三月二十五日電報，則

他們已經提辭職，美格萊士已勸叛兵將所取軍械繳還政府了。

此次叛變是否單由於上述原由抑有共和軍從中煽動，仍難知其詳細。但看三月十一日柯斯格萊夫在國會宣稱：『政府已接杜平將軍及達爾頓大佐代表愛爾蘭共和軍執行部的哀的美敦書，政府不能漠視此舉，將設法對待』的話，則似與共和軍亦有關係。又叛兵的轟擊英人亦似出於華列拉一派黨人所為。若果有共和軍參加其中，即使他們未必能夠成事，而愛爾蘭的治平，則總要受些威脅了。(幼雄)

太戈爾的新著

(雲)

印度詩人太戈爾新近著了一本戲劇名曰春之降臨 (Basanta Utsav or The Advent of Spring)，曾於去年二月間表演於加爾加答的 Madan 劇院。至本劇腳本則無論彭加利原文與英文譯文都尚未出版。

本劇大意有一個國王因倦於政事，借着一個詩人(第一次表演時由太戈爾自己扮演)奔避出外。詩人告他說等春天到了，他便會歡喜快活。詩人身披金色長袍，滿面春色，望着天空發一聲喊，就有無數春的前驅答應過來。森林則陳示牠的寶藏及芬芳，芒果林則開放牠的花，鳥在空中歌唱，南風溫暖的吹着，一切都醒轉來了。這時道旁的巨樹，抽出牠繁多的枝葉，明皎皎的月輪反影在流動的河水中蕩漾着。一切都靜悄悄的。忽地裏有一個貧窮的老者緩步的隨走隨撒着枯葉。國王不知道他是誰，詩人因解說這人的旅程是在新舊的中途，他的衣服一面雖是敝的，但還有一面却是新的。這時春懷着早春的花木又要變更了，台上音樂調漸幽微，使人心都充滿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情感，後乃漸至不聞。

這篇劇本據美國東方雜誌(Orient)的介紹說，是在令人茫然的嘈雜的音樂與舞踏聲中所完成的合體。由這合體，我們乃知在現時的毀滅中實含有光明的未來所不可知的預兆。

職業代表制之比較研究

張榮福

職業代表運動，爲二十年來代議制度上三大運動之一。此三大運動中普通選舉之成功最大；女子參政次之；職業代表又次之，蓋凡實行者僅俄德奧捷波五國也。茲編所論，爲比較此制實現於各國之諸種形式，而求何者適宜於將來之中國；至此制發生之歷史及學理的基礎亦附帶述明，惟以其爲題外之文章，故又力求簡約。

一 職業代表制之運動略史及其學理的基礎

此制殆爲社會主義之產物。社會主義者，本其經濟的社會觀，主張生產者當握社會之全權，否則階級橫生，將給勞動者以多少之壓迫，而演成絞取剝削之慘象。馬克斯於共產黨宣言中所云之勞動階級者於政治之過渡期內，當起而爲無產階級之獨裁政治，即已暗示此制之端倪矣。千八百三十年英國勞動協社黨員奢伊斯密士曾於渦文所辦之危機雜誌上，力論廢止下院，代以職業議會，其代議士之產生，以職業團體爲選舉單位；此殆爲馬克斯以後關於此制之第一次明白倡導。至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巴黎共和政府成，當時社會黨有盧森堡委員會之組織，於此委員會中有各種小委員會，以代表各項職業，社會主義者先輩朴朗克，無政府主義者始祖蒲魯東，均爲此次運動之中心人物，且於國民議會選舉時，曾推出紅色候補人，此爲職業代表制之第一次實行於歐土。不幸國民議會之選舉，社會黨失敗；而反動運動於斯時亦恰臻極盛，遂釀成七月革命之變，社會黨捲入旋渦，結果黨基動搖，故此制亦隨之而消滅。千九百〇五年，

俄國革命當時門雪維克黨曾有蘇維埃之組織爲勞動者及一部份有產階級者之代表機關曾留下十月宣言之千古不磨的成績；此爲職業代表制之第二次實現於東歐。然當時俄皇之專制壓力極大又兼日俄和議已成兵士西歸故於同年十二月此制卽遭撲滅。千九百十七年俄三月革命時，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是爲此制之第三次實現同時因俄革命之成功故此制亦遂與日俱長。至同年十月，紅黨秉政，烏拉爾山以西之各農民非正式蘇維埃組織，均加以承認；迨至十一月革命後，烏拉爾山以東各地亦漸推行矣。迄翌年莫斯科全俄蘇維埃大會成，此制在俄之基礎遂至臻鞏固。千九百二十年，德國有中央經濟院之創設，奧地利各邦有勞動局之設，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之新憲中亦有類似之規定，其後丹齊之法律中亦定有保護勞動者利益之條件——均詳於第二章——而設專任機關；如此種種，是爲此制之第一次發展。至其他各國，二三年內，雖未如上云各國之設立職業代表正式機關，而類似其性質者亦非決無，如多數國家行政會議方面之容納或招邀各種職業團體之代表列席是。

以上所云，率爲職業代表制運動之歷史的概況，以下再述其學理的基礎。今敍其學理的基礎，不詳述各派之主張——雖法儒狄驥主張職業上院，貝羅斯 (M. Benoist) 主張單純的職業議會，如今之俄制；英人柯爾主張經濟議會與政治議會對峙，韋白主張社會議院與政治議院各有最高之立法權；而諸人之哲理上的基礎，則大都相似——只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之理論爲代表，以其論列之點，較精密而明顯也；同時，反對此制者之理由，亦因辯護上之必要，不得不略附及之。

欲知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主張此制之理由，不可不先明其職能的 (Functional) 社會觀及多元的國家觀。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爲社會之組織，爲人類各種職能之活動，換言之，卽各項職業團體之活動是也；既如是，故當以職業代表者握部份立法之權。其對於國家，並不視之爲有一般的强制力而爲人羣中最高的機關，只以其爲一般團體中之一團體，其職能多半爲調劑的作用，强制力僅可於相當範圍內行使；換言之，卽國家之職能，爲處理社會上各個團體間之紛爭及辦理各個團體單獨所不能行之事是也；故主張於經濟的議院之外，更設政治的議院，以上二層理論，柯爾於其所著社會學理 (Social Theory) 中，嘗

之頗詳，此處限於篇幅，不能多述。要之柯爾之意，以爲今日之區域代表制，一方不合機能的社會組織之要求，一方不符代表之原理。由前之說，此職業者何能代表彼職業者，更不能以一人而代表無數不同職業之人也；由後之說，議士舉出數年不換，而被代表者之團體於議士選出之後卽被解散，平時既無監督之能，亦無因某種政治主張被舉而可兼代他種政治主張之理。今依職業代表制，選民之團體永存，能施監督權及有表示意見之機會；代議士爲同團體之人，能知同輩所須求之福利。此主張者之大概也。

反對此制者，可以英國政治學者瓦拉斯教授爲代表。瓦氏於其所作吾人之社會遺傳一書中，反復論究，辯詳頗詳。緣瓦氏之所以反對此制，蓋純以本人之社會進步觀及職業團體性質觀爲其立足點。氏以爲欲求社會進步，必須先使其中各分子了悉其本身與人頑生活各種方式之關係，然後人人互相扶助，互造幸福；不然，各自發揮其利己心，結果相互衝突，將與進步以莫大之阻害。又以爲今之職業團體，卽所謂中古之基爾特是也；基爾特之守舊及自私，均爲歷史上班班可考之事實；若以其所出之代表而組議會，將使此輩守舊及自私之人，日不暇於權利之互爭互奪，又因其各有堅强之後盾，此爭奪之事實，或將較今日無後盾之議員之衝突而過之；立法院中有如此現象，對於社會福利，豈無大害乎？此反對者之略論也。

柯爾及瓦拉斯二氏之理由，各個之立足點，均甚堅實，淺薄如吾人，實不敢加入辯論。惟我個人以爲此等制度問題，爲吾人治理社會之手段，人事無常，時機屢異，若斤斤於某制度之學理以求其可否應用之判斷，恐非所宜。故余個人以爲若欲問某制度之良否，當同時以實施此制度之社會爲對象而評其價值，不當憑空論斷也。雖然，有二點焉，爲吾人對此制所不可忽視者：卽一，今日爲產業化之國家，則其管理之機關，自不能不容納勞動者於立法院以自求多福；二，中世紀基爾特之惡果，亦實爲不能加以否認及懷疑。使今日令諸職業代表組成議院，或有相似之弊病發生，區域代表之多少帶有調和性，亦確爲彰彰之事實。此二層者，個人認爲吾人判斷職業代表制之部分的尺度，下章論列，當援引之。

二　俄德奧捷波制度之概略

欲述此制度之現代的實際狀況，則必根據各國之憲法及其他重要法令。至如今日英意二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私團的運動與法國工團主義者之各種非國家正式機關之組織，則不加入討論範圍，以其形式不定，報告亦不多，從事研究，實有許多困難，故不能不略去，以待諸異日。今須依上列各國順序說明之。

今述俄制，不以蘇聯憲法爲根據，而以千九百十八年七月十日公布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爲準則。蓋前者爲去年（千九百二十二年）所宣布，且爲已有四分子國之已成憲典後之產物；其中規定，多屬大綱，如各種代表之選舉法，並無詳細之規定，而讓諸各分子國之憲法是至新俄憲法，則規定綦詳，徵引甚爲便利。考俄國之職業代表制，是曰蘇維埃制，其代表所組成之機關，卽曰蘇維埃。依該憲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全俄蘇維埃大會，是爲其國內之最高立法機關。至其權限，則列舉於第四十九條，共十七項，雖云列舉立法大權，已覺 括無遺，卽以萬能目之，亦不過也。代表無定數；集會時期，年至少二次，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而會期之長短，則無規定；此均載於第二十六條。二十七條又有在一定之條件下，得開臨時會之規定，是亦如他國議會之得開臨時會也，據此二條，則其爲非常設的機關，雖可斷言。更依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全俄大會有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之權；第二十九條又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全俄大會，負有責任。』據此又係與普通之內閣制同一精神，換言之，卽有更換及推倒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權也。至其代表之產生方法，則定於第二十五條：『全俄蘇維埃大會由都市蘇維埃代表者（每選舉人二萬五千人選出一人）及縣大會之代表者（每人口十二萬五千人選出一人）組織之。備考一：全俄大會改選之時，若縣大會尚未開會者，由郡大會直接送其代表者於全俄大會；備考二：全俄大會改選之時，若省大會已經開會者，全俄大會之代表者，得由省大會選出之。』據此，則全俄大會之代表，都市則由選民直接選出，其他則偏於間接；其所以如此之故，蓋都市選民之組織完善，而其他則否也。其代表之選舉手續，憲法第七十條只有概括之規定，而據其他之報告，則大會之代表產生手續，共分四種：一，以工場爲單位，勞動者舉其代表；二，以勞動組合或勞動評議會爲單位生產者——包含上云之勞動者，因俄之工場勞動者均須加入組合——舉其代表；三，

由區蘇維埃為單位，家庭手工業者舉其代表四以政黨為單位，黨人——亦包含勞動工人——舉其代表。由此四法，工場勞動者可有三重之代表，少亦二重，而第三則更將所有勞動者，無論男女均包括無遺。其選民之資格，更有一可注意之點，即其第六十五條之規定，凡雇用他人勞動以得利潤者，不自己勞動而有收入者，營業之商人，僧侶及教士，前朝官吏警探皇族，各種人之無選舉權，為與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上最大不同之點。此外尙有一精神，為主張職業代表制者所稱讚不置，即各選民團體，為常在機關，能不斷的施其監督之權；又其選舉方法，雖亦為區域比例，然各工場如組合率各自集合投票，決不至受政黨之顛倒而盲然從事。他如省府縣區蘇維埃，茲不俱論，以其大旨如一故。

德制與俄制大異。依新憲法百六十五條之規定：『地方勞動者會議，中央勞動者會議，以協力實行全經濟的任務，並執行社會化之政策法律之故，得與企業家及其他有關係階級之代表相合，組織地方經濟會議及中央經濟會議(即今之中央經濟院)，凡一切重要職業團體，皆得選其經濟上社會上地位相當之代表於地方經濟會議及中央經濟會議』。又『凡法律案之關於社會政策經濟政策而規定其基本原則者，中央政府當未提出議會之前，當諮問中央經濟會議之意見。中央經濟會議對於此種法案，亦有自行提出之權利，政府即不同意，亦當添附己見提出於中央議會。中央經濟會議得派遣其議員一人於議會代表其提案』。據此二項規定，吾人對於中央經濟院——地方經濟會議與中央略同，無另申說之必要——已可得一概括之概念。即一，中央經濟院非與中央議會對立，而處於第三者之地位；二，該院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問題，僅有被諮詢權及向立法院提案權；三，其代表舉自各項職業團體。再看當時之中央臨時經濟院，更可明其眞象。中央臨時經濟院之議員，率為工場，組合，各地商聯會之代表，均係各團體中知名之士，且多為專門家。計其總數得三百二十六人。農林六十一人，工場六十八人，商店銀行保險四十四人，手工業者三十六人，運輸業者三十四人，市場小工業及漁業者六人，消費者之地方團體消費協社，婦女消費團體三十人，官衙雇員及其他精神專業者十六人，政府業務二十四人。此三百餘人中，據 George Bewrard 云，勞資階級各半。至其成立以來所作之事，據時賢報告，多云成績甚佳，甚能博得一

班社會之稱譽；且其勢力所及之案件，雖立法議會屢經反對，只經濟院堅持甚力，未有不通過於議會者；是其影響可知矣。

奧制與俄德制均異。其職業代表機關曰勞工局，不設於中央，而設於各邦，然爲政府命令所組織，故又不能與定諸憲典者同日語。雖然如此，但於政治上，仍佔極重要之地位，謀勞動者利益之處實不少。其代表之選舉手續，我個人尚未見詳細之報告；且其建設此項機關之命令原文，亦未搜獲；故不能述其詳，只於Mac Buin & Rogers 所作戰後歐洲新憲法中，檢得一二，即由公私各體力勞動者及精神勞動者之代表合組而成，企業家不與焉。

捷克及波蘭，因其國過小，未得一班人之如何注意，故其關於職業代表之詳細組織、職務及成績，均未有詳細之報告——或有而我個人未檢得——，吾人只能於其各個之憲典中測知一二。即捷克憲法四十四條云：『爲完成社會及經濟立法之要求，得組織經濟議會。』據此，則其組織或類德國，蓋有二理由：一，條文明定其職務爲社會及經濟立法之贊襄，同德國；二，中歐各新興國之憲法，多以德憲爲模範。波蘭憲法六十八條云：『經濟生活各部與地方自治權相並立，以特別法律定其經濟的自治權之制度，農業會議，商業會議，工業會議，職工會議，工資勞動會議及其他會議，尤當設立，以其全體組織共和國最高經濟會議，至經濟生活之共同管理立法作用之範圍及與國家機關協力之事，則用法律定之。』據此條，吾人可窺得其全國最高經濟會議之大概，即其代表產自勞資雙方，又因有管理及立法關於經濟生活之事，則其權力之大，又較德國中央經濟院而過之。至其中代表數目之分配，則不得而詳。

三　以上諸國制度之比較觀及我國應採之方式

以上五國之制，雖各有不同，然可大別爲二：即俄制爲一組；德、奧、捷、波爲一組。前者爲絕對社會主義國家之制度，而後者爲半社會主義國家之制度。換言之，即前者之選民，純爲勞動者，後者尚有資本家雜於其中。以機關性質言，前者組成之機關，爲國家之最高立法機關，後者則除波蘭外，大概徒爲諮詢機關。以選舉手續言，前者之代表選舉手續，詳密周到，不但普及所有勞動

者，且為比例選舉；後者則雖因其各地商聯會有選舉權，然因資本主義之勢力，小資本者及下等勞動者，恐不免有難與大資本者及高等勞動者相爭競之事實。更有為其共通之優點者，卽各個之代表均有常設選民團體監督於其後，以防其濫權瀆職之事實。

更就半社會主義國家之制度，而詳析之，則德，捷，波可為一組，奧獨立成一組。蓋前者為憲法所規定，而後者出諸政府之命令，且無全國統一機關。更就權力言，則波制與德，捷之制亦有異；卽前者之經濟議會有完全之立法權是也，雖有立法權，若以之與俄之全俄大會比，則又有如霄壤之別。

至論此數國制度之孰優孰劣，則照本文第一段末所云，實不能過肆主觀而妄與批評。蓋各國之採用不同方式，各有其社會情形也。至如英儒羅素於其所作旅俄十週見聞中，力詆地方蘇維埃之選舉黑暗；及去年七月某美人與北京導報之通信，力言全俄大會之雜亂無章，圖具形式。我個人對此二種論調，皆不能同意，蓋俄為社會革命之國家，在將舊制度全盤推翻以後，自不易卽行建造新制度而使立見成效。故吾人之評俄制，不當斤斤於一時實施此制度之良惡，當先着眼於社會革命之可行不可行，若現今之社會確以陡然的社會革命為救濟的上策，則一勞可以永逸，雖經數年紛擾，亦何恤之有。至余個人之意見，則向不認社會之前進，必須革命，如今左派社會黨所主張者是。蓋吾人之社會之前進，承先啓後，不能不認有傳習的觀念之存在，與其徒肆革命，常致人生於悲慘危險之累，曷若循進化之途而一點一滴改革之為愈；如斯則余個人自然反對俄國之制實施於中國矣。然對於德，奧，捷，波之制又何如乎？此四國之制，殆為懷進化的社會觀者所主張，自然與余個人甚覺相投。至各個制度之優劣，亦不敢妄加論斷，蓋余除此四國不同之制度外，尚有一四國之社會狀態之觀念於腦中也。雖然，若欲討論中國之實施此制問題，而欲借鑒於上云諸國，則又不能不稍為抽象的論評而比較之；然仍當以中國之社會情形為基礎。實施於中國，對此等機關之應採若何形式，殆為第二問題，第一問題尚在組成此等機關之代表之產生團體及有無設立此項機關之必要。今日我國之經濟情形，雖云單簡，似覺無設立此項機關之必要，然今茲正處產業革命之時期，繁複經濟狀況，逐漸來臨，未雨綢繆，亦

未嘗非爲要圖。再進一步，卽如何產生職業代表之問題。我國今尙無職業團體之足云，所謂維新以來所成立之商會農會教育會等，只於重要城市可云粗具規模，至在縣市鄉村，則徒有形式，率爲一班鄉紳之閑談場所；或竟至形式之機關亦無。使以之任、選代表之責，則一班之勞動者又何利益之足云。又所謂舊式之『行』，其性質恰與歐洲中古之基爾特相似，且其行員多無智識，不識何爲公共福利，若以此等機關選出代表，將更致怪象叢生。譬如北京之挑水夫，其人既率爲山東人，且其各人之區域亦早分定，若彼此侵犯，則以武力相尙，至跪地求饒而後已。如此野蠻團體之代表，敢於議會中贊成北京安設自來水乎；故此等團體於我之所謂職業機關，距程尙遠也。雖然，前者固猶有改良之餘地，數年鼓吹，數年準備，卽可能之。章行嚴先生主張絕對以職業代表組成議院，與余之主張不同，故余以爲改良之時期，不須五十年也——雖不致如何完善，而粗具規模則可指而得也。設無此等準備，若陡然採用斯制，則各處之冒形職業團體將立刻發生，以應要求，而與政客者流平地添許多活動場所。結果仍不免爲政治流氓所利用，而舉出無業者爲職業代表；然則，此等機關，又何用乎！此所以更當積極先從事於鼓吹及準備也。第三，如何形式之問題，今雖尙未實施，然爲抽象的推測，則亦未嘗無用。我個人以爲根據今日中國之社會情形，在最近的將來，於職業團體粗具規模時，實行此制，自以德國之制——捷制可不另云——爲佳。蓋奧制不免有受行政機關干涉影響之嫌；波制雖似適用於中國，又不免權限過大，致立出許多自私守舊之法律，爲社會進步之阻。若採德制，則可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方面謀若干之利益，且可因其本身將來成績之如何，而定擴充權力之步驟，庶幾改進有程，而不致有貿貿然唯新是趨之誚也。



德法問題與歐洲和平

熊保豐

一　引言

歐戰告終，現已五年了；此五年中，不惟吾人夢想中之和平，毫無希冀，而國際糾紛，反日增無已。所謂正義，所謂公理，早已聲消跡滅；如今橫行一世的，仍是『軍國主義』吧！可憐一般渴望和平的朋友們，雖大聲疾呼，聲嘶力竭，那崇尚武力的國家，仍然充耳不聞，其強梁橫暴，殆尤甚於往昔。和平！和平！怕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罷。

歐戰以前，吾人莫不以爲世界上最可怕最有害的國家，就是德國；德國挾其統一之威，以『鐵血主義』實行『世界政策』，這個時候，世界和平瀕於危險，不知有多少次；及至一九一四年，因爲奧國的皇儲斐狄南被刺於波斯尼亞，這便成了久已蟄伏在地下的炸藥的導火線了；於是發生了歐洲亘古未有之大戰！

當歐戰開始，我們都希望協約國方面得到最後的勝利；一若不是這樣世界的和平是得不到的。對呀！現在協約國獲得勝利，已經五年了，德國的命運也陷入勢難恢復之域。可是和平一端，仍屬遙遙無期，即欲其曇花一現，亦不可得。協約國——尤其是法國——對德的橫暴行爲，較之一八七〇普法戰爭以後德國施於法國者，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咳！我們只見他們以暴易暴，那有求和平的決心呢？

到了去年——一九二三——春期，法國更以武力強佔魯爾，試問法國這種舉動，與戰前的德國有何分別？法國藉口於維持法國的安全，故對德國加以暴行；試問犧牲了德國的安全而謀法國的安全，與戰前德國欲犧牲法國的安全而謀德國的安全，又有何區別呢？周鯁生先生說的好：『普法戰爭以後，直到歐洲大戰，德意志帝國，在世界上常是一個搗亂的分子。但是把這

個時期中國際政局不安的原因，及歐戰的禍根，都歸到德意志一國身上，那就……是論斷欠公平；……德意志帝國一國，決不是能單獨把國際政局全體弄得這樣壞，以至發生世界大戰爭的。』這話是多麼公允呀！如今法國不惟不負前次破壞世界和平的責任，而反用兵強佔魯爾；自法兵入魯爾以後，其待遇德人的狀況，吾人嘗於電影片中見之；假使此種待遇而施諸英美人民，則憤恨暗殺之事，將不知慘酷到何等程度。德人於此，實不能不十分忍耐；同時德國其他部分，因援助魯爾方面之抵抗運動，亦受極大之損失。中歐洲工商業因此乃均凋零；顧法人於此無武裝的敵人，乃大獲全勝，行見三色國旗飛揚全歐洲了。

德國向為英美的經濟市場，德國破毀，英美不能不受其大的影響。英美對於法國種種殘虐不仁的行動，能否永久袖手傍觀，自是一個問題；不過以我個人眼光，法國實是破壞和平的惟一魔鬼。這不是我好為過甚之言，實在按之現狀：法國佔領魯爾，已是二次大戰的伏線了。哥納（Garner）說：『歐洲是一罐火藥，』這話真正不錯！

二　法國進佔魯爾之遠因與近因

施姆爾（Seymour）說：『歷史指示給我們：大事變的起源，只在長時期中分離而又潛伏的各種勢力裏；這些勢力若為了比較些小的原因結合起來，那就非常有力，可以產生極大的結果。』所以前次歐戰為什麼發生？并不是真正因為奧國的皇儲被刺；此次法國又為什麼強佔魯爾，置世界公論於不顧？也并不是真正因為德國的賠償延期呀！賠償延期不過是『比較些小的原因』；因賠償延期而即強佔魯爾，乃是既成的事變；而其真正佔領魯爾的原因，却在『長時期中分離而又潛伏的各種勢力裏』

德法是世仇，這是我們知道的。中間僅僅隔着一道萊因河，怎能禁止得住兩雄蠢然思動的野心呢？因此兩家整日裏都互相疑懼。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後，德意志始得統一，意大利因之完成。可是德意志統一，就是法國倒霉的開始。戰爭的結果，法國被割去亞爾薩斯勞倫兩州，還賠償了五千兆法郎。法國因受了這重大的打擊，憤恨之情，更勝於往日，乃發奮圖強，共和憲法，安然成立，財政軍事改造的計劃，也着着進步。所謂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就於這期間造成；而歐洲四十餘年之武裝和平，也

就於這期間發軔了。就在這武裝和平的局勢裏，德法的暗鬥，還是日進無已；德國對法國，總想設法打倒，觀於兩次摩洛哥的事變，就可知道德國存着怎樣的心理了！法國對於德國，時時存着報復心，法國賠款迅速，不使德兵在法境內久駐，便是一個證明！因爲德兵一日不退出法境，法國一日不能自由發展，法國的兵備，也一日不能完善。德法既如此互相仇視，試問他們能不能不投間抵隙，好使對方一蹶不振以滿自己的私欲呢？在勢均力敵無機可乘的時候，還可以維持平和；不過這種和平局勢之中，已含有不和平的種子！雙方擴張軍備，以圖自衛；軍備愈擴充，則疑懼愈深。種種陰謀暗鬥之事，隨時隨地，皆可有爆裂之憂。這次歐洲大戰，便是這種情形的產兒，德法互仇，便是牠的產母了！奧鏗（Oucken）說：『德意志帝國的新造，便是犧牲了法國的結果。因此德意志帝國的仇敵自來都受法國無條件的幫助；這就是亞爾薩斯，勞倫兩州的代價！』如今德國已快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亞爾薩斯，勞倫兩州，法國已然收回；法國爲什麽還要強佔魯爾呢？這雖不免仍受歷史上的原因——遠因——的支配，而物質上的原因——近因——却也有不小的關係！

近因是什麽？

歐戰的結果：法國成了歐洲產鐵最富的國家；全世界中除了巴西和美國以外，可以說沒有比得上他的。他的總數有七，○○○，○○○，○○○噸。不過他的鐵量雖如此豐富，而煤礦却不能敷用。這種情形，和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前之缺乏鋼鐵是一樣的。德國因缺乏鋼鐵，所以侵及法國的勞倫；法國如今因缺乏之煤炭，也就侵佔魯爾了！

在一九一三年，法國的煤和木炭的產量是四○，○○○，○○○噸，而消費量却高至六二，○○○，○○○噸；所以輸入超於輸出有二二，○○○，○○○噸之多。只鋼鐵工業一項，就得吸取一二，五○○，○○○噸，約佔全數五分之一了。故巴黎和議席上，法國堅持到底要割德國的薩河流域 (Sarre Basin)；其所持的理由是：

『過去五年間，大戰爭中，法之北部煤礦區域，盡被狂暴無比之德軍，破壞無餘；今後法國煤產，恐連戰前之年額四千萬噸，亦不易維持。雖種種損害，可酌量取償於賠款，然以法國所受戰禍之慘，被害地方之廣，無論精神上，物質上，決非

區區賠款所能濟事。苟非將薩河流域割歸法領，法人斷難認為公允！」

歐戰期間，法國的諾爾（Nord）和巴德開萊（Pas-de-Calais）兩洲的煤礦確受了不小損失；不過薩河流域一區的煤產，也已然超過法國的全煤量——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那得也足償失了吧！

那末，法國又為什麼佔領魯爾呢？這是因為薩河流域的煤質不良，不能製成焦煤鎔冶鋼鐵的緣故。所以勞倫的鋼鐵仍有賴於魯爾的煤炭。

歐戰之先，Meurthe-et-Moselle 的工業，每年就得消費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噸焦煤，就中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是從巴德開萊來的，其餘則來自魯爾；沒有一點是從薩河流域。就是戰後從德國收回來的勞倫內鐵維耳（Thiouville）一個地方，也要消費四，五〇〇，〇〇〇噸焦煤，其中四分之三是從魯爾輸入，祇有一分，是薩河流域的出產。所以法國表面上雖得了薩河流域大量煤產，其實如獲石田，燃料問題還未解決！

若是法國從別處買煤，那就太不合算。一九二〇年時候，德國的製造家也曾拿過二百八十法郎買一噸煤；這種煤在英國不過值八十四法郎，在德國則不過七十二個法郎而已。再加之各礦工人為增加工資而罷工，出產更加減少，消費更不敷用。從前還可以仰望荷蘭，而荷蘭現在却因為缺乏的緣故，不能繼續供給；從捷克斯洛伐克輸來的煤，又因德國的阻礙折向意大利去了。比利時煤產量少，禁止出境。法國雖可求援於美國，無奈遠隔大洋，交通不便，遠水救不了近渴呀！於是法國的惟一方法，只能向德國方面尋求。德法既係世仇，德國何能供給法國煤炭，授人以柄呢？法國雖有德國賠償的煤，為數甚為寥寥，杯水車薪，何能使法國滿足。善索既不可能，只好強取了，於是法政府便決定以武力佔領魯爾！而歐洲和平的一線曙光，便又被層層黑雲遮住了。

三　凡爾賽和約之錯誤

凡爾賽和約是結束四年有半歐洲大戰的條約，那是大家知道的。不過我以為那也是歐洲二次大戰開始的條約。他且不論：卽法國強佔魯爾一層，已為大戰之伏線。而法國佔領魯爾實

因凡爾賽和約裏有

「協約國之賠償委員會查見德國不履行義務時，無論在佔領期間內，或已滿十五年，協約國軍得立刻再佔領其全部或一部。……」

之規訂。且法國以爲：

「依據凡爾賽和約第八章第二條第十七，十八兩款，法……政府認爲有派遣技師團前往魯爾以管理繳付煤木事之必要。……至於派遣軍隊，則僅用以保護技師團之安寧，俾得順利執行其職務；故居民生活及地方治安均可無所變更。但技師團及隨行軍隊如受阻礙而不能執行職務，或德國官吏直接間接擾亂當地之經濟狀況時，則必立予嚴懲。」

這話多麼冠冕堂皇呀！英美對之，自亦無可奈何。

魯爾佔領之後，德國無法交付賠償，且「德國對於此種違背和約及國際公法之舉動，聲明抗議，蓋非欲以暴力禦暴力，亦非因和約被毀而即欲脫離和約；但對於此違背和約舉動之國家，在違約舉動未終止前，實不願再有所賠償。」英美各國以德國爲經濟的市場，德國則因爲魯爾被佔實行消極抵抗的結果，

「萊因地與魯爾固有的生產力業已停滯，而被佔境中的經濟生活，也凌亂無序。」且有「不能創立穩固幣制，維持經濟生活和國民生存之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英美能否不受影響？賠償數目應否減少？英美未嘗不知道這層，無如爲條約縛束，後悔無及了！

當凡爾賽和約訂定時，協約國的政策，第一就是將德國應負的責任，能够訂得怎麼廣便怎麼廣；第二樣就是看德國物質上的能力能够交付多大的賠償，便狠力訂下那最大的數目。美國的代表對於德國雖無偏愛，可是實際上不願意使德國破產，或竟使德國成了過激化，致將美國的債權消失。美國願意確定一種適宜的數目，使德國付款，藉以恢復戰前的狀態。可是英法諸國，總不免爲各個的需要，猜忌，野心所支配，結局弄成凡爾賽那樣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和約。到了現在，英比意欲請美國加入賠償會議酌商減少賠償數目，法國却一方面說：「在凡爾賽和約裏英美各國同意担保法國的安全，并要挾德國交付賠款以之重新建造法國因兵燹而毀壞的區域；法國如今按照和約索

款，英美……不惟不幇同要賬，却反要求減少賠償，那便是英美……破壞和約了。』他方面又說『若英美想減少賠償，法國也很贊成；只要能使法國得到那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而且不負戰時債務，美國也能將對德債權同量的減少，那麼無論怎樣法國都依得。』於此便把英美弄得『左右做人難』了。

當凡爾賽和約初訂時，識者早已見及『一切利權問題之解決，至不公允；有逾量獲得者，有意外損失者，有立國遭致命傷者；強者驕而弱者怨，已種異日紛爭之因，不獨永久和平未可希望，卽苟且小康亦不敢必。』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正因如施考特(A. P. Scott)所言：『他們不能言行相顧，只是爲所欲爲。他們不能以正義做根本的原則，爲謀和平的工具；乃以舊式的陰謀險詐基於強權的手腕，解決一切問題。他們不爲國際和諧的新時代建設基礎，反而種下新戰爭的種子。…』不用說是旁觀者，就是手訂凡爾賽和約的他們也覺得不滿於該約，就像南非斯末資(Smuts)將軍說：

『我簽這個和約的緣故，并不是我以爲牠是圓滿的；乃是因爲牠是結束戰爭所必不可少的手續。……新生活的應許，人民揮金似土效死力爭的偉大的人類想像上之物體，以及他們對於國際的新秩序和公正而更善良的世界的慾望之實踐，在那條約裏都沒有提及。……』

爲一時苟安而敷衍了事的和約其結果怎樣現在不難看見了吧！

法國又乘此千載一時之機會欲實現他那『自然國界』之迷夢。乃多方要挾，藉口保全法國的安全強使英美和他訂結軍事條約，因之把德國萊因河岸的防禦全然毀壞。此次法軍佔領魯爾，所以能夠長驅直入，就是這個緣故。英美不察，竟致大上其當。要知法國所謂『自然國界』不過侵略政策之變名；尼樸爾教授(Professor Nippold)說的好：——

『「自然國界」并不能阻止政治的國家之擴充的需要。「向來國與國的戰爭不是爲國界而戰爭，實在是爲取得領土而戰爭。流血的慘劇有多少次，而流血的原因，却不是想着在地理上固有的國界中找出一種可以保護人民較好的方法，乃是受了發展勢力的欲望，取得土地人民的衝動，以及擴張領域的希冀的暗示；所謂「自然國界」只不過一

種口實，以絕好的外交的辭令把貪婪的醜態輕輕掩住，且可得到他國道德上的援助！」

法國一帆風順獲成大功德國自不免變爲刀俎上的魚肉。威爾遜氏當那時便看到這層，對於法英……諸國對德態度異常憤懣所以他說：

「眞正的和平，不能用這種方法取得；要是這樣，你們不惟得不到和平也得不着賠償。任何破壞德國，并且想永久以武力管理六千萬人民的企圖，終究必歸失敗。這種企圖，只能毀滅歐洲，使所有的文明退步，爲將來的戰爭種因；重新成立一種新軍國主義，和新武裝同盟而已！」

設使當時威氏的宣傳得勝，創立「無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 或如白克爾 (R. S. Baker) 所言「以威氏新的外交代替克萊蒙梭氏的舊的外交，」現在歐洲和平的曙光，絕不至如此暗淡，全世界的和平亦不至如此遙遙無期；吾人不免於焦頭爛額水深火熱者，實不能不拜凡爾賽和約之嘉賜。羅素說：

「自從凡爾賽條約以來，事事都起了變化了。歐洲是像希臘悲劇的一個主人公似的，受了運命之力，無可避免的向着厄[illegible]前進了，在那條約裏隱藏着很大的意氣。有了這種意氣，除非一個靈蹟，是決不能阻止災難的發生了。」

這話眞對！

四 法國對德之政策

德法世仇，前面已經說過；而法國對德政策，也就以此爲其基礎。法國惟恐怕德國強盛，所以費盡心機，總想把德國弄到萬刼不復之域。這和德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心理是一樣的。德國見法國漸次回復元氣，增加實力，便不免有一八七五年當法國下院通過增加兵備案時候公然用武力的威嚇。這次法國雖把德國打敗，且有凡爾賽和約的担保，然而他鑒於德國漸趨於設立狄克推多制，深恐再有復仇的戰爭，乃甘冒不韙，強佔魯爾。

法國強佔魯爾，德國的經濟破壞，故其他各國有減少賠款之提議。法國對於這層，自然是不願意。法國以爲德國所以陷入厄境，并不是履行賠償的結果，乃是不履行賠償的結果；不是法國佔領魯爾的結果，乃是德政府實行消極抵抗的結果。不過於

此我要請問：法國不佔領魯爾，德國怎會行消極抵抗呢？法國一方面佔領魯爾，一方面又不承認減少賠款，這是什麼意思？且看樸蔭凱雷在尼維爾(Nevers)的演說便可知道，樸氏說：

「若使德國釋去一部分的債務，那是怎樣的不正義，怎樣的有危險呀！……數年之後，德國可以因此力臻富強，再現於吾人之前面因為他的勢力恢復，就可以蹂躪我們；因為他至尊無上，就可以壓服我們。」

法國既認定，惟有經濟可致德國的死命，所以堅持到底不承認賠償總數再減少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若英美欲調查德國經濟能力之所及，作為賠償數目之標準。則法國以為德國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經濟能力如何，沒有人能知道，所以以現在的能力作減少賠償的標準，那是最不公道的事情。現在只可以看看德國現在能付多少，以後能付多少還憑以後的調查。英美不願受這種限制，所以賠償會議也無成立的可能了。

英美以為法國佔領魯爾，即是使德國無法交付賠償。法國對於這層，也未始不曾見及。而法國佔領魯爾，正因為法國佔領魯爾後，一方面可使德國無再興的機會；一方面又使德國工業凋零，經濟破產，不能交付賠償；德國愈不能交付賠償，法國愈可藉口久佔魯爾。魯爾久佔，德國更無力交付賠償了。長此以往，德國自不難由衰落而至於滅亡。法國也自不難獨執牛耳稱雄一世了。

法國的政策，只在久佔魯爾，并不想割德國的寸土尺地。蓋法國鑒於一六四八年的條約，把許多法人放在亞爾薩斯，因此把德國分崩離析，而法國反得到安全，在歐洲偉大起來。一八一五年的條約，把許多普魯士人放在萊因，那便是法國退到二等國家的原因，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算翻過身來。因之法國專願德國分離成許多小國，經濟上受法國的指揮；不願在法國內加上搗亂的分子，議會裏有不忠於法國的人，所以法總理樸蔭凱雷說：

「我們并不希望有土地的取得，我們只尊崇所有人民的自由，我們并不想別的，只想和德國成為和好的鄰人。但是和約是我們戰死的人們的血液的，那是我們神聖的東西，

決不容他人修改。」

法國的政策既是那樣，所以法國惟恐因減少賠償的結果，法國得退出魯爾，於是抵死不承認無條件的賠償減少。且看他說：

『在凡爾賽條約裏，英美同意担保我們對德的安全，幷且使德交付我們重新整理因兵燹而毀壞的區域：：如今不惟不幫助我們要賬，反要求我們減少賠償！……好嗎！若是關於安全和賠償方面，我們得不着幫助，那末，我們只好自己與德國周旋了。我們想我們可以使他交付，我們相信在最近期間我們可以自己擔保自己的安全。：：若德國因為反抗而至於毀滅，雖說賠償因之減少，可是至少可以得到我們的安全吧！……在魯爾和萊因地，我們已然得到安全，直至德國能把我們逐出去為止。若世界各國，想着以減少賠款的結果，拯救德國；若是世界各國相信拯救德國非先減少法國的要求不可；！好那就是各國想替德國還債了。」

試看他這種『無賴之尤』的話，也可以看出他的政策的究竟了；犧牲德國，成全法國，法國是永久不會忘的吧！

五　德國現狀及其將來

『德國內部已陷入無政府的地步，而外面還對着惡狠狠的仇敵，德國能否統一，或竟分裂成無數小國，全憑人民愛國的熱忱為轉移。』這不是德國新總理馬爾克斯(Wilhelm Marx)在國會裏的話嗎？這話多麼悲哀悽切呀！德國現在確已到了這般地步了。

法國強佔魯爾，德國以無武力的國家，自然不能以兵戎相見。其惟一的方法，只能以無抵抗的精神實行消極抵抗。可是抵抗的結果，德國的經濟大受影響。只看德國取銷消極抵抗時，前總理斯德萊斯曼的示文，便可以知道：

『萊因地與魯爾固有的生產力業已停滯，而被佔與未被佔境內的經濟生活，也凌亂無序。若再不改變現行政策，恐怕就有不能創立穩固幣制，維持經濟生活和國民生存的危險。……我們為保持國家與人民的生活起見，今日遂有萬不得已終止奮鬥之必要。萊因與魯爾人士之愛國的消極抵抗，實為國家所感佩。國家對於此種人士的資助，上星

期爲三萬五千億馬克，本星期所費更需十倍。……」一星期就須十倍『三萬五千億馬克』供給消極抵抗者，試問德國所受的創痛，到了什麽地步？

再加以德國是許多聯邦結合而成的，薩克遜（Saxony），巴威畧（Bavaria）尉登堡（Württemberg）白登（Baden）漢露瓦（Hanover）以至於普魯士各個有明顯的獨立的歷史。其結合成爲一個國家，不過數十年中事，而各個仍不免受分離主義和部落思想的支配；加之因信仰和宗教不同，早已蠢然思動，其所以苟延殘喘，不至分離者，無機可乘耳。現在德國墮落威信不足制服各邦。各邦一方面因受法國的煽惑，一方面又想藉着與德國分離的手腕，免去担負對法重大之賠償，所以現在德國分離運動，處處蔓延，德國大有國將不國的樣子。這是法國的恩惠，德國能不感戴嗎？證之路德喬治的話：

「法國政府在魯爾和萊因地……抱着一種目的：這種目的就是想把德國分裂成許多小國。我早已就說過法國侵佔魯爾，不過提倡德國解體罷了。」

便愈加顯著呀！

衣則馬克低落，一般人民的麵包問題，已成了德國現在最要問題。近日以來，數十萬的小孩，因此失養；據醫者說：還恐怕有肺結核流行的危險。這種慘劇，幾無處不見。例如特利斯登地方（Dresden）學齡兒童已有六分之一爲飢寒所迫。最近三月，兒童的死亡數已達百分之二十一；惟柏林一區的兒童生產率還有百分之三十。新生的小孩，大半都送孤兒養育所，這是因爲兒童的父母無力養育兒童的緣故。

不惟兒童這樣，成年的人也是危乎殆哉！去年十一月中旬，據阿特諾博士（Dr. Adenauer）所調查，喀侖（Cologne）一區的粥場，只供養七十五萬人民中之五萬人民；近來則增至十五萬人民。差不多有三十萬人民，裸體跣脚。肉食的消費：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平均每人一百二十五磅，到了一九二二年，即降至八十四磅；如今呢？只三十四磅罷了。肉食的消費雖如此低減，而糧食方面，却與日俱增。去年德國的收成，雖然不錯，可是大多數的人民得不到糧食；因爲一般農民都不願意以毫無眞價的馬克，換他們的糧食呀！

失業的人民，也日多一日。據正式調查，有全數三分之一，而

受政府救濟的，不過一百五十萬吧！這是因去年十月以後入口和出口的貨物都低降的緣故。

不僅此也：德國現在強暴橫行，奸宄并作，而德國的法律號令大有不出都門之概！這又是受萊因地委員會的賞賜了。該委員會的委員都享有外交的特權，而且可以因時制宜，推到其他的個人，店舖，以及公司等。凡是於他們有利於德國有害的，都可借着這特權以蓄惡養姦。德國一切的法律條例，因之都不適用了。德政府此時已到日暮途窮之境，而該委員會却興風作浪，無惡不為。把人民的集會言論，……等自由，——愛國方面的——剝削殆盡了。故凡關於政治集會都不能開除非在四十八小時之前，即以文書通知 Kreis Representative 陳述會的名稱及集會目的者是他以為與他們有所不利，即可以維持治安的大帽子禁止開會；就幸邀允許，而開會時，稍有不合，亦可登時解散的。此外舉凡一切報紙，小册子，印刷物，畫圖，音樂，戲劇等，若委員會以為不良，即可將作者演者逮捕，送交軍事法庭審判。若作者之姓名不知，即假定主筆為該篇之作者。

德國現在的情形，旣是這樣，無怪國民週刊說：

「德國……外邊的壓迫，殘刻不仁；而裏邊更壞的情感與分子，也露在表面。仇敵不僅在門口，刻已升了大庭，入了客室，進了廚房，而且上了樓了。」

將來的情形該怎麼樣呢？以我的觀察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德國從此由衰落而滅亡，僅成為歷史上一個名詞，一條路是人民挺而走險，成為鮑爾希維克式的國家。不過依歷史上得來的經驗看，俄普奥在百餘年的長期裏還不能把波蘭怎樣，難道以有四千萬聰明睿智的人民的德國就會從此消滅嗎？至於鮑爾希維克主義乃是歐洲各國視為洪水猛水如蝎如蛇的毒物，各國對於德國向此進行，能否熟視無覩，自是一個問題。若不然，那魯爾問題，自又是先決問題了！

六　協約對法之態度

「你們知道從來的世界是為利益相同的分子所掌管嗎？……他們已經快分裂了。利益不能把大家結合在一起，反而能離異大家。…能結合大家的只有一樁事，那便是對於公道的共同的傾心。」這是威爾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在孟鳩斯德

的講演。戴氏雖說『利益不能把大家結合在一起』可是依我說，現在能把大家結合在一起的并不什麼『對於公道的共同的傾心』只不過『利益』二字唯其是『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所以一旦沒有利益了，大衆登時就要瓦解了。歐洲列強從前時爲什麼結合現在爲什麼不結合？這都是爲了同一原因——『利益』

歐戰時，大家想要一個弱德現在呢？大家的眼光不一致了。眼光雖不一致而其着眼點仍不外德國。法國佔領魯爾，是因爲他以爲『魯爾是和平的鎖鑰，要不佔領了牠，德國就能再祕密製造軍火。若法國因爲一紙條約而撤退駐軍，那紙上的擔保便會煙消雲散的。我們又得重新以武器周旋於疆場之上一九一四年流血之慘事又得重演一過。』英國呢？英國以爲『協約國在魯爾之勝利，如眞爲勝利，我們自當歡迎但此種勝利，將使德國內部分裂。德國內部分裂，不但是政治上的極大的問題，經濟上也要受極大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債務人本身將不復能存在了。』美國呢？美國以爲『美國參戰的結果，只是把柏林的軍國主義，移到巴黎，成爲更困險的事情。』

法國佔領魯爾，是藉口於德國的賠償延期，故賠償自是先決問題了。各國對此問題因利益不同，故意見不一。

法國雖藉口賠償，其實醉翁之意，並不在酒；此層前邊已經說過。所以他多方限制，使賠償問題，不能解決。

英國素以德爲經濟市場戰時所以助法攻德者，因爲德國的海上勢力，有浸浸偪迫英國的趨勢。如今德國經濟衰頹，英國頓受影響；故欲早日解決了賠償問題，減輕德國的負擔，使德國的經濟早日恢復。因此前相鮑爾特温說：

『賠償問題不解決，協約國間債務不議定，歐洲安寧不穩固，則世界和平莫可得而恢復。各協約國間同具從速解決各問題奠定世界之一念。英人決計與協約國同，必責令德國盡其能力之所及，賠償大戰爭之損失。……但英人深信，凡各計畫其結果僅足促德國之滅亡者，亦足置英國協約國，及全世界於死地。英國政府之意，誠摯忠愛之精神與盟約，仍爲歐洲和平之大保障。…自魯爾被佔領後，協約國所得之賠償，較佔據前爲少。卽此比較稀少之賠償，亦係以德國經濟統系日趨混亂之代價而強迫索得者。以現狀觀察

之，德國經濟統系不久將完全破裂：此種事態苟不變更，後患何堪設想。』

英國的觀察既如此，當然以爲有減少賠償之必要；而法國則以爲英國若欲減少賠償，非免除法國對於戰時債務之負擔不可。然而英國對此大不爲然。英國現今對於法國又有戰前對於德國的趨向，故威爾士說：

『昔日拿破崙之夢想，不期於此一百二十年之後，竟致實現。歐洲之景象如此，法人行將轉移其焦點於隔海之舊仇。法國之商業及經濟，常存有國家主義及專利之性質，恐再將對英實行此主義，排斥英國商業於大陸以外矣。』

美國雖秉遵『門羅主義，』有『凡歐洲列強，有圖擴張其勢力於美洲之任何部分者，則吾人目之爲破壞我們的和平及安寧。我們對於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及屬國，未曾加以干涉，而且將來也絕對不肯干涉』的宣言。可是自美國和西班牙戰爭以來，這種主義已經成了『理想方面多於實事方面』的事情；歐戰之後，此種情況更加顯著，且有正式攻擊『門羅主義』之不良者。裴季(Walter H. Page)說：

『你我一生目擊耳聞，莫非是我們不干涉世界各國的事，尤其是歐洲的事。在我們政治生活中，一般無聊的政客，無不把這話當作口頭禪，至再至三，向人宣布，直等到許多人民——或者最大多數——信以爲眞爲止。其實呢，像這樣高遠隔絕的態度，不過是那些「長袖善舞」(Shirt-sleeve)的政治家的妄語而已！我因此曾經下過一個結論：⋯⋯我國人民對於德國怎樣，英國怎樣，甚至於我們的歷史，我們自身怎樣都不知道，這便是那種人的賞賜了⋯⋯他們不知我們無時無地不在世界裏邊——眞正在世界的當中。』

國務卿許士近日雖還大講其『門羅主義，』然已是強弩之末，顯然是官樣文章了！

美國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本是一個債務國；但到了歐戰期間，美國輸出的比從歐洲輸入的多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於是一躍而爲債權國了。國際投資也日多一日。德國經濟不能復興，美國當然不能不受影響，所以其盼望減少賠償之熱狂，實不亞於英國。法國以減少美國對歐之債權爲減少之條件而

美國則以爲『此種慈善式的犧牲實於國際間友誼無補，於債務債權兩方反有害而無益。美國卽使將全部債權放棄，恐沾其惠者，將置之一笑，謂其能啣恩圖報吾美者，卽至地老天荒，亦必無其事也。』美法的意見，如此逕庭，美法的關係就日形疏遠了。

意大利在戰前雖爲德奧意三國同盟之一，徒以意奧國境的劃定，絕不自然，對巴爾幹的政策，又利害衝突，故名爲同盟，實則貌合神離。及至歐戰，意大利『因爲想從奧大利方面得到「未贖回的」(unredeemed) 意大利領土，在阿爾卑斯山方面得到對奧的軍事界限，在亞得利亞海裏保有海軍的安全，且能掌管亞爾巴尼亞，推廣其政治的與經濟的勢力於巴爾幹，更進一步，在愛琴島小亞細亞以及亞非利加擴充他的勢力。』所以幫助協約國。如今呢？不惟這些問題並不能根本解決，而法國強梁橫暴之行爲，實使意大利受非常之影響，現在意大利對德的態度因此變更了。看看意首相慕沙利尼在上院的宣言，便可以知其概畧。其大意謂：

『意國對德邦交之政見，大都與英國相符……驅德前皇儲之要求，實爲不合，結果使時局趨於糾紛而已。意國不贊成再行佔領德國領土之舉。』

後他又提出意大利解決賠償問題的要領：

『1，減少賠償；……2，除償付賠款外，德幣暫時停止兌現；3，實行擔保；4，一經予以擔保，魯爾區域卽行撤兵；5，不干涉德國內政，但予德國中央政府以道德上實際上援助，庶可恢復秩序，及進行財政改革；6，領土不得變動。』

德法又如此扞格，意法自亦不免分道揚鑣了！

比利時呢？比利時雖是法的與國，近日也意見齟齬了。試看法國在魯爾萊因地一帶竭力煽惑分離黨，意在使德國分離成無數小國，經濟上受他的支配；比利時在佔領區的當局，却把愛斯拉沙伯的分離運動者解除武裝，且擬以同一手段施之全境；并禁止懸掛分離黨的旗幟，又明白宣言，比政府對於德國爲對佔領地比軍於分離黨叛亂守中立時向德人實行種種強暴手段之抗議，允許加以調查，因此項行爲實違背比政府之通令。近更不贊成法總理樸蔭凱雷所擬限制專家委員會調查德國現時償付賠款能力之範圍了。可見比利時與法國也難長此結合的。

至於日本，那是向來抱着事不關己不過問的主義。沒有利的事情，總是作壁上觀，及至利之所在，乃始竭力奮爭。現在德法問題，於他沒有什麼好處，所以他噤若寒蟬，一聲不響。中國那更是有也不多，無也不少了。其餘諸國，不是中國式，便是日本式。總之，法國而今已陷於孤立無援，四面楚歌的地步了。

近更聞捷克斯洛伐克有表示不贊成法國對德政策的宣言，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更該距躍三百？

七　歐洲和平之預測

由上所述，可見列強意見之齟齬，利益之衝突，而和平之曙光，實異常暗淡。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不能不說是凡爾賽和約的結果。凡爾賽和約以不可能的條件加之德國，且授法人以柄；故有今日黑雲彌漫的歐洲。

現在的局面是這樣：法國借賠償延期為名，佔領魯爾，魯爾佔領之後，各國利益衝突，法國現已孤立無援了。以後之和平與否，可以此為斷。可是法國既一再聲明，不肯無條件退出，而美英諸國現又不願讓步；而且美人以為：

「沒有一個坦白忠誠的美國人能夠靜看着那銷滅一個國家和苛待數萬萬人民的殘忍計畫的實現，也不能對於美國參戰結果，把軍國主義從柏林移到巴黎，而且更凶險些的現象，充耳不聞。……

「我們時時可以證明：一個大國家的衰落，必致引起爭戰；使歐洲充滿了前此未有之熱烈的憎惡。法國人不知他們的政策可以引起他們自己的滅亡，并且也就是大家結合起來反抗他的原因。任何暫時的取得，也無補於將來全世界對他的仇視；任何建設於殘忍慘虐而又自私，且比德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西，我們都不能容忍。」……

英人以為：

「我對於德國極端國家主義者 (extreme nationalists) 深表同情；我一見法人，就痛恨。」

德人以為：

『「你願意把這些法國人弄出去嗎？要是你願意：明天早上就把他們弄出去；他們只有五千人，我們有五萬人。」「你可知道若是你把這些法人殺了，那從愛森 (Essen) 和杜塞

道爾夫(Düsseldorf)來的法人就要把這城池以及其他的東西毀壞。」

『若是我們有五船英國的飛機，現在就可以同法國開仗呀！……』

試問這種心理是否催促戰爭的實現？法國方面雖有一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反對法政府對德之政策；可是這派的勢力究竟很小。所以現在各國都弄成騎虎不下的情形，不惟和平的福音聽不到，而戰爭的吶喊聲却充滿了空中。目下的輿情雖以為英美有處分這個的能力，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說：

『……我真正知道而且相信：樸蔭凱雷現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引起歐洲範圍廣大的二次戰爭。除非世界上道德的勢力能夠管理現在佔領地裏發生的一切事故，并把法人即刻弄出去，那末戰爭是必不免的。此種戰爭，英美應該注意。他們若願意，他們能使牠停止。』



可見歐洲的戰機四伏，人民無不枕戈待旦呀！英美雖能把牠停止，而停止的方法，以我愚見，不過以毒攻毒，以戰爭停止戰爭吧！和戰爭之後，再以求和平的和約代替養惡助奸的凡爾賽和約。和平庶幾可以得到！

想解決現時的問題，只有兩途：一是法國退步；一是英美退步。不過就現時的情形看，英美既不表示退步，而法國的態度又異常強硬；英美各國能否久視德國經濟墮落，不惟賠償沒有，而且受很大的影響？若不能，又要怎樣？和平！渴望和平的朋友們！你們怕要失望了。

對日美無線電交涉我國政府應行注意之點

倪尚達

自電學倡明，有線電報電話盛行後，人事傳達，爲之一變。二十年來又有無線電報電話發明行世，而交通界又闢一新紀元。一地發音，全球可收，電策風馳，神妙非常。歐戰中固用爲傳達軍情之無上利器，息爭後，卽移用於商業教育等，藉之傳佈音樂，報告物價氣候，並名人碩士之宏言偉論。美人家庭，不論大小貧富，大都有無線電接收機一具，以供娛樂。風行之盛，幾與鋼琴留聲機相等。卽販夫走卒，老嫗頑童，亦能運用而言其淺理。各埠日報闢有專欄，載就近各送音台之節目，並無線電進步消息，聘專門家，討論運用接收機之方法學理，並答就地居民關於接收機運用時之各種疑問。展覽會歲有數起，以比較各廠製造品，引起人民注意，且攝成無線電收發音信原理及真空管對於無線電功用等各種活動影片，開映於各鄉各市之影戲院中，以增加人民常識與興趣。無線電售品廣告，少者占日報一幅，多也至三四幅不等。寄售或專售無線電用品之商舖，街衢相望，雖於一二角之均一店內，亦陳列多種而推銷之。物質文明進步如是之速，國家社會促其進步方法如是之備，實足使我人望而生畏也。返觀我國，無線電之輸入，始於有清光緒三十一年。先在海艦設機，繼在張家口，北京，吳淞，等建台，以接各國電信。限於軍用，不及商務，故進步之遲緩，有難以言喻者。晚近政府內感借款籌餉之無策，外受列強覬覦無線電政之引誘，乃先與日本三井、公司訂合同。許

以三十年內建築特權，繼與美國費特爾公司訂密約，許以二十年內設施專利。肉骨擲地，饞犬爭噬；日政府以先立約為辭，不許美國建台，美政府以華府會議開放門戶為說，不受日人干涉。以我國久困秦晉難為鄭之政府，失主人地位，不敢措一詞，掩耳遠避，介兩造自決。暴富之美，強悍不讓；日人無術，則煽動英法，創共同經營，以掣美肘；紛紛擾擾，迄今未聞有解決善策。夫以我國現時內政之紛亂，財庫之空虛，國民科學智識之淺薄，無線電政人材之缺乏，製造力量之不備，而圖發展新事業，步武歐美，假手外人，未始非計。惟合同條約，均須審愼周詳，處處當留自管自營之機會。如十年前美國無線電事業，為英國馬可尼公司所壟斷者，刻已自主矣。不幸我國政府，對於有關國計民生之條約，均祕而不宣，故此次所訂日美無線電合同，內容如何，局外人無從推測。惟据喪權誤國之往事，藉借外債之流言，其不能滿國人之希望也無疑。達在美，對無線電略有興趣，而加研究，見其在交通界之重要，國防商業上之必須，有未敢緘默者，乃就將來自管自營之目的上，不論何國承造，略為政府一言之。

一、須保留用人權　彼日本政府不肯犧牲已得三十年建築特權之約，必與美人力爭；力爭不已，而又煽動英，法政府以制美；而美政府不肯讓步者，其志不在數十萬或數百萬之建築費利益，而在建築後之用人權也。以無線電科學之進步，及製造無線電用品之力量論，日本實未可與美競。即日本本國建台時，亦係托美國電機製造廠，為奇異，西屋，西方等，代造重要機械；惟經承造，凡台中上至管理總工程師，下至司機收發人員，均由承造國包辦，取給豐厚，掌握收發。故無論託何國建造均無大礙，惟用人權則必須自行保留，否則，凡某消息之有利於某國者發，有害者留，甚則有汚我民族體面者宣傳甚速，益章我醜，有增我民族光榮者，托辭遺擱，不使外揚。況商業競爭，日甚一日，物價漲落，刻有數變，得物貴之消息，先收買而後佈開物賤之通告，先變售而後傳。蓋無線電傳信之速，乃數分間事也。一二刻之遲誤，足致我商民於死地。曾聞滬上實業家穆藕初先生之言曰：『一海電往復，盈數萬元。』無線電簡便非海電可比，而將來萬國貿易，更非僅數萬元也。總之，海關郵政局之現情往蹟，滿載於西人名書巨册，我國志士亦痛指力陳。一之為甚，已不可再，況再而三乎？故當特訂明條，選國內有經驗而富於學識之無線電專家，最少任副

工程師之職，並錄用新畢業生，以平衡其辦事人員，殺其壟斷之機。

二、特許學生到廠實習　我國人知振興實業之重要，在國內興學校，國外派學生者，已數十載矣。革政來，除日本歐洲每年放洋學生不計外，而每歲來美者約有二百餘人，二百人中學工程者約有半數，學成返國者亦以數十計。合國內各公私立工業學校卒業生總算之，至少當在二千人左右。然中國工業未見有若何進步，工程師未聞有名馳中外者，何故耶？學理粗具，經驗缺乏，能口談而不能動手，能計畫而不敢實行。哈佛大學工程科電機、教授開納來博士曾謂達曰：『法國學生好理論而不喜實驗，其智力遠在美國學生上，而實習則否。貴國工程學生亦如之。深願君等卒業後，能入工廠實習也。』故中國工程學生，卒業後須實習，乃中外不易之論，而在無線電工程萌芽時代之中國無線電工程學生，則尤爲重要也。況當此訂約承造之間，要求實習，勢難推委，從此即可培植完全有用之材，不特期滿保管有人，而發展推廣亦有人。一舉數得，何樂不爲。當日政府之向奇異公司訂造電動汽船也，特委富於造船學及電機學之監造員十餘人，早晚輪視，藉口監督，暗中量其尺寸矣，抄其圖樣矣。船成而應有之計畫均有，歸能自製其船矣。成法可師，願我執事者之覺察也。

三、培植人材並獎勵學者　梁任公曰：『同是圓頂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爲長嘆息矣乎？』故爲十年樹木，二十年樹人計，培植人材，實爲切要之畫。惟當此北京八校關門，各地公立學校，將因窾薪罷工之時，而曰推廣學校，培植人材，豈可謂識時之論！噫！教育如此，國將不國。然一時紊亂，終當澄清，況交通部所立各學校，經費不難，進行如舊乎。無線電爲交通事業，曾經交通部設立特科，造成司機收發人員甚多。未知現時如上海南洋大學等尚有專科，以招國內志士否？凡已有者當保持擴張，未有者應設科推廣，另立研究院，集國內外對於無線電學有研究者，共同研究發明之方，可步亦步，趨亦趨，不至如今日之瞠乎其後。一九一〇年前美國講無線電之大學，僅有哈佛，而現已遍行全國，可知事均由人爲也。

四、許人民有建築權　處此國政紊亂，百廢待舉之秋，而曰事事須由政府包辦，不特勢有所未能，而且力有所不足。無線電爲最新奇最娛樂之科學，國內外仁人君子必有熱心提倡建築

短距離之送音台者矣。政府當與以許可，並保護獎勵之。蓄自勵之機，以便推廣。數年之後，必可靡然從風。外人雖有內侵之力，而國人已蓄外拒之能。況興趣多，則愛者衆，而學者自勃然興起。維軍人不察，以爲無線電可以傳佈祕密，能作亂而動其地盤，申言軍用，力加禁止。嗚呼，何不思之甚耶？密室之言，可傳隔牆之耳，以無線電之一處發音，到處可收者，而曰能傳佈亂黨消息，亂黨卽

慰，亦不至此。況設台之處，必爲通都大邑，邑中必有巡閱使督軍或護軍使坐鎮之。派警監視，設機探測，一二商人學子，豈敢於威權之下，弄其機巧，自殘身家哉？

上述四端均屬尋常膚淺之談，行之甚易，收効亦廣，倘當局者不以老生常談而略之，中國無線電前途或有厚望也。

十三年二月十日草於東美麻省康橋埘泯路二十八號

中國無線電之概況

倫敦馬可尼無線電公司所刊行之無線電報電話年鑑，其中有關於中國無線電之紀載一篇，其言云：……

馬可尼國際海上交通公司因東方用無線電之船舶日多，爲便利彼等之維持起見，曾在香港設一儲藏所，供給應用材料，與中國無線電公司在上海所設之儲藏所通力合作，此爲馬可尼公司在世界各處所設儲藏所鎖鍊之又一連環。香港或上海現將開一教練學堂，以造就華人無線電技術員。

烏魯木齊之25 KW無線電站，於一九二二年夏間造成，已與印度數處電站通電，喀什噶爾之25KW電站、正在建築中，此站原擬與烏魯木齊通電，今更擬與俄國及印度之電站通電，在庫倫已造成之25KW電站，因該國不靖，停止通電，但不久可回復工作。此站通電，喀什噶爾站亦造成，則北京與中國西北腹地交通甚形便利矣。

北京交通部所設全國無線電搜討試驗所，業已完成，將由曾在英倫乞姆斯福馬可尼學校肄業兩年之華學生六人主理之。一九一九年陸軍部所設無線電信號隊，今尚存在，中國軍隊大得其益云。

婦女問題與貧富問題

于樹德

現在社會上有兩大問題；一爲婦女問題，一爲貧富問題。貧富的區別，自古就有男女的區別，也並非創自二十世紀。然現在我們提起的這兩種問題，好像是新問題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實在是因爲這兩種問題都是基於經濟上的事項現在發生一種激變的原故。然則因爲什麼原因現代經濟社會發生激變呢？再者，這種經濟上的變動，依什麼理由對貧富懸隔加以新性質而對男女關係惹起新動搖呢？本論文關於這種問題，討論討論。

據從前蒙耐氏（Chiozza Money）調查，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三年五年間的平均數，英國每年死亡者平均七十一萬四千人。然其遺產一萬元以上者共二萬七千五百人，其遺產總額爲二十五億七千五百萬元；其遺產一萬元以下者共六十八萬六千五百人，而其遺產總額僅二億九千萬元。其遺產一千萬元以上者僅八個人，而其遺產總額竟達二億一千四百萬元。然其遺產在一千元以下者，其人數實達六十四萬四千八人，而其遺產總額則止一億零一百萬元，尚不够以前所說的八個人遺產之半。再舉一個例說，一九〇六年，有一個學者調查美國的情形，他說五十年前美國百萬富翁總數不過五十，其財產總額即約占國民全體總富之一成，然其時尚不到一億美金。及至今日，只約翰羅克腓拉（John Rockefeller）一個人的財產，已足够十億美金以上，而其現在每年所得，則在七千萬乃至一億美金之間，實等於美國總所得之四十分之一。不分晝夜，每一分鐘平均有九百五十一佛郎的收入，而同時美國家內僱傭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每日由十四小時以至十六小時，每月收入只不過十五

佛郎以至十八佛郎，卽每一小時之收入不過四五仙，較之羅克腓拉不分晝夜每分鐘收入九百五十一佛郎者，相去眞是天壤了。像這種現象，不限於英國，美國，無論那一國，也都是如此。諸君試想這種貧富懸隔，眞是可驚啊！古代雖也有貧富的區別，而像這種巨大的懸隔，實在是近代的新現象！因爲這種懸隔，使我們社會上發生了階級的大變動，而同時在男女之間也就發生了同程度的大變動。

古代婦女，以爲人妻爲人母爲其天職，所以發生出良妻賢母的理想，因而其活動的範圍，也只限於家庭之內。然到了現在，脫離家庭而服務於社會的女子，漸漸多起來了，其不爲人妻不爲人母的女子一天一天增加起來了。縱然爲人妻爲人母，而其大部分的時間及勞力消費在家庭以外的婦人太大的增加了。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女子漸漸的要同男子作同樣的事務，所以我們敢斷定一句話：現代婦女問題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在經濟的意義上男女的區別漸次減少的傾向。

試看美國一九〇〇年國勢調查的結果，共分職業爲三百零三種，其中女子從業者除海陸軍人，水手，消防夫等八種外，其他無論那種職業，沒有沒有女子的。其中機械職工，鐵匠，司機匠，火夫，引水人等也皆有女子雜乎其間。再就英國看，其女子就職之方面很多，而歐戰後又增加馬車夫，汽車夫，剪票員，脚行，電車司機匠，公園門閽，郵差等職業。再就日本調查，大正五年末男子職工爲四五八六三二人，女子職工爲六三六六六九人，女子職工實較男子職工爲多，前者爲百分之四十二弱，而後者則爲百分之五十八强。所以日本大經濟學家河上肇博士說：『日本的勞動問題，簡直的就可以說是婦女勞動問題』我們知道，日本的女子教育，是最主張良妻賢母主義的，然而因爲這種關係，他們的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也恐怕就要破產了。再據德國一九〇七年度調查，德國十六歲以上的女子共總不到二千萬人，而其中九百零七萬人服家庭內的勞動，又有九百四十九萬人服家庭外的勞動。以上的統計，都是比較舊一點的統計了，若在現在，其女子服家庭以外的勞動者，必定更見增加了。我們中國女子從事於社會勞動的比較東西各國一定少些，而且我國調查又不很完全，所以不能詳細說。然若觀我們農商部發行第七次農商統計表上看，女子勞動者也是不算少啊！據該調查，民國七

年全國（除湘蜀粵桂滇黔六省外）職工共計四八八六〇五八，其中男工三〇七三二〇人而女工則爲一八一二八五人女工實占三分之一以上。若據民國四年調查女工的數目更多，同年全國職工共計六四三五二四人，而女工爲二四五〇七六人女工幾乎占半數。（女子脫離家庭從事於社會的勞動不限於女工，此外如教育家，商店員等也是，而前述我國之女工，只是指七個人以上的工場中的長年服務的女工而言，若再加上小工場的女工，短期的女工，小學女教員女商店員等，總數尚不止此。）這種新聞若給老年人聽見，必定要大呼『眞是反了世界了』！『眞是世風不古了』！然女子所以從事於社會勞動的這樣多，實在是現今社會制度上必然的一種現象。以下就把這個理由加以申說。

據一九一四年美國所得稅的報告，每年有五千萬佛郎以上之所得者共二十人，若按五厘利計算這二十人至少也必各有十億佛郎以上的財產。就中鋼鐵大王卡內其(Carnege)的課稅所得爲七千五百萬佛郎，煤油大王羅克腓拉的課稅所得爲五億佛郎，這五億佛郎的課稅如按五厘利計算，則煤油大王的財產至少也有一百億佛郎以上，若按現在金佛郎的行市計算，約合我國四十億元以上。我們平常少見一億以上的數目，一說到億以上的數目，就有點費解了。自從一入二十世紀一直到現在共同有二十三年了，而鐘表之擺擊秒的數目還不够十億呢，必再經過十幾年一直頂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午前一時四十六分十秒才够十億秒。所以我們要從今年正月一號午前零時起，每一秒鐘積存一佛郎，則必須過三十四年才有十億佛郎呢。而煤油大王的財產尚在百億以上，這是何等大的數目啊！我們更要注意一層就是煤油大王在他現在所有的財產之外每年尚有五億佛郎以上的收入。一年所得爲五億佛郎，則一日所得爲百三十七萬佛郎，一分鐘所得爲九百五十一佛郎，一秒鐘所得爲十六佛郎。這樣長此繼續下去，全世界的財產豈不要都聚到他一個人手裏去麼！我們管着這種現象，叫作財富集中。這種財富集中的傾向，各國都是一樣，絕不是單限於美國啊！據前述經濟學者蒙耐氏之計算，英國的財富完全集中於國民總數八分之一者之手。即英國人口雖有四千三百萬，而有財產者連他們的家族都算上，也不過五百萬人。又其全體財產之半，實屬於全人口七十六分之一的人口所有。至於英國的土地的集中，更是利害。全國耕地的八成四——卽一千萬方粨(Hectare)

（每方粕約中國十六畝強）——以上屬於三萬八千家所有。而首府倫敦的土地，幾乎被四個貴族所獨占，這四個貴族每年收取四億佛郎以上的地代。

財富集中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增加，貧富的懸隔也就一天比一天利害，而同時脫離家庭從事於社會勞動的女子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關於女子從事於家庭以外勞動的數目，以前已經說過去了，現在再略說一說增加的趨勢。據一九一五年二月發行的經濟學四季雜誌內，有培遜氏(Person)的一篇美國婦女勞動及其勞銀，內中說美國女子從業者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增加四成三分，由總數五百三十二萬人增加爲七百六十一萬人。於同期間內增加之十歲以上的女子數，只不過增加二成二分，所以女子從業者數目增加之速度，比女子人口增加之速度，約在二倍以上。而女子從業者增加最速者爲商業和交通業，此十年間所增加之數實達七十萬人，其增加率實爲十三成九分。就商業和交通業中某特種事業觀之，女子差不多有驅逐男子之勢。據一九〇〇年調査，女子從事於販賣員者最多，至一九一〇年增加十萬人，其增加率爲六倍七分。而速記和打字者於同期間內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其總數爲二十六萬三千人，實超過販賣員之數。此外書記及寫字生增加十七倍以上，簿記員及計算員增加十五倍以上，電報及電話員增加三十倍。培遜氏基於這種事實，下一種論斷，他說：『大規模的事業愈發達，適應婦人能力的事務之範圍愈擴大，而走入這方面來的婦人之數目，也漸漸超過男子。』女子從業者的數目天天增加，這實在是很可注意的事。

總之，貧富懸隔愈利害，同時以同樣速度，男女的差別於某意義上也漸漸泯沒。這種不可抗拒的趨勢，依我所觀察，其根本的原因實在是一個。

現代經濟的發展，所有的方面都是很可怕的。都不是漫漫進步的，實在都是突然激變的。就交通說，從先在驛站的時候，從廣州到北京，至少也得用三四十天或五六十天，現在用電報電話坐在屋子裏面，少時就可通信，隔着大洋也可通無線電報。自從輪船火車發明之後，比較從前步行或帆船，其速度是何等的比例啊！就印刷術說，據一八九五年美國的調査，三萬六千頁新聞紙之印刷及折疊所需要的時間，如不用機械，則須二百一十

六點鐘，如用機械，則只一點鐘零八分就可以了——但現在的新機械每一點鐘可印刷折疊五萬多張。再就關針這一件小東西說，亞丹斯密氏原富上說，如不用機械，每天製造一支都很困難，如用機械分業製造，則雖十人的小工場每人每日可製造四千八百支以上——然據最近新機械之發明，每人每日竟可製造一千五百萬支。

像這些事例，實不勝枚舉。總之今日經濟上之發展，各方面實在都是革命的。其所以有這樣可驚的發展之根本原因，就是因爲機械的發達。至於機械的發達與貧富問題和婦女問題有什麼關係，我們就在以下再說一說。

人類可以製造器具，實爲生物進化史上最可驚異的一件事實。按地球表上的生物，古來屢有榮枯盛衰的變遷。例如蜥蜴這一類動物，在某一時代非常繁殖，不論海上陸上和空中，到處匍匐游泳飛翔，依古生物學家所研究，其蜥蜴之大者身長有九丈多的，在空中飛的，其翅膀展開有七八丈長。又有一個時代象之一族非常繁殖，僅就其頭骨說，就有六尺多長。又有一個時代，虎的一族非常占勢力，他的牙像小刀子一樣，到處可以橫行各種生物都是他的糧食。像這種體軀偉大的動物或是具有利器的動物，都曾在地球上稱過霸，而現在都消滅了，單顯出我們人類這樣一種奇妙的動物來。仔細看一看我們人類，並沒有什麼可以驚人的體軀，也並沒有什麼可怕的爪牙或翅膀，只是兩條腿支着一架細細的高高的一個裸體的長身子，看起來，眞是一種極可憐的動物。然而就是因爲我們有兩隻手，我們的手可以造出器具來，於是百獸都被我們所征服；這才有我們人類全盛時代之今日。所以說我們人類這種動物，自從可以製造器具之後，使地球上生物進化史上發生一大變化。然人類所製造的器具，到現在又進步了，又變爲高程度的機械了，而現在的時代也就成爲自從有人類以來的大進步大變化最難遭遇空前未有的時代了。今日社會各方面發生根本的大騷擾，發生種種困難問題，眞是不足怪啊！

我們現在把機械發達影響到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上所發生之重大的變化，可約爲兩種，一爲資本家的生產之勃興，一爲自足經濟的崩壞。資本家的生產之勃興，實爲無產階級發生主要原因，而自足經濟的崩壞，實爲婦女從業者發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說貧富的差別自古就存在，男女的區別也是自古就存在，而我們現在所談的貧富問題和男女問題，實有特別的色彩，就是因爲機械的發達，社會根本的動搖，發生革命的激變的原故。

因爲貧富的懸隔，於是就發生出現今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一層因爲與婦女問題沒有直接關係，又因爲時間不相容，所以我們略而不述，待有機會時再說。我們以下所要說的就是二大問題之一的婦女問題。

在古代的時候，自家用的東西差不多是自家生產出來的。就農村上的農家說，米麵蔬菜以至於柴草果木，不用說都是自家生產的了，就是屬於工業品的鹹菜醬醋等也多半是由自家生產；就是更複雜的工業品，如線，布，綢，緞，衣服，器具等，也多半都是自家生產；甚至於房屋的建築，井戶的挖掘等，也都是由自家去作。至於都市上的半農半工商的人，差不多也同農村上的農家一樣，自家用的東西大部分都是由自家生產出來的。再就大都會上的人家說，家庭日用必需品中如酒，醋，醬，衣服，食品等，也還是由自家生產的多。這種經濟狀況，我們就喚作自足經濟，或是自給經濟。然這種自足經濟，因爲機械的發達，突然崩壞了，這是很可注意的現象。各經濟單位——個人，家族，部落，國民，——之自足的性質，都是隨着社會的發達漸次減少，但是其減少的程度絕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激且廣大。

何以呢？先就關針製造說：以前說過，如利用現在最精巧的機械，每一職工每天可以製造一千五百萬支關針的價格當然是很低廉的了。如果自家製造關針，如不用器具，則每人一天連一支都製造不出來，如用很簡單的器具，則每人每天製造二十支也還是很不容易。所以既有很精巧的機械發明之後，組織大工場製造關針，而自己還想自家製造，實在是糊塗已極的事情。同一理論，紡紗業機織業發達之後，利用宏大的機械，應用複雜的分業，製造出價廉質美的物品，則從前用極笨的器具手紡手織的事，無論怎樣傻的人也不幹了。試想二十年前我們中國所穿的布，所用的線，差不多都是手織手紡的，而現在所穿的布所用的線，那不是由機械製造的呢？二十年前，我們家家可以聽見紡紗的聲音，織布的聲音，家家可以看見手織手紡的器具；現在除了都會上的紡紗廠機織廠之外，簡直的聽不見紡織聲音，見不着紡織的設備了。在現在的時代，自家所用的物品，與其一一

由自家製造，不如想法子積錢，拿錢購買各種物品，倒還便宜的多。這就是伴隨機械的發達資本家的生產之勃興，自足經濟漸次崩壞，而萬事萬物都用金錢計算變成一個金錢世界了。現在女子既不紡線，又不織布，並不是他們現在比從前懶惰了，實在是時勢使然，不得不停止他們的紡織啊！

　　自足經濟的崩壞，不用說，都市上比鄉間是利害的多。按各國的鄉間，差不多家家有井，婦女因為打水每天也要費去許多時間。而都會上則都有自來水，供給水的事情成為獨立的一種事業，由自來水公司對各家供給水，不論是作飯，不論是洗衣服，也不論是洗澡，凡種種用水的勞力，都非常省却。凡是到過西洋各國的人都知道，我們坐在屋子裏面，一擰螺旋，熱水來了，再一擰螺旋，涼水又來了，那是多麼便利啊！比較那各家自己打水燃火……然後才可得到熱水的，節省多少勞力啊！再試就電燈一項想一想，如果燃煤油燈，則必須每天拭拂，假定每家拭拂煤油燈的勞力須得十分鐘，再假定天津共同三十萬戶，則其所費時間總計為五萬小時，如每人每日勞動十小時，則單就天津一個地方說，其因為拭拂洋燈所用人工實為五千人。現在天津既有了電燈，則此五千婦女，必陷於游手好閑了。此外縫紉，洗濯以及烹飪等事，皆漸漸脫離家庭而歸為獨立的一種營業。試看都會上新衣莊，鞋鋪，帽店，成衣鋪，洗衣房，罐頭工場，飯館等，這樣發達，就可知其趨勢了。至於紡織繅絲等事業，原亦為家庭的事務，現在也已經脫離家庭而成為獨立的企業了。試想我們中國從前的婦女，都是關在家裏面作這些事，現在這些事務既都脫離家庭而成為獨立的事業，則這些婦女豈不都閑散起來了麼？有這些婦女閑着沒有事可作，這眞是大問題啊！然則這閑着的婦女，就終於閑着麼？還是另作別的事情呢？

　　像以上所說的，家庭的事務一天比一天的減少，如果因為這種減少而婦女們得到安逸，也豈不是很好的事麼？但是不然。一方家庭的事務減少，同時對他人支付的金錢可就增加了。水也不必自己汲了，洋燈也不必自己拭拂了，衣服也不必自己洗濯了，線也不必自己紡了，布也不必自己織了，衣服也不必自己縫了，飯也不必自己煮了，這不是很好麼？但是必須支付水錢，電燈錢，洗衣錢，線錢，布錢，裁縫錢以及飯錢等，因此社會生活愈便利，而生活難的聲浪也便愈高。

因爲自足經濟的崩壞，家庭的事務大見減少。然自足經濟崩壞，就是貨幣經濟普及的意思。所以一方家庭事務減少，同時貨幣的重要增加。我們如果明瞭了這種意思，自然就明白由家庭雜務解放出來的女子必須進到社會裏去求職業儲金錢的所以了。

要之，今日家庭內不用的女子的手，漸漸用在去社會上抓貨幣去了。據舊日的調查女子就職者，德國於一九〇七年爲九百四十九萬人，法國於一九〇一年爲六百八十萬人，奧國於一九〇〇年爲五百八十五萬人，英國於一九〇一年爲五百三十一萬人，意國於一九〇一年爲五百二十八萬人，美國於一九〇〇年爲五百三十二萬人。這都是二十幾年前的統計，現在的數目，更不知增加若干倍了。我國單就女工說，據民國四年農商部的調查，全國共二十四萬五千餘人，與西洋各國相形之下，固然是很少，但是在我國經濟狀況倫理觀念之下也就算不少了，況且以後增加的速度一定是無限量呢。

向來幾千年在家庭內工作的婦女，近來忽然都跑在家庭外來工作，這實在是因爲機械發達才發生的一種新現象；所以這些在家庭以外服務的婦女也就是所謂『新婦女』。

我國所謂新婦女裏面，有的是在教育界服務的，有的是在商店裏服務的，有的是在宗教界服務的，有的是在慈善事業界服務的，有的是在交通界服務的，而其最占多數最關重要者，則爲從事於生產事業的女子。

原來從前的女子也有很多從事於生產事業的。例如我國南方鄉間女子也同父兄丈夫共同在田間工作，但是他們那種工作，仍舊同在家庭裏面作飯洗衣縫紉是一樣，仍舊是家內事務的助手。至於現在的女子，跑到紡紗廠裏去，跑到繅絲工廠裏去，跑到軍衣莊裏去作工拿工錢，這實在是新的現象啊！這種女子，恰如百貨店的店員，郵政局鐵路局的辦事員，新聞記者，教育家等正相同，乃是一種新工作，早已不是家內事務的助手了。當他們幫助丈夫父兄在田間勞動的時候，正如烹飪洗濯同，並不另外要工錢。然一旦入到紡紗廠繅絲廠，則是將自己勞力賣給別人而向之索取工資。由是女子才有獨立的收入。女子有獨立的收入實在是一種新現象，所以說他們完全是新婦女。以上是由經濟上的一種新現象而促成生活上的新婦女，因此又惹起

精神上的新現象而促成心理上的新婦女。

我以上講的是新婦女的發生，乃是因爲大機械工業的發達，以致自足經濟崩壞；又因爲自足經濟的崩壞，以致貨幣經濟普及，於是壓迫得從前在家庭內工作的婦女，不得不從事於社會的事務。說到這一個地方，我想讀者一定會發生兩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便是說，這種情形皆指東西各國而言，是很適當的，對於中國的情形却不大適合，因爲中國大機械工業是不很發達的，那麼自足經濟也自然不會崩壞了，自足經濟既沒有崩壞，新的婦女問題也就不會產生了。像這種疑問，乃是拿閉關時代的眼光觀察中國而發生出來的，絕沒有顧到中國現在的事實。像現在交通這樣便利，通商這樣自由，合起全世界來，實爲一個大市場，甲國的生產品可以到乙國，乙國的生產品也可以到甲國，如甲國的經濟發達，則乙國經濟上必定受影響，翻過來也是一樣，我們中國豈能說經濟幼稚，自足經濟就不崩壞麼？

我國庚子之變，如由經濟上觀察，實爲我國的手工業，家內工業，同外國的機械工業，工場工業爲最後五分鐘的防禦戰。這次戰爭的結果，我國的手工業，家內工業完全失敗，而外國的機械工業工場工業完全優勝。於是我國自足經濟也就完全崩壞了。試看我國庚子以後的婦女，還有自家紡線的麼？還有織布的麼？既是已經沒有了，還能說我國自足經濟還沒崩壞麼？不過庚子時候，我國本國內機械工業工場工業尚未發達，所以婦女只是喪失了他的家內工作，而在社會上尚沒有得到工作的機會。等到庚子以後，我國內機械工業工場工業以及其他各種事業都漸漸的發達起來，婦女在社會上服務的機會，也就漸漸多起來了。據以前所說的，入工廠服勞務的女工，按民國七年不完全的調查，共有十八萬多人，按民國四年調查，則有二十四萬五千餘人。如依工廠種類詳細區別之，則差不多各種工廠多少都有女工。據民國七年的調查，織染工廠女工共一六三七四八人，機織及器具工廠五五五人，化學工廠一一一一一人，飲食物工廠三四三五三人，雜工廠六八七一人。又據中華教育改進社所編民國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六月『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概況』，則全國中等以上之女教職員數共二一三〇人，而從事於中等以下教育者尚不在此列。此外從事於商業者，從事於不滿七人之工廠內工作者，從事於醫生產婆者，從事於慈善事業以及宗教

事業者皆尙不知其多少。在如此狀況之下還說中國自足經濟沒有崩壞，中國婦女沒有從事於社會勞務者，中國沒有婦女問題，眞是盲人之談，恰如一般人閉着眼睛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中國沒有勞動者，中國並沒受資本主義的弊害陷於同一的誤謬。

第二個疑問是說中國人最注重精神生活，不像西洋人那樣物質化，就如方才所說的因爲自足經濟的崩壞於是婦女才不得不到社會上求職業，像這種論斷，對於女工固然是絕對不錯的，而對於其他職業的女子似乎不大對，因爲他們脫離家庭來到社會上求職業，未必是受經濟的壓迫，就如現在的女學生，他們求學的目的固然是要在社會上求得職業，而他求學求職業的動機，又何嘗是因爲受經濟的壓迫呢？

但是我以前說過，經濟上的新現象促成生活上的新婦女，因此又惹起精神上的新現象而促成心理上的新婦女。果如以上所說，女子在社會上求職業，未必是受經濟上新現象所促成，或者是受精神上的新現象所促成，即現代所謂新婦女，不限於生活上的新婦女，尙有心理上的新婦女。然據我們研究經濟學的觀察，心理上的新婦女，也是受經濟上的新現象的影響而後產出，如沒有這種經濟上的新現象也絕不會發生這種心理上的新婦女。試想這種心理上的新婦女在西洋各國何以不發生於二百年前？在我國何以不發生於庚子以前？何以獨發生於機械工業發達自足經濟崩壞之後？知道這一層，就可以明白心理上的新婦女同生活上的新婦女，乃是同其來源了。

在現在生活上這樣危險的時代，賢妻良母的教育，三從四德的教育，絕不能應付這種時勢的要求；所以女子教育的方針，因爲這種經濟社會的變動，也自然不能不變動了；而女子自身因爲要預防生活上的危險，也自然不能不有謀生活獨立的教育的要求了。

現在教育界的一種新傾向，就是專以女子教育爲目的之各種專門學校逐漸增加，而專以男子教育爲目的之各種專門學校逐漸對女子開放。就美國而論，在五十餘年前米西閣人學(Michigan)始對女子開放，到現在，沒有一處大學不是男女同校的了。我們不必再從遠處找實例，即就我國而論，若在前五年的時候，男女同學的事實簡直談不到；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男女同學的事實居然在首都的國

立大學首先實現大家迴想起來，一定是很奇怪的。其實自足經濟崩壞之後男女職業上的區別一天一天減少，舊的禮教的大門早已經關不住了，早已經非解放不可了，不過因爲觸到五四的機會才把這種事實表現出來；又因爲受世界的潮流的影響，其速度比較的更快一點就是了。

由以上所說男女經濟上的區別一天一天減少，因此其能力其嗜好其知識其要求一天一天傾向於一致，於是種種的男女平等的運動自然就發生了。什麽女子參政啦，什麽女子繼承權啦，什麽法律上的夫婦關係平等啦……就都隨之產生了。

以上關於「婦女問題與貧富問題」的本題算是說完了，最後我對於現在作婦女運動的人們說幾句話。就是如果以爲以上我所說的這話不錯，那麽現在的婦女問題也就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如果要想治本清源的解決婦女問題，必定要先解決經濟問題。如果經濟問題不能解決，婦女問題絕沒有完全解決的那一天。這個話如果申說起來是很長的，因爲題目和紙幅的關係，只好說到此處吧！

人格與教育

雲

固然，我對於教育是單指智能方面，而在內方也以智能的訓育爲最重要。但西方的大學多沒有眞的知道完全表現便是人生的完美。因爲人們是不能僅藉言語便可得到他的表現，一定還須藉另外的語言——如風采，音容，動作等，纔能得到。由這種事物，我們不但能明白我們的性質，並還能了解各時代各地方的人想顯示其內心的行動。夫教育的最大功用本不止於搜集事實，而在能藉此以明白人並使自己也爲人所了解。故我們對於智能的語言，至少是因當了解，而對於爲藝術的語言的人格，尤不可不明白這是人類的天職。茫茫無極的世界，全藉人們去加以實現。這是我們創造性中的世界，也就是藝術的世界。……

——太戈爾

畲民調查記

沈作乾

一 導言

畲民是閩浙間的一種特別民族，因僻處於深山窮谷之中，外地人足跡罕到又無歷史上重要的事跡，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非但他的風俗言語歷史性情等很少有人知道，就是他的名稱——『畲民』兩個字——也不大有人注意！本地漢人雖和畲民朝夕相處，却因司空見慣，不以爲奇，而畲民自身，又不肯將他的風俗言語歷史等告知漢人。因此非但外地人不容易調查他的內容，就是本地漢人也不很明白他的眞相。府志縣志關於畲民的記載非常簡略，且有許多不實之處。父老相傳語多附會；所以我們現在要調查他的性情風俗，實在是困難的事體。

畲民到了今日固然是衰敗極了，然而他們無論怎樣衰敗，總是我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中華民族的組織史上，應有相當的地位，不可因他們目前的劣敗，就擯他們於人類之外。況且他們的性情風俗，有許多地方仍保存着古代野蠻民族的本色。很可以給我們研究歷史社會等學問的參考，較之從地下去搜掘枯骨敗器，坐思瞑想古代社會的情形好多了。

我生長括蒼已二十餘年，少時曾和畲民發生了小小的關係，（我三歲時，曾吃過畲婦數月的乳，現在我的乳母雖已死了，兩家仍是互通慶弔。）對於他們的性情風俗，比較的略知一點。只因我近年出外求學，沒有工夫再去調查，將他作一個有統系的報告。今年回家和幾個朋友到各處調查，將調查的結果和平時的見聞，一塊兒寫出作一種報告，末後附以考證。錯誤之處，一定是不免的，不過我自信還沒有不忠實的罷了。

二　畬民的居住區域

在福建境內的畬民多散居於雙髻山，洞宮山，大姥山和畬山等處，以舊建寧府，汀州府等處為最多，人口若干，因區域過廣，一時無從統計；在浙江的畬民，多居於甌蕩以西，括蒼山脈的南部，即舊處州府屬的麗水，松陽，遂昌，雲和，龍泉，慶元，景寧等縣，佔處州總人口七分之一，總數約二十萬。此外如衢州府屬的龍游，和溫州府縣的泰順等處，尚有少數。有藍，雷，鍾，槃（或作盤誤）四姓，大概計算起來，以藍雷兩姓為最多，槃姓最少，差不多在若有若無之間，姓鍾的，以福建的壽寧，松溪，和浙江的慶元，景寧數處，比較多些，旁的地方也很少了。

三　畬民的生活

畬民的生活，非常簡陋，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太古民族。茲分節述下。其中有極少數已經同化的，作為例外。

（一）衣　畬民男子，大都布衣短褐，色尚藍，質地極其粗厚，夏季衣褲，則用藍苧蔴布製成，和漢族農人，還沒有多大差異。惟婦女衣飾，卻異常奇怪：凡已成年的女子及婦人，用直徑寸餘，長約二寸的竹筒一個，斜截其兩端，作菱形，外包以紅布，覆在頭頂的前面，下圍以髮，壓髮的簪，寬寸餘，長約四寸，突出於腦後的右邊，其前端有紅色絲條二組，垂於耳旁。聽說古時男子也是如此，後來慢慢地廢除了。這種裝飾，其中實有一段歷史的關係，並不是隨便的。相傳畬民的始祖，本係一狗，故裝做『狗頭』形，以示不忘乃祖之意咧。婦女的衣服，多係青色，也有少數用藍色的，鑲以白色或月白色的緣，惟年青的婦女，也有用紅色做衣緣的。腰間圍藍布帶一條，（間有絲的）韓甚大，不穿裙，惟在最深山之中，間有少數穿裙不穿褲的。富者穿繡履及藍布襪，貧者多穿草履，或竟跣足。其他如指環耳環等，多係銅質製成，所值不過幾個銅元罷了。

（二）食　畬民的食，以番薯為正糧，玉蜀黍次之，食米的很少。普通用番薯切絲，摻米炊食，叫做『番薯絲飯』。或用玉蜀黍磨成細粉，加少許食鹽和米炊食，叫做『包蘿糊』。純粹的米飯，非到宴客時，是難得見面的。菜類除各種的蔬菜外，歡喜食蝦皮，海帶，豆腐等，烹時加食鹽很多，以備久藏，平時不大食肉，也許是因經

濟關係，不得不如此；但遇着婚喪等事，食肉之量，實在使人驚駭。平均每一桌客——八人——要食肉二十餘觔，（這自然也有特別原因，參看「宴食」節。）所以每逢宴會，非殺猪數頭不可。畲民不論男女老幼，多歡喜飲酒。酒有兩種：用糯米釀的，叫做『米酒』，和漢人差不多，不過沒有經過一翻煮的功夫罷了。其味很甜。用小麥釀的，叫做『麥酒』，淡而無味。如果無力自釀，就向漢人沽飲，非到極窮困的時候，沒有不飲酒的。所以我們只要一到畲寮，（漢人叫畲民所居的茅屋曰『畲客寮』）看他們有酒沒酒，或是那一種酒，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貧富的程度了。

（三）住　畲民的居住，大部份在深山窮谷之中，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和漢人同村的很少。房屋很低矮，上蓋稻稾，漢人稱他為『畲客寮』。門內有空場數畝，用以堆積農產或柴薪，臥房，廚房和牛欄互相連接，臭氣薰蒸，他們毫不覺得。又屋中有地窟一處，叫做『火坑』，到了冬季嚴寒的時候，用柴火燒着，家人圍坐坑旁，或談故事，或互相『答歌』。（畲民有一種歌，須二人或數人唱的，一唱一和，叫做答。讀如得）饑時，用番薯置於坑中烤而食之；晚上就倒在坑旁睡覺。這種生活，和北方人的『炕上』生活，實在不相上下，雖沒有煤毒的危險，却很容易失愼。

（四）職業　畲民的職業，不論男女，完全以農業為主。其婦女亦間有從事蠶織的，但甚為少數。他們所織的一種綢，多係藍色，寬約尺餘，與市上所通行的小紡頗為相似。亦有用色紗編成花帶，寬自半寸至寸餘不等，頗為漢人所歡喜。每逢『集墟』之日，（即市日）擕到市上，向漢人交易。但多數婦女，仍專事農作，她們體格很強，雖在娠孕之中，負百餘觔，走數十里，一點不覺得費力，攀山越嶺，如行平地。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一人坐食的，漢人有一童謠，譏笑畲民的道：

公會做，婆會做，做得有腳沒有褲！

這是說畲民雖然勤苦力作，却仍是弄得衣食不周。這實在是因畲民所種的田，大部份是向漢人佃來的，到秋穫後，除照例納租外，所餘無幾；倘不幸遇着荒歉，恐一年白忙，還不夠賠累，那裏還有餘力發展呢？

（五）財產　畲民有恆產的人數很少，百分之九十幾，做漢人佃戶，不啻做漢人牛馬。又因不善經濟，和漢人雜居，處處受漢人盤剝，故生活實在困難，簡直沒有財產可說。間有田數畝，牛數

頭，瓦屋幾椽的，他們祖宗積銖累寸，已不知若干代了！

（六）交易　畬民完全以農業爲主，沒有一人經商的。平時僅以少數農產，如番薯柴草或花帶等，向漢人易男子的舊衣舊履而已。但該族日用所需，如油鹽醬醋……等，不能不仰給於漢人；因專事農業之故，不能常有現金，勢不能不出於賒欠。漢人之熟悉該族情形的，因他們日用所需，特設一種雜貨店以供給之。此種商店多開在畬民接近之處，很講信用，平時畬民『予取予求』不給一錢，一到農產登場，就要本利歸還，一文不欠。此種商業跡近盤剝，很不道德，却很爲穩固，故漢人做這種生意的，頗不少，但做這種生意的人，必須有一種資格，——即非通『畬語』不可——漢人能說畬語的很少，因畬民對於他的言語很守秘密，不肯傳授漢人；但能說畬語的漢人，畬民即非常尊敬他，親近他，對於他一言一動，多極端信任。因此，有許多奸商，先借着小販的勾當，深入畬寮，多方勾引畬婦，和她們私通，然後將她們言語學來。這種商人，我所知道的，已經不少。唉！利之所在，不惜用卑污齷齪的手段，以求達他們的目的，世界上大概如此，眞是可恨！

（七）體格　畬民體格非常強健，男子肩百數十觔，在崎嶇之山嶺上，日行百餘里，視爲常事。婦女完全天足，在田中工作，並不弱於男子，雖在娠孕之中，亦不休息。常有孕婦出外工作，在途中分娩，母子安然無恙，產後亦不甚調養，休息數天，就照常工作了。

（八）衞生和疾病　畬民對於衞生，完全不知道講究。無論男女，終身不洗澡，且有許多連臉多不洗的。在田中工作時，汗流浹背，用汗巾一拭，就算他們的洗澡了。漢人有句話，說畬民『死倒乾淨』，因畬民死後大殮時，照例要洗澡一次咧。畬民對於食物，亦很不講究，一種菜蔬或其他食品，總要吃幾天，到吃完才止。雖腐壞了，也不肯拋棄。平時他們體質強壯，雖不注意衞生，也還可以抵抗；一到害病，可就危險了。畬民害病時，也不去請醫生，他們以爲店藥是乾的，效力不大，所以多是吃自己的草藥。最普通的，還是吃鷄或鷄湯中和草藥吃，他們以爲鷄是惟一的補品。不管什麽病，多要吃鷄。僥倖病好了，固然不少；不幸一吃，嗚呼，他們就說是天命了。

四　畬民的風俗

畬民的風俗和漢人大不相同，自然他們總免不了野蠻的彩色，但內地漢人亦何曾能免了野蠻的舉動呢？況畬的風俗也不無好處，我現在將我所查得的儘量分項寫出：

（一）家庭的組織　畬民家庭的組織，與漢人很不相同。父母權最重，無論對內對外，多是以父母為主體。男女絕對平等，男女社交完全公開。還有一事，為我們所夢想不到的——現在婦女運動中最重要的『女子承受遺產權』的問題，畬民中已行之很久了。凡女子不出嫁的——不必獨身，凡不願離開父母的也是一樣，——得和兄弟平分家產。沒有兒子的，招贅為嗣；若子女多沒有就實行立愛，並無限制；多可以承受遺產，從未聽見過有爭執的。

（二）婚嫁　畬民是一種野蠻的民族，凡事多本着天性的自然，並未受聖賢禮教的拘束。男女交際，極端自由，他們婚嫁之權，雖然操於父母，但不過是名目罷了。同姓結婚，亦所不禁。惟不和漢人通婚。但這並沒有絕對的限制，不過畬民以漢女不能操作，漢男亦以娶畬女為可恥，因此兩方就沒有接近的機會。婚禮很簡單：吉期，新郎穿新衣，步行到岳家親迎，岳家必用酒飯款待；但就席的時候，桌上並沒有一點東西，必要等新郎一一指名而歌，如要筷，則唱筷歌，要酒，唱酒歌，……新郎唱着，司廚的人和着，那所要的東西就應聲而出，叫做『調新郎』。席畢，新郎和新婦交拜成禮，然後懸一狗頭人身的祖像於堂中，大家圍着歌拜，拜畢，辭別舅姑，郎婦步行而歸，（現在已有數處用轎的，但為數很少。）新郎前行，新婦緊緊跟着，各人右手拿雨傘一柄，傘半張，將頭蒙着。途中新郎唱結婚歌，新婦和之。到婿家，謁翁姑，廟見，畢，婚禮即算完了。招贅的，不用親迎，更為簡單。奩幣最主要的，就是農具如犂耙水車簑衣等等，是必不可少的；服飾很少，富者（在該族中比較富的而言）加牛數頭，就大闊特闊了。聘金普通以制錢十二千五百文為度，相差的很少。

（三）喪葬　畬民遇着喪事，不穿蔴衣，也不穿什麼孝服。往弔的人，送香帛豆腐和小饅頭若干，到靈前唱着歌一拜；喪家必炊飯相待。子婦團坐着飯前，伺蒸氣上騰的遲速，以卜吉凶。如蒸氣上騰很快，他們就喜洋洋地忘却今天是喪事了；不則他們就坐立不安，如將有什麼大難似的，甚為可笑。款待弔客，多用葷，和婚時沒甚差異。祭時不用僧道，也沒有『接七』『接三』等禮，不過邀幾位親戚唱唱歌罷了。墳墓多在山中，不用風水，聽說從前多

用火葬，但現在已漸漸地染了漢人的習慣，火葬的很少了。

（四）年節　畲民常年辛苦，到了過年，應當有幾天快樂，況且一年中的四時八節，他們多是沒有舉動的，所以一到過年，就是他們最快樂的日子了。每到舊歷『臘尾』的時候，每家必以一人赴市，叫做『辦年貨』；除夕，家人聚宴，叫做『吃分歲』。在將『吃分歲』時，無論男女老幼，多要口銜肉骨一塊，屈身繞桌足匍匐三周，又要作犬吠三聲，然後就席，宴畢，則互相『答歌』為樂，合村多是如此，嘔啞之聲，數里外可以聽着，到夜深人靜，關閉門戶，然後懸狗頭人身的祖像於堂中，闔家環拜而歌。有人說：『這是一條端刻狗頭形的木杖，像存祠中。』又有人說：『這確是像，木杖存祠中，醮名時才用。』但大家多未看見過，我也不能決定誰確誰不確了。

（五）醮名　在畲民較多的村中，必有『畲長』。欲作畲長，必先醮名，大概和我國古時父親醮子的意義相同。到期，徧邀親族，於深夜設祖像，（郎端刻狗頭的木杖）相與羅拜。醮畢，男女雜坐，燕飲相賀，答歌為樂，普通畲長只有一次醮名，醮後得穿藍衫；如醮名兩次後，得穿紅衣，並且戴巾為榮，如加九錫了。

（六）宴會　畲民的宴客，以面大門者為上位，年長者坐之。席間，男女雜坐，毫無拘束。盛食的器具，半係瓦質製成，異常粗劣，間有用鉢的，大如斗，因目的在醉飽，不求美觀。食品以豬肉，豆腐為主，湯很多，用以佐飯。最可笑的，凡正式的宴食，必有豬肉一大盤，切成方塊，如雞卵大小，半熟而乾，每人數方，席散後，置於衣袋中攜歸。

（七）私法　畲民懼見漢官，故很少有興訟的。（除和漢人發生糾葛，被漢人控告外，可以說絕對無訟。）偶有爭執，則邀請親族，從事和解。如村中有畲長的，就兩方多聽他判斷，沒有不服的。如男女有發生通奸的事情，經人告發，女的摘沒首飾，男的則褫奪衣褲，或收沒他的家產，以示處罰。

五　畲民的思想

畲民智識幼稚，思想簡單，可說是『渾渾噩噩』的民族，下面所舉，不過是個重要部分罷了。

（一）言語　畲民的言語全是一致，沒有兩樣，故各處畲民，多能彼此相通，他們多能說本地的漢語。凡和漢人說話，多用漢

語。凡小孩能學語時，他們的父母，就同時教他們兩種話——漢語和畬語——就是已經同化，和漢人雜居好幾代的畬民，也是如此。

畬民的言語的腔調，很像粵音。有人說，他們完全是一種廣東話；畬民自己也承認是廣東話。可惜我對於廣東話，雖常常有聽的機會，却不能說，對於畬語也說不得幾句，不能將兩種言語取來比較。現在我不過單就畬語，略舉一點，藉知大概罷了。

漢義	畬音	漢義	畬音
我	額	爾	倪
他	其	一	噎
二	立旺甕	五	鶴吳
六	落	九	狗
十	率	公雞	蓋公
母雞	蓋磨(母轉音)	父	地押地押
母	妹	夫	勞(老轉音)公
吃	謝衣	人	納合
妻	勞馬		

（注）凡字旁有「——」者係拼讀一音。

（二）教育　據父老相傳，從前畬民本有文字，但現在這種文字，已不能得見，究竟是否仍保存着，抑已消滅？我們均不得而知。該族完全業農，本無教育可言，惟和漢人接觸較多的，間亦於農隙開『冬學』，延學究一人(漢人)，以教兒童。凡來學者，每人納錢幾百文，或米幾斗。他們所用的書，為『記賬行用』『七言雜字』『五言雜字』，及『家常應用』等，多係腐儒所撰的抄本，他如百家姓，六字經等，亦參用之。他們所謂教育，就是如此罷了。

（三）神話的歷史　畬民處處帶着『狗』的彩色，實受一種神話歷史的驅使。據畬民說：他們的始祖，實為一狗，在上古時，畜於宮中。時國君與敵戰，不勝，國家很危急，國君不得已，因下令國中：『如有人能斬酋長首級來獻者，令尚公主。』狗聞而往敵營，狀很馴服，酋長很愛之，留於帳中。狗乘酋睡，嚙斃之，銜酋首奔歸，見帝。帝頗有難色，犬忽作人聲道『將我囚在銅鐘之中，七日七夜，就可變為人。』帝如言試之。到六月，公主怕他餓死，將銅鐘開了一看，狗頭人身，尚未全變。狗出，負公主逃奔山中，後來子孫繁殖，就是現在的畬民。

(四)迷信　畬民雖未受何種宗教的洗禮，迷信鬼神，心很強。他們一舉一動，似乎多受了鬼神的暗示一般。他們所信的鬼神，既沒有一定的偶像，也沒有一定的名稱。他們的心理以為凡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多有鬼神在暗暗中主持着的；所以對於日，月，星，辰，雷，雹，風，雨，……等等奇異的變化，是不用說了；甚至田頭，牆角，樹根，廁所，多有鬼神管領似的。如有人做了私心的事，不肯直認，只要叫他發咒，他就不敢狡辯。

畬民病了，第一步固然是吃藥，如不大見效，就要請佛。請佛的方法很多，如病人是在屋外某處得病的，就備辦齋菜等，於晚間到得病的地方去接魂。如不明白從何處得病的，他們就在家中，請幾位親鄰，唱唱歌，替他安神，（這是因恐家中神佛不安而作祟）或用齋菜，酒，肉等送鬼。（這是恐有鬼魅跟着作祟）如再不驗，他們就實行打鬼了。打鬼的方法：請畬巫一人，親鄰數十人，各持棍，棒，刀，鎗，火把等類，於深夜時從門外突然打進，事先決不使病人知道，以防鬼物聞風先逃。打進之時，病人因乘紛亂之際，逃往屋外。這稱為出，畬民中最通行。可憐有許多病人突然受驚，以致病勢增劇，或竟不起，真所謂『庸人自擾』了。

六　畬民的性情

畬民的性情最好的是一個『真』字，他們無論對於什麼事，多能夠表現出他們純潔的天真；不過現在和漢人接觸較多的，也往往有許多做假，但這是很少數，當認為例外。下面所舉，是最普通的：

(一)守舊性　畬民守舊性很強，對於他們祖宗所遺傳下來的制度，習慣，決不肯有所變更；所以和漢人若即若離的相處至今，同化的終是很少。他們沒有能力去創造，或改進，他們也不肯去創造或改造他們；對於漢人，雖十分欣羨，但不願摹做。這或者還可說他們受了族中環境的支配。但我曾見有許多畬民——已經同化的，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或少時的同學，——居住城市，雖已完全脫離了畬寮的生活，還是大半於家庭之中，仍說畬語。即此一端，可見他們守舊性之強了。

(二)漂泊性　我國人素來是安土重遷的，這大部分的原因，大概不外乎家人，父子，親戚，朋友等的團體觀念，和財產的顧戀。畬民因無恆產，團體觀念又很薄弱，故他們的遷徙很是隨便，

恍如游牧民族一般。福建汀州府志說他們『去瘠就腴』；浙江景寧縣志也說他們『貧而負債，輒盡室以行，遷徙靡有定處』，便可想見他們不是株守一隅的民族了。

（三）渙散性　畲民團體觀念異常薄弱，雖平時表面上很是相親相愛，一到有急難的時候，就各抱各的頭，沒有一點救災恤鄰，共同禦侮的思想。我常見畲民和漢人發生糾葛時，漢人雖隻身深入畲寮，百端侮辱，畲鄰雖聚集，非但沒有一人說一句公話，且有乘機『入井下石』以媚漢人的也頗不少！

（四）堅忍性　畲民作事非常堅忍，無論男女老幼，人人勤勉，雖嚴寒酷暑，不稍間斷。無論何事，從沒有半途而廢的，且該族之中不論貧富，沒有一人坐食，這是他們最好的美德了。

（五）自然性　畲民雖具有堅忍不屈的精神，卻有一個大大的缺點——他們工作絲毫沒有計畫，不過循着他們祖宗的老例去做，倘遇着失敗，他們就聽其自然，也不想什麼法子去補救。

（六）儉樸性　畲民無論有財產沒財產，多是異常儉樸，衣食，住及婚喪慶弔等，多因陋就簡，不喜鋪張。非若漢人生活程度日高一日，而他們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受影響。這非特未同化的畲民如此，就是已同化而頗有財產的也節儉自持，不喜浮華。這是漢人不及的。

（七）怯弱性　畲民雖人人體質強健，外表雄糾糾似的，其實則個個外強中乾，膽小如鼠；故他們雖不懂法律，不知道德，也各各能安貧守賤，相處無事。或受了漢人欺侮，也不抵抗。至於聚衆鬥毆，蠻橫無禮之事，可謂絕無。這是他們怯弱性的表現。

七　漢畲相處情形

漢人稱畲民叫做『畲客』，或『客家』，畲民稱漢人叫做『明家人』。兩族相處，表面上似頗相安無事，其實內容則非常歧視。好在畲民本係客籍（詳後），百分之九十幾無土地權，又無財產，故發生糾葛之事還很少，今分兩面說之：

甲　漢人對於畲民

漢人對於畲民，以文明高貴的民族自居，以下賤人種待畲民，在前清時將畲民和『輿臺走卒』等執賤業的人一樣看待，稍做清白的事務多不許他們去做；到民國來，漢人這種階級雖已

破除，但對於畬民，却總不肯平等，不過比從前總算好些。以下略舉幾種．

（一）蔑視　漢人蔑視畬民在前清時最甚不許畬民入學應試——但前清也有數縣，有一二畬民曾經進過學補過廩的，然而爲這一事，費了他的許多家產，且進學後，士林中依舊不與往來，不以齒數——畬民和漢人，或本族中發生了糾葛，雖卑辭厚禮，請漢人和解，自命體面的漢人，也決不去。漢畬向不通婚，畬女固絕對不嫁畬民，漢男除強奸或誘奸畬族婦女外也決沒有正式娶她的；除非他們已經完全同化，大家已經忘了他們是畬民，才能發生親戚的關係。還有一事，我國人對於小兒的乳名，往往用了一個下賤的名詞，以表示他易於長大的意。如阿狗，阿猫等，最爲普通。閩浙各處叫小兒，也是這樣，如『狗兒，』『奴才，』『畬客，』……等，將畬民和狗兒，奴才，一例看待，也就可見蔑視的程度了！

（二）壓迫　漢人對於畬民，既那樣的蔑視，故對於畬民，處處用其壓迫的手段。凡勞苦的事，多使畬民當之，有利益的事，畬民往往不能均沾。如前幾年基督教西人，在內地各處放冬賑，凡貧苦的漢人，多少總佔些利益；獨畬民絲毫無份，是因爲受了漢人的壓迫，不敢出面要求哩。

（三）欺騙　漢人因畬民愚懦，而又輕信，故往往用欺詐的手段待他們。如交易時，大秤小斗，以少作多，是最平常的事體。其他如以眞說假，或以假說眞，任意揶揄以相取笑的事體，眞是不勝枚舉，也不用多說了。

（四）奴役　浙閩邊界各處，地面遼闊，人口稀少，畬民散布各處，爲漢人佃戶，因自己毫無土地上之主權，又不能作他種職業，無形之中，漢人操着生死的權力。所以他們向漢人租田，納租的率，總要比漢人高些，倘遇着荒歉，也不能減讓，只好忍氣吞聲，自認賠累，簡直是漢人牛馬一般！

乙　畬民對於漢人

畬民與漢人相遇，總是十分謙恭，步步退讓，儼然以奴僕等自居。但因漢人相逼過甚，而生出反動的也有不少。最顯明的，如下面二種：

（一）尊崇　畬民因漢人事事物物，多高勝於他們，故對於漢人，非常欣羨，非常崇拜，幾如神聖一般。凡漢人因事到畬寮去，他們沒有不殷懃招待的，——奉茶敬煙，留餐留宿，十分誠懇。即

平時不甚相識的漢人，也能得到相當的敬意。倘是穿長衫的漢人——讀書人或商人，——到了畬寮，尤其特別招待，家人環立，謙如廝僕，漢人倘不叫他們坐，他們就不敢坐，尊崇可謂達到極點。

（二）毒害　從上節看來，畬民對於漢人，總算尊崇極了，但因漢人對於畬民，大多數和他們忘至相反，壓迫過甚，而引起反動的，自然不免。他們不敢明明白白地反抗漢人，不得不出於暗殺之一途。他們的暗殺手段，不過是用毒藥毒害，這種法子，漢人稱他叫做『畬蠻』。但漢人也竟乖巧，先事預防，察出的很多。近年以來，他們也不大施其故技了。

八　畬民的由來

論到畬民的由來，各處的府志，縣志，實在使我們失望——說畬民是苗的也有，說是猺的也有，許多縣志一字不提的也有，最普通而所謂有根據的，就是抄了范曄後漢書南蠻傳的一節，籠統的叫他們是『南蠻』，並且硬派他們的始祖，是『高辛氏之畜狗』。如廣東通志嶺蠻列傳序引後漢書南蠻傳說：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訪募有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其毛五色，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女聞之，以為不可違信。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遣使求尋，輒遇雨風，震晦，使者不得進。生六男，六女。瓠死，其女歸，使迎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即今長少武陵蠻是也。

該志又說廣東各縣的嶺蠻，就是『長少武陵蠻』的分派，這種模糊影響之談，實在使人不敢註信。固然他們所載的事實，和現在畬民所傳的神話，不無暗合之處。但我們想：凡一民族之進化，多有他神話的歷史，如中國的盤古女媧，及上古時埃及巴比侖各處所奉的保護神(Paton God)等，多是因人類未能了解人類的起源，往往假定一人或一神為創造人類的始祖，我們祇要看一看世界各民族的進化史，就可知道。畬民至今尚未開化，當然還脫不了這神話的時期，我們也不可驟加以附會；況且後漢書所說那『將軍』，『黃金千鎰邑萬家』等，也不像高辛時的事

實。

我們想要說畬民的始祖是『誰』？是和說人類始祖是誰一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考他們是那一種民族，和他們遷徙之跡，也許可以得到一點結果。我現在將我調查的結果請大家研究一下：

（一）畬民是猺之一種

按『畬』與『輋』通，或作畲，多係俗字。（廣東通志）舊籍對於畬民的稱謂，頗不一致。廣東通志說：

潮州府有畬猺，民有山峯曰徑獞。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雷，曰盤，曰藍。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三姓自爲婚。有病沒，則并焚其廬而徙居焉。籍隸縣治，歲納皮張，舊治無考，前明設官以治，銜曰『輋官』……

照這節看來，畬猺的『畬』字，不過是限制字，以表明與總稱的——各種的——猺有別。至福建通志，則籠統的叫他爲『猺人』。說：

汀州府（舊汀州府）猺人，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以槃藍雷爲姓。三姓交婚。女不笄飾，裹髻以布；男結髮，不巾不帽。隨山種插，去瘠就腴。……不輸官差，自食其力，了山主賃稅。……楚粵爲盛，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亦有之。槃藍雷其種類也。

我上節曾說過漢人稱畬民叫做『畬客』。赤雅說：

猺名畬（疑即輋之誤）客，古八蠻之種，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有藍雷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相傳以犬戎奇功，尚帝少女，封於南山，種落繁衍。……

但從前福建的畬民，實有二種，一種叫做『畬猺』，一種叫做『畬蠻』。廣東通志引潮州府志說：

畬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由熟報稅與里胥爲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洞則通猺。凡田坪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匿，以欺官府，今不敢逞奸矣。（按，考元史『閩有畬蠻，流入潮州』。非畬民也。）

南越筆記說：

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輋官者，領其族。輋，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峯，曰洞，亦曰輋，……是爲畬蠻之類。

綜看各節，我們可以知道，畲民是猺之一種，亦叫做『畲猺』，和畲蠻是同類，但並不是一族。

（二）漢猺雜居起於明朝

我們已曉得畲民是猺之一種，當進而求漢猺發生關係的時期——現在閩浙各地，稱畲民叫做『畲客』，又叫『客家』；畲民稱漢人叫做『明家人』。『客』和『家人』，是相對的名詞。照這里看起：第一，我們可以推想畲民本是『客籍』，我們漢人是『地主』。第二，我們可以知道這主客關係的發生，是起於『明朝』。這並不是我的武斷，這種稱謂，在歷史上實有很多的先例：——今西人稱我中國叫做支那，支那二字，英文是 China，法文是 Chine，意文是 Sina，其源蓋出於臘丁文的 Sina。蓋 Sina 爲『秦』的譯音，A是國的意義，猶言『秦國』。說者，謂秦朝統一中國，聲威遠震而起。唐與中國文化遠及海外，日本遣學生來中國留學，到現在，日本安南多稱中國叫做『唐』。元世祖以『蒙古』種族，倔起於漸難河，威震歐洲，到現在，西人稱黃種叫做『蒙古利亞人種』。這多是最顯明的例證。我們試到內地的鄉村去走一走，聽那村夫野老的談論，那『大唐天子』，『大唐百姓』等名詞，還是非常通行！因爲他們不讀書，不問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朝代的興亡，簡直和他們沒有多大關係；他們的腦中，也不受何等刺激。如沒有很重大的事，影響到他們身上，是不易引起他們的注意。——畲民現在稱漢人叫做明家人，大約也不外於這個道理。我們再從歷史上考一下：

猺族在中國歷史上，最著名最佔地位的，莫過於明朝。明朝末葉，平猺的事，先後不下十餘次。最著的，如明憲宗成化元年，（公曆一四六五年）韓雍破大籐峽猺，和神宗萬曆五年，（公曆一五五七年）雲翼平羅旁叛猺等，殺傷很多，戰區也很闊，而王守仁平的平猺，尤爲多次。我們知道：明朝的平猺，並非僅僅平他們的叛亂，實在是根本解決！如通鑑世宗嘉靖六年，（公曆一五二七年）『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阯，猺獞出沒，宜設土官，俾爲屏蔽。」……遂與御史大人石金定計招撫。……』可知以前尙未設有土官。嘉靖七年，王守仁處置八寨斷籐事宜疏，說得最爲詳細，他的計畫：一，移築南丹衞城於八寨；二，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三，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四，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五，增築守鎭，城堡於五屯。後來他就本

督這個計劃，令分巡右江道兵備使翁素等去實行他『移衞設縣』的政策。（參看陽明集要卷七）猺民經過這幾次討伐之後，他們那猥狽的情形，可說比金人見了『岳家軍』還要害怕。他們的腦中，自然不能不印了『大明』兩個字！況且改流設縣之後，他們受漢官的統治，自然要和漢人發生了多少關係；漢人仗着漢官的保護，遷居猺寨，以圖發展，也是歷史上民族遷移的當然的事。

所以我們可說：漢猺從前無論有沒有發生過關係，但是正式的雜居，總是從明朝起的。後來到了清朝，鄂爾泰所議的『改土歸流』的正策，對於苗族，固然是有很大的功效，對於猺民，簡直沒有甚麼關係。

(三) 畬民的遷徙畧考

關於畬民的遷徙，史乘上並無明文，實不易求得他們遷徙的痕跡。但我們用旁證的方法去搜尋，亦不無脗合的迹象。今將浙江和福建兩省，分別考之：

(甲)浙江畬民起於何時？ 浙江畬民，見於書籍者，除府，縣志外，僅有雲和某君的畬民風俗談一書，共二千餘字。此書在民國前三四年脫稿，由其本人石印千本，分送戚友，並未出版；故現在已無從尋覓。據我所知，此書最不可靠，因某君和一畬民，挾有積怨，特作此書，斥爲狗類。但其中有一句很可注意的，就是說『畬民來自兩粵』。這句和各縣志所載相同，無論所說對不對，要之，畬民並非浙江土著，總可以相信。所可惜者，他們並未說明畬民『何時來自兩粵』？未免使人失望。

當明清之交，福建居民，遷居浙東的，人數很多，其後子孫蕃殖，到現在，差不多占了浙東現有居民四分之一強，幾於無一村沒有閩籍的子孫！我們只要看各處天后宮之多，而且美麗，就可想見——按天后爲宋福建莆田人林愿第六女，幼而神異，相傳她少時，她的兄在海上經商，遇暴風，她瞑目出神而救之，死爲海神。現在閩賓僑居外省者，多立祠戶祝，故有許多地方的天后宮亦叫做『閩館』。——這樣多而美麗的天后宮，當然非少數人的經濟才力所能辦。又現在浙東和福建交界各處居民，能說汀州話的也不少，就可見閩幫之盛了。

浙閩雖然是鄰省，但交通極爲困難，由福建的汀泉，到浙江的金衢嚴處，陸道非十餘日至二十餘日不能達；且何以從前遷居的人這樣多，現在運交易多不大往來？這實有可研究的作値！

凡歷史上民族的遷徙，必有遷徙的原因，斷非偶然的事實。其遷徙原因，要不外於經濟，政治二途，淺言之，不外於求生，避死而已。我們所知：明清之交，倭寇亂後，閩粵大飢，嗣後有紅夷之亂，鄭芝龍之亂，唐王——唐王聿鍵和唐王聿鐭——和清軍之戰，……多可以迫成民族遷徙之原因。而此時倭寇雖平，海氛未靖，避難居民，不得不向腹地逃亡。浙東一帶：萬山重疊，地面遼闊，人口稀少，天產富足，又爲兵家不爭之地，在地理上，實有接受多數難民之可能性。那末，畲民夾雜其中，輾轉來浙，也爲理想中當然的事。

（乙）福建畲民起於何時？　畲民的『畲』字，在福建歷史上，最早的，見於宋史德祐二年十一月，說：『張世傑以元兵既退，自將淮軍攻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統諸路畲軍皆會，兵勢稍振。……』但元史既說『閩有「畲蠻」，流入潮州』很可使我們相信這是『畲蠻』，不是『畲猺。』

畲猺的名詞，見於乾隆二年所修的福建通志者，僅所引汀州府志一節，（前已見）最爲詳細；漳州府志也有三四十字。如他府的府志，有同樣的記載，則通志亦必有同樣的徵引。可見當時福建除汀漳一帶外，其餘各處，卽或有畲民，也不如汀漳之多，不能引起人之注意。而且汀州府志所說，也很明白，牠說：『汀豨人與虔漳潮循錯處，……』又說：『楚粵爲盛，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閩亦有之。』可見當時福建的畲民，並不很多。該志雖未明明說出畲民的由來；但就文氣上看來，頗含有『來自楚粵』的意義。再就時間上推想，當時畲民人數既不很多，則滋養生息的歷史，也當然不能很久！

以常理推測：王守仁等平猺之後，移衛設縣，漢民仗着漢官的保護，漸漸地遷入畲民居住的區域，——所謂猺寨——以開發他們未曾開發的富源，也是應有的現象；後來漢人漸多，勢力漸大，明搶暗奪，以積成反客爲主之局，也是必至之結果；愈久則漢人愈多，天產富源，多被漢人爭去，畲民爲生活所迫，不得不向他處求生，遂漸漸蔓延到廣東全省，及福建之一部；後來天啟以後，閩粵大亂，天災兵災，相繼而來，當地居民，流離遷徙，畲民就夾雜其中，輾轉亡命，蔓延到福建各處，並及於浙江之一部。

畲民雖守舊性很強，但既和漢人雜居，不能完全不受環境的影響，其風俗，生活，也不能不稍有變更。因此：就漸漸脫離猺之本來面目，成爲一種變相的新民族，叫做『畲民』，或叫做『畲猺』。

九　餘論

我草這篇完畢，本來有許多感想要寫出來，繼想感想是各人不同的，我祇將事實報告出來，請閱者批評指正，我的責任就算完畢，用不着再發許多空論，徒佔篇幅。不過我還有一點意見和補充，不得不寫出，我就拉雜寫在下面，作本篇的結束。

本篇所說的畬民，是指全未和漢人同化而言的，至於已經和漢人同化的，用百分計算，固然還佔不到百分之一二；但人數也頗不少，且有許多在前清進學的，民國在中等學校畢業的也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據我所知，只有一人，名叫藍絢，遂昌人，在南京高等師範畢業，程度很好。

畬民的服飾和風俗各處微有不同，和漢人愈接近，則不同之處愈大。這個原因是不外受了當地漢人的薰染。本篇只能將普通的寫出，不能將各縣各村不同之點，一一寫出，比較實在抱歉，還請閱者特別原諒！

十三年，一月十七日，脫稿於北京大學。

具有齒牙的鳥類

當五千萬年以前，在地質史上白堊紀的時候，有一種不能行走而嘴甲上生着利齒的鳥類。一般古物研究家由其遺存於今日的骨骼的化石之考察，定名曰 Hesperonis。這種鳥類，身高約五英尺，樣子與現在生長於湖沼中的 Loon 鳥很相肖似，所不同的則此往古的鳥類游泳時不用兩翼，只藉二足。真的，牠已是不能用翼來游水；因爲以長久不用的緣故，兩翼漸漸退化，已只剩幾枝翅骨失其效用了。不過牠却毫不困難能在水中游泳自如。牠身如潛水艇，頭頸如鷺一般的有力，口中生着銳利的內向的齒牙，所以魚類一經牠捉住，便無論如何不能逃脫。但是，一到陸地上，牠就不中用了。

（雲）

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

——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

梁啓超

一

玄奘法師，爲中國佛學界第一人。其門人慧立，本住持幽州昭仁寺。貞觀十九年，奘師初歸自印度，開譯場於長安之弘福寺，詔徵天下曉法能文之僧襄焉。立以其年六月應徵至任綴文。自至追隨奘師二十年。奘師寂，立乃綜其生平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都八萬餘言。而彥悰爲之箋。悰亦奘門弟子也。此書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値應推第一。其後關於奘師傳記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續高僧傳，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靖邁之譯經圖記，冥詳之玄奘法師行狀，劉軻之大遍覺法師塔銘。宣昇邁詳，皆奘門人。惟軻之銘作於開成四年，距師寂一百七十五年矣。諸家所記，什九皆取材於慧立之本書。故本書實奘傳之基本資料也。

本書近百餘年來，英法德俄文皆有譯本，爲之疏證者且不少。其在本國，則因大藏外無單行本，見者反甚希，研究更無論矣。淸季，揚州刻經處始從藏中抽印，學者便焉。然譌脫尙不免。此本爲民國十二年季冬，支那內學院所校印。歐陽竟無先生以硃印本見寄。讀之歡喜踴躍。舉其特色如下：

第一。文字的校勘：依日本弘敎正藏本，對勘麗宋元明四藏

本凡文字互有異同處，皆斟酌其義理較長者改正。復用可洪音義慧琳音義校勘俗字，文字上殆已精審無憾。

第二記載的校勘： 取大唐西域記及道宣智昇冥詳劉軻所記述，其事蹟有異同詳略處，皆旁注比對，令讀者得所審擇，最爲利便。

第三遺像及地圖之附錄· 卷首有奘師遺像，神采奕奕。竟無師系以一贊，能狀其威德，令讀者得所景仰。復有劉定權所製玄奘五印行跡圖，蓋參考西籍複製，大致甚精審。

第四年歲之標記： 本書自貞觀十九年以前皆不記年月，讀者茫然不能確得其時代，最爲憾事。校本卷端標列年號及奘師歲數，實爲年譜之雛形。內中奘師西遊之年，本書及一切傳記皆謂在貞觀三年，吾嘗考定爲貞觀元年。（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二五至一二九葉）竟蒙校者采用，尤覺榮幸。

二

本書得此善本，吾深爲學界慶幸。惟於卷端所列年歲，有未能釋然者。吾三年前嘗發心造玄奘年譜，牽於他課，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賡續。偶因讀此本，觸發舊興，抉其要點，先製一簡譜以就正於內學院諸大德云。所徵引書及其略號如下：

(原名)	(略號)
舊唐書玄奘傳	史傳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卽本書)	本書
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	續傳
智昇開元釋教錄	開元錄
靖邁古今譯經圖記	圖記
冥詳玄奘法師行狀	行狀
劉軻大遍覺法師塔銘	塔銘

以奘師之如此偉大的人物，其傳記資料如此其詳博，而苦不能得其詳確之年代，洵學界一異事也！其圓寂歲月，爲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無可疑者。惟生年不詳，而享壽歲數，諸家多闕不載，或載而不實，因此撰年譜者遂無從着手。今舉列異說如左：

甲、五十六歲說： 舊唐書本傳云：『顯慶六年卒，時年五十六。』

此說紕繆特甚。師年逾六十，證左甚多，觀下文所列舉自明。且師卒於麟德元年，豈尚有疑議之餘地？況顯慶只有五年

並無六年耶？官書疏舛，一至於此，可嘆！

乙、六十三歲說：行狀述師語云『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其年卽師之卒年也。本書校本卽從其說，以得壽六十三推算，定爲生於仁壽二年。但據吾所考證，狀文誤記也。（詳說下）且狀中又云『貞觀三年年二十九。』若以六十三歲推算，其年僅二十八耳，自相矛盾者一年。

丙、六十五歲說：續傳云『麟德元年……告門人曰：……行年六十有五矣，必卒玉華……』此與行狀所記略同，惟易『三』爲『五』。

丁、六十一歲說：本書末記得壽幾何。惟於武德五年條下云：『滿二十歲。』於貞觀三年條下云『時年二十六。』今依此推算，則麟德元年應爲六十一歲。

戊、六十九歲說　塔銘云『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春秋六十有九矣。』塔銘雖晚出，而所記最得其眞，在本書中可得切證。校者主六十三歲說，乃據他書以改本書，大誤也。今列舉其文：

一顯慶二年，本書校者標眉云：『法師年五十六歲。』然其年九月二十日師上表云：『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本書卷九葉二十一）以六十九歲推算，是年爲六十二歲。若僅五十六歲，無緣用『已至』二字。

二、顯慶五年，校者標眉云『法師年五十九歲。』是年爲初翻大般若經之年。本書於本年條下記其事云『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恆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本書卷十葉三）依塔銘五十九歲推算，是年正六十五歲，與本所紀合。續傳及行狀致誤之由，皆因誤記法師此語之年歲。蓋以初譯般若時所言爲譯成般若時所言也。其實依本書所紀，語意甚明。蓋六百卷般若，誠不易卒業，師以耆年任此艱鉅，故當創蘗伊始，作『加我數年』之思以此自勵勵人耳。若如行狀所記『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此語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據以破本文之『五』字，益支離矣。

總之，慧立著本書時，偶遺卻『享壽若干』之一句，遂令吾儕墮五里霧中。猶幸塔銘有明文，而本書所錄此兩條能爲極強之

左證，故奘師年譜之成立，尚非絕望。今試根據本書，正其矛盾，爲簡譜如下：

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西紀五九六）法師生。

仁壽三年（六〇三）八歲。能誦孝經。

煬帝大業四年（六〇八）十三歲。始出家。

大業十一年（六一五）二十歲。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歲。在成都坐夏學律。

案本書云『年滿二十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疑是誤併兩事爲一事。

武德六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歲。徧游京師江漢河北諸地，從師問學。

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三十二歲。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游求法。冬間抵高昌，爲其王麴文泰所禮待。

案：師之西游，本書及一切紀載皆云在貞觀三年，誤也。所以致誤之由，蓋緣師在外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歸，從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箇年頭，遂相沿生誤。今考『歷覽周游一十七載』之語，始見於師在于闐所上表，而其表文實作於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從

合一也。師曾在素葉城晤突厥之葉護可汗，而

二年夏秋間被弒，若三年乃行，則無從見葉護，

在某處留學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歷若

詳細記載，非滿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譜貞觀十六年條下案

三年，則所記皆成虛構，其不合三也。師出游本

以能然者，則由霜災飢荒，攙在飢民隊中以行。

年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西向燉

書太宗紀云『貞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

害秋稼』，正與續傳所紀情事相應。若貞觀三

儉』之事，其不合四也。以此諸證，故吾確信師

元年而非三年，其詳見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

又案：據本書，在涼州停月餘日，在瓜州停月餘

烽及莫賀延磧約須半月。（葉十二至十五）抵高昌，計應

王挽留說法一月餘，（葉十六至十八）去高昌當在歲杪。

貞觀二年（六二八）三十三歲。經阿耆尼等國，二三

至素葉城，謁突厥葉護可汗，遂度鐵門，經覩貨

試，在彼中夏坐復經健陀羅等國踰印度河至迦濕彌羅。

案：阿耆尼至素葉一段本非通路。師所以迂道行此者，全爲謁葉護可汗。蓋葱西諸國時方服屬突厥，非得葉護許可不能通行也。葉護晤師後月餘即被弒。

又案本年行程，似達迦濕彌羅而止。沿路滯留之時日大略如下：

在屈支國因淩山雪路未開淹停六十日。

在素葉城與葉護周旋約十日。

在活國因遇篡亂淹留月餘。

在荒衍那都城巡禮聖蹟經十五日。

在迦畢試之沙落迦寺夏坐約兩月餘。

在健陀羅國巡禮聖蹟約十日。

大約一年光陰半數淹歇，半數征行，行程約萬里而弱，其所歷如下：

阿耆尼至屈支七百餘里。

屈支至跋祿迦六百里。

又西北行三百里至蔥嶺北隅之淩山。

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

素葉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

西北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

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

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

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又百餘里至伐地。

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彌伽。

又西三百餘里至羯霜那。

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行三百餘里，度鐵門，至覩貨羅。

自此數百里至活國及縛喝羅。

自縛喝經揭職等國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至梵衍那。

由梵衍那度黑山至迦畢試。

由迦畢試東行六百餘里至濫波。

南百餘里至那揭羅喝。

又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健陀羅。

由健陀羅北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

過信度河至呾叉始羅。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

又東南度鋏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

貞觀三年六二九 三十四歲。 在迦濕彌羅之闍那因陀羅寺從僧稱法師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諸論。

案：傳於迦濕彌羅條下云：『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當是去年到，今年年杪行，首尾合兩年也。迦濕彌羅為說一切有部根據地，故師久淹，盡受其學。

貞觀四年六三〇 三十五歲。 由迦濕彌羅經半笯嗟至磔迦，停一月就龍猛弟子長年學經百論廣百論，至至那僕底，住四月(?)，就調伏光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至闍爛達那，住四月，就旃達羅伐摩學衆事分毗婆沙。過屈露多等國至祿勒那，從闍耶毱多，住一冬半春，學經部毗婆沙。

案：傳文於至那僕底條下云『住十四月』。卷二葉二十一 如此合以磔迦之一月，闍爛達那之四月，祿勒那之一冬半春，已費去兩年。然細按行程，師非以貞觀五年到那爛陀不可。詳次年 竊疑此『十』字為衍文。雖無他證，且以理斷耳。經部與有部勢力維鈞，故留祿勒那稍久。

貞觀五年六三一 三十六歲。 春半由祿勒那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就德光論師弟子蜜多斯那學有部辯眞論，歷半春一夏。過婆羅吸摩等國至羯若鞠闍，住三月，從毗離耶犀學各種毗婆沙。經阿踰陀憍賞彌舍衛等國，以歲暮(?)抵摩竭陀入那爛陀寺，參禮戒賢大師。

案：那爛陀為奘師游學之目的地，戒賢為其傳法本師，故此行應以抵那爛陀為一結束。行狀記戒賢問師：『汝在路幾年？』答曰：『過三年，向欲四年。』本書作『答云三年』，蓋舉成數耳。 然則抵那爛陀決當在本年秋冬間也。

又案：自迦濕彌羅至摩竭陀歷程略如下：

由迦濕彌羅西南行七百里至半笯嗟。

又東南行七百餘里至磔迦。

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

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

又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

又南行七百餘里至設多圖盧。

又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里夜呾羅。

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也㬎伐羅。

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渡河東岸則為秣底補羅。

從秣底補羅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

又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至毗羅那拏。

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東南北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

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

西南五百餘里至憍賞彌。

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寶羅伐悉底。（即舍衛）

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

東行經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又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

從此順殑伽河東下減千里至吠舍釐。

遂南渡殑伽河至摩竭陀。

由迦㬎彌羅直造摩竭陀，路程本可減此之半。師因往磔迦，至那僕底，祿勒那等處就學；又劫比羅伐為佛生地；寶羅伐悉底，憍賞彌，婆羅痆斯，吠舍釐等皆佛教歷史因緣最深之地，師欲先行徧歷，乃定居習學，故皆迂道而往也。

貞觀六年至九年（六三二——三五）三十七至四十歲。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大師受瑜伽師地論，聽講三徧，每徧九月而訖。又聽順正理論一徧，顯揚論，對法論各一徧，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徧，中論，百論各三徧。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已曾於迦㬎彌羅諸國聽訖；至此更尋讀決疑。凡留寺經五年。

案：奘師西游動機，原因對於本國攝論宗諸師所談法相有所不慊，乃欲深探其本。換言之，即對於無著世親一派之大乘學欲為徹底的研究。瑜伽師地論，即其最主要之目的品也。戒賢大師全印耆宿，世親嫡嗣，期頤之年，（續傳云年百有六歲）久謝講席，至是特為師開講至五年之久。師之宿願可謂全達而茲行真不虛矣。

又案：傳文於那爛陀條下，「凡經五歲」，只能作經五箇年頭解，不能作滿五年解。（理由詳後）故爛陀留學，應截至貞觀九年為止。

貞觀十年 六三六 四十一歲。 自本年後，南遊巡禮，並訪餘師。本年在伊爛拏，從如來密師子忍二師學薩婆多部 即說一切有部 之毗婆沙，順正理諸論。

貞觀十一十二年 六三七—六三八 四十二歲至四十三歲。 此兩年間，偏歷印度東部南部西部數十國。欲渡海往僧伽羅 即錫蘭島 因彼中喪亂而止。中間在南憍薩羅從一精通因明之婆羅門讀集量論，在馱那羯磔迦從蘇部底，蘇利耶兩僧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

此兩年中所歷國及其里程如下·

從伊爛拏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

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

自此東度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

又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

從此東南出至三摩呾吒。

由三摩呾吒折而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又西南向烏茶。 里數未記 隔海望僧伽羅。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

復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餕伽。

自此折而西北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

復折而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

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

更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

從此南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之建志補羅城。與僧伽羅隔海相望。奘師游蹟，南極此城。

自達羅毗荼折，西北而歸。行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

從此西北經大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佗。

又西北行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婆。

又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

由摩臘婆行三百餘里至契吒。

又西南行至百餘里至蘇剌佗。爲西印度之極南境。

由蘇剌佗北返，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

又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

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

又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

復折而西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

從此復經瞿折羅至阿點婆翅羅。共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

爲西印度之極西境，更西則波斯矣。

從狼揭羅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勢多羅。此處應經阿吒釐。傳文疑有錯簡說詳下。

又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奄荼。

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

又東行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又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羅。此爲北印度境，與迦濕彌羅接壤矣。

貞觀十三十四年六三九—六四〇　四十四至四十五歲。　此兩年皆在鉢伐多羅就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十五年下半年(?)返摩竭陀，參禮本師戒賢，復從低羅擇迦寺僧般若跋陀羅學因明、聲明。

貞觀十五年六四一　四十六歲。　在摩竭陀。入杖林山。從勝軍論師學唯識抉擇論，旁及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等。兼問瑜伽因明等疑。旋返那爛陀。戒賢命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及唯識抉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在寺中講中百論，破瑜伽義。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和會二宗，謂不相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

案勝軍爲安慧弟子，亦學於戒賢。傳稱其『自大小乘論因明聲明，爰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蓋當時一最通博之學者也。奘師瑜伽之學，受自戒賢，唯識之學，受自勝軍。在師游印收穫中，二者價值，未容軒輊。傳稱從勝軍學『首末二年，』或去年杪已入杖林山矣。

又案：會通瑜伽般若兩宗，實奘師畢生大願。觀其歸後所譯經論，知其盡力於般若，不在羅什下也。惜梵本會宗論未經自譯耳。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　四十七歲。　上半年，師蓋在那爛陀寺。時師學業已圓滿成就，便思東歸，戒賢亦勸其行。值有順世外道來寺論難，師破之。烏荼國有小乘般若毱多謗誹大乘，師作制惡見論破之。聲名益起。鳩摩羅王戒日王相繼禮請，師應其聘。其年臘月，戒日開大會於曲女城。與會者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餘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

人。設寶牀，請奘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卽有名之眞唯識量頌是也。仍遣那爛陀沙門明賢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經十八日無一人能難。

案本傳對於奘師在印行跡，皆失記歲月。惟曲女之會，記云：『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今臘月方到會場。』（卷五葉六）最明瞭矣。然則此究何年之臘耶？據師以貞觀十九年正月歸至長安，而途次于闐，先行上表，上表後尚留于闐八箇月，其抵于闐當在十八年春夏之交。而由鉢羅耶迦抵于闐，計程亦須一年。則鉢羅返旆，決當爲十七年夏間事。而曲女開會，必在十六年之臘無疑矣。故吾儕可以曲女之會作定點，認貞觀十六年冬爲奘師游學生涯之結束。循此逆推其在印或居或行之歲月，當可瞭然。雖然，有難焉者：蓋以傳中所記經歷年月之數，殊不足以敷分配。試專就其安居就學時言之：計

在迦濕彌羅學一切有部經論首末二年，

在磔迦從長年學經百論等一月。

在至那僕底從調伏光學對法等論十四月。

在闍爛達那從月冑學衆事分毗婆沙四月。

在祿勒那從闍耶毱多學經部毗婆沙一冬半春。

在秣底補羅從密多斯學有部辯眞論半春一夏。

在羯若鞠闍從毗離耶犀那學毗婆沙三月。

以上留學那爛陀以前事。

在那爛陀從本師戒賢受學凡經五歲。

在伊爛那從如來蜜等學毗婆沙停一年。

在南憍薩羅學集量論月餘。

在馱那羯磔迦學大衆部根本毗曇停數月。

在鉢伐多羅學正量部根本毗曇停二年。

在摩竭陀從般若跋陀羅學因明兩月。

在杖林山從勝軍學唯識決擇論等首末二年。

傳中所紀年月之原文如右。若一一扣足計算，則總額爲十五年有奇！奘師游印十七年，雖全部分消磨在學舍中，一步不旅行，尚且不敷分配。然而師東西往返兩次共費去約四年之日月，傳文已歷歷可稽。在印境內巡禮游歷，凡行三萬里，爲時亦需兩年。然則宴居學舍之時間，何從得十五年之久？試更縮

小範圍，切實研究師初到那爛陀謁戒賢時賢問『在路幾年？』答：『過三年，向欲四年。』則師到那爛陀在貞觀五年末無疑。此據吾所考定貞觀元年出游試耳。若如舊說出游在三年，則時間之不敷分配更遠矣。曲女城之會在十六年冬，又既如前述。然則自五年冬之入那爛陀至十六年冬之會曲女城恰滿十一年。其間留學及巡禮時間，只能儘此十一年爲分配。內中巡禮南東西印之時日，最少應除去兩年，所餘留學時間，實只九年。因此吾儕對於傳文中所謂『首末二年』者，只能作『頭尾兩箇年頭』解，所謂『凡經五歲』者，只能作『經過五箇年頭』解。如此或勉強分配得過去。至那僕底之『十四月』疑當作『四月』，說已詳，貞觀四年條下。，吾之此譜，即以此義爲標準，酌量分配年月。雖不能絕對正確，實不可能或不甚相遠。內學院校本所標年歲，殆稍拘文句而生齟齬也。

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四十八歲。曲女城會畢。戒日王復爲師在鉢羅耶迦開七十五日無遮大會以餞其行。會畢復留連十餘日，春末夏初師遂東歸，在葱嶺西度歲。

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四十九歲。度葱嶺而東，約春夏之交至于闐。上表告歸，仍在于闐補鈔途中所失經典，閱八月乃行。

歸途歷程如下：

發鉢羅耶伽七日至憍賞彌。

西北行一月餘至毗羅那拏，停兩月。

西北行一月餘至闍蘭達，停一月。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

復行山澗中二十餘日至呾叉尸羅。因船覆失經，補鈔，停五十餘日。

西北行一月餘至藍波。

正南行十五日至伐剌拏。

又西北往阿薄健。又西北往漕矩吒。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薩儻那。

復經七日行雪山中至安呾羅縛婆，即覩貨羅故地，停五日。

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

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在葉護衙停一月。

東行七百餘里經瞢健，呬摩呾羅等國至鉢創那。自此入葱嶺。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經淫薄健至屈浪拏。又東北山行五百

餘里至達摩悉鐵帝。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即帕米爾

由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停二十餘日。

北東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

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

東南行五百餘里至斫句迦。

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即于闐。

貞觀十九年 六四五 五十歲。 正月二十四日，師歸至長安。二月謁太宗於洛陽。三月，師還長安。住弘福寺，從事翻譯。五月至九月，譯菩薩藏經十二卷成。七月，譯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各一卷成。十月至十二月，譯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成。

貞觀二十年 六四六 五十一歲。 是年，師在弘福寺。正月至二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成。三月，創譯瑜伽師地論。去年，師見帝於洛陽時，奉勅作游記，本年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貞觀二十一年 六四七 五十二歲。 是年，師在弘福寺。是年譯成解深密經五卷第二譯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大乘五蘊論一卷。是年（?）奉敕譯老子為梵言。

貞觀二十二年 六四八 五十三歲。 是年，師在弘福寺。五月，瑜伽師地論一百卷成。譯二十年三月創，至是成。六月至十二月，譯能斷金剛般若經一卷第四譯攝大乘論十卷第二譯無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唯識三十論一卷。緣起聖道經一卷。因明正理門論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是年，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新譯諸經論之首。是年十月，大慈恩寺成，勅師住持。師不願以寺務妨譯業，上表力辭，不許。寺中別置弘法院，專為翻譯之用。

貞觀二十三年 六四九 五十四歲。 是年，師在慈恩寺。五月，太宗崩，高宗即位。先是當太宗時，常召師入宮，或陪游幸，淹旬洽月，譯事不免作輟。至是『師返慈恩，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恆來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案謂充慈恩作持也。僧事復來諮禀。復有內使遣營功德，……亦令取師進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輳，

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本書卷七葉十一原文）是年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第二譯）甚希有經一卷。（第三譯）天請問經一卷。最無比經一卷。（第二譯）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第六譯）菩薩戒本一卷。羯磨文一卷。佛地經論七卷。王法正理論一卷。大乘掌珍論一卷。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勝宗十句義論一卷。

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五十五歲。是年，師在慈恩寺。譯說無垢稱經六卷。（第七譯）諸佛心陀羅尼經一卷。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第二譯）藥地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第三譯）稱讚佛土佛攝受經一卷。（第三譯即阿彌陀經）廣百論本一卷。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本事經七卷。

永徽二年（六五一）五十六歲。是年，師在慈恩寺。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七卷。大乘成業論一卷。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本頌一卷。

永徽三年（六五二）五十七歲。是年，師在慈恩寺。譯阿毗達磨顯宗論四十卷。（是書去年創譯本年成。）佛臨涅槃記法住經一卷。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七卷。

永徽四年（六五三）五十八歲。是年，師在慈恩寺。譯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明年春乃成）是年，那爛陀寺大德慧天智光寄書問訊，師報之，時戒賢已寂矣。

永徽五年（六五四）五十九歲。是年，師在慈恩寺。續譯順正理論。譯雜提蜜多羅所說法經住記一卷。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稱讚人乘功德經一卷。陀羅尼三種共經三卷。

永徽六年（六五五）六十歲。是年，師在慈恩寺。譯瑜伽師地論釋一卷。先是因明學已弘布，門下及儒門學士各爲疏解，道俗之間，發生諍論，師裁決焉。

顯慶元年（六五六）六十一歲。是年，師在慈恩寺。初師西游度雪山時，曾得寒疾，頻年屢發。至本年五月，復發頗劇。十月乃全愈。是年，譯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自是年起，創譯大毗婆沙。

顯慶二年（六五七）六十二歲。是年二年，駕幸洛陽，勅師陪從。帶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住積翠宮賡續譯業。洛中爲師原籍，至是歸省親屬，唯餘一老姊。又其父母沒於四十餘年前，值當隋亂，匆匆藁葬，至是請假改葬，官爲資給，道俗赴者萬人。師厭居京洛，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表請入少寶山之少林寺靜習禪業，

且專譯功。表中有『六十之年颯焉已至』語。又自言：『少來頗專精教義，唯於三禪九定未暇安心。若不斂跡山中，不可成就。』又言『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云云。優詔不許。是年，續譯大毗婆沙。又譯觀所緣緣論一卷。（第二譯）成。又創譯阿毗達磨發智論。

顯慶三年（六五八）六十三歲。是年上半年，師在慈恩寺。七月，勅徙居西明寺。寺為元年所造，至是成，壯麗為諸寺冠。是年續譯大毗婆沙及發智論。又譯入阿毗達磨論二卷成。

顯慶四年（六五九）六十四歲。是年，師在西明寺；冬間，移玉華宮。是年，續譯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成。續譯發智論。又譯成唯識論十卷成。又譯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成。

顯慶五年（六六〇）六十五歲。是年，師在玉華宮。師欲譯大般若經，以卷帙浩繁，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難完了，乃請就玉華宮翻譯，詔許焉。去年十月由京往；到彼，住宮中肅誠院。本年正月一日著手翻譯般若，謂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是年續譯阿毗達磨發智論二十卷成。又譯阿毗達磨品類足論十八卷成。又帶譯集異門足論。

龍朔元年（六六一）六十六歲。是年，師在玉華宮。續譯大般若經。續譯集異門足論。又譯辨中邊論三卷，頌一卷成。又譯唯識二十論一卷成。又譯緣起經一卷成。

龍朔二年（六六二）六十七歲。是年，師在玉華宮。續譯大般若經。續譯集異門足論。又譯異部宗輪論一卷成。

龍朔三年（六六三）六十八歲。是年，師在玉華宮。續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是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成。續譯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成。又譯阿毗達磨界身足論三卷成。又譯五事毗婆沙論二卷成。

麟德元年（六六四）六十九歲。春正月朔，師在玉華宮。翻經大德及寺衆般勤啓請翻大寶積經，師見衆情專至，俯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二月五日夜半，師圓寂。寂前命門人嘉尚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衆諸經論翻譯年月各書或闕載或參差，今參合本書及古今譯經圖記，開元釋教錄，大唐內典錄考定如右。

＊　＊　＊

右讀稿簡陋已甚，不足爲著述，因讀校本偶感輒書，爲將來改作之藍本耳。希內學院諸大德有以教之！

三

此校本精愼已極，吾殆無間然。惟本書爲學界瓌寶，實如努加整理，俾人人易讀且樂讀。整理之法，宜全部詳校詳注詳補。竊思非內學院諸大德無足以負荷斯業者，敢貢所懷以備采擇。

一、書中地理宜悉注今地，英文梵文並列。此方面，歐美日本人著作甚多，取材至便。近人丁謙（益甫）之大唐西域記考證亦足供參攷。

二、書中記印度各論師之小傳及諸名論之著作因緣，實爲佛教最可寶之資料，宜詳加箋注。此等取材，雖非易易；然向各經疏及歐美日本人所編辭典或其他著述中悉心搜討，亦尙可什得八九。

三、奘師少年問業之先輩——如寶暹道基等，歸後襄譯傳法之門人——如窺基慧立等，其名見於本書者不下數十，宜一一爲作略傳，注於本文之下，庶可明淵源所衍。此等取材於高僧傳及其他撰述，亦尙非難。

四、訓詁文句，有難解者注之，愈簡愈妙。

以上說汁

五、本書有記載譌舛者，宜細爲校正。或據本書他處，或據他書，或按覈情理。例如據塔銘及本書顯慶五年條下『年六十五』之語，校正武德五年條下『年二十』，貞觀三年條下『年二十六』諸文之誤，據于闐表文『十七年』語及續傳『是年霜儉……』等語校正貞觀三年出游之誤。

六、本書亦有傳寫譌舛者。例如卷四葉十二摩臘婆條之後云：『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次條云『自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按諸地圖，摩臘婆與契吒比壤，而契吒遠在阿吒釐東南。本書所記極不合情實，當是錯簡。西域記則云從『摩臘婆西北行三百餘里至契吒』，可據以校正。此外東西南北等字之譌寫者似尙不少，皆可據地圖校正。

以上說校

七、本書於奘師歸國後，記其與宮廷關係事特詳，而於所譯經典反多漏略，此是慧立無識處。今宜參照靖邁譯經圖記，智昇釋教錄補一慈恩三藏所譯經典表。將各書之翻譯年月，初譯抑再譯，各書所屬宗派，原著者姓名，年代，卷數，品數等一一詳明標列，庶可以見師貢獻於學界之總成績。

八、奘師著述僅存者，如宗鏡錄所收之眞唯識量，翻譯名義集所收之五不可翻論等，宜悉心搜羅，全數附補。

九、宜補奘門弟子籍一篇，將當時襄譯諸賢及窺基圓測諸大弟子各為一小傳，以記淵源。

十、宜補法相宗傳授表一篇，印度自無著至戒賢，中國自奘師至窺基慧沼以下，並及日本此宗人物。凡關於本宗之著述，全數錄入，並簡單說明其特點。

十一、宜補漢梵英地名對照表一篇，將本書及西域記所記悉行列入，並注相距里數。

十二、宜將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冥詳玄奘法師行狀，劉軻大遍覺法師塔銘全部附錄，俾讀者得對照參檢。

以上說補

十三年，二月，六日，屬稿，九日成。 啓超記

羅曼羅蘭論西方文明 (雲)

我相信現在正是大轉變的初期，在這時期中，我們舊的白種文明，與其善惡美醜等事物，都將大半喪失。有一種新的文明將從此發揮光大起來。固然，人生的運命是無限的，我可以不用憂心；但是我們歐洲却是一個例外。因為那現時新興的文明將對我們為劇烈的攻擊了。

在歐洲，固然也有少數頭腦清明，對無數茫然自絕於滅亡的人們懷抱慈愛的心；不過一定要能夠互相連合起來纔好——我便是努力助成這事的。故凡是這種努力——尤以抉擇歐亞思想家的精英一事，我當寄以深厚的同情。

——羅曼羅蘭——

介紹愛爾蘭詩人夏芝

Barnette D. Conlan 著

愈之譯

詩人昆崙(Conlan)君，愛爾蘭產，與其本土作者夏芝(Yeats)亞伊(A E.)相友善。夏芝，亞伊，皆以詩人從事政治，同爲國會議員，昆崙君則一意爲詩，偶以餘暇營商，意不屑焉。有別墅在巴黎郊外，夏間招余居之甚久，無日不爲余道夏芝亞伊之賢，其于詩尤推重夏芝，以比意大利之鄧南遮。嘗謂余曰，東方不敢知，若論歐洲，今日拉丁國民之有鄧南遮，要嘗繼武但丁，而晉條頓人之有夏芝，亦米爾敦以來所未有也。君故愛好中國文明，數數形諸詩歌，以中國與愛爾蘭，同爲世界古國，而今日中國之談愛爾蘭文學者，只知有蕭伯納，而不知有夏芝，以爲憾事。因著夏芝評傳數千言相眎，囑爲布之國內。夏芝名William Butler，以一八六五年生於杜伯林。少學畫，二十歲後，改學文學。一八八九年，刊其第一部詩集Wanderings of Oisen，嗣後續續出版詩，論文，劇本，幾無虛歲。最著者，有 The Shadowy Waters (1900), In the Seven Woods (1903), The King's Threshold (1904), Deirdre (1907), The Wild Swans of Coole (1919), 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21)。等愛爾蘭國家文藝之復興，論者皆推夏芝之功爲最偉。自由邦成，被選爲上議院議員。本年十一月，得瑞士諾貝爾學會文學獎金。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八夜 於巴黎

冠生附記

按此篇原文未經刊布，特承謝冠生先生寄來在本誌發表，我們致向謝先生及原著者昆崙先生表示十二分的感謝。關於愛爾蘭詩人夏芝的生平和作品，在本誌二十週年紀念號內雖已經王統照先生詳細介紹，但夏芝是近代藝術界的一個特出的天才，他的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都在現代文學上另闢一條新的路徑，他的思想又是被指爲帶著東方色彩而常足引起我們的注意的，因此我們便決定不嫌重疊，把昆崙先生這篇文字翻譯出來在此處發表了。

這一篇裏所引用的詩，除了劇本裏的以外，都沒有譯成中文，詩本來是絕對不能譯的，而夏芝的詩更難懂，譯的不妥，都不如不譯，這一層還請讀者原諒。同時承芳信先生投寄夏芝名作加絲倫尼霍立亨的譯文，現在一併在本期發表，以便參閱。

記者

在歐洲各國有神話傳說和過去歷史，一直追溯到最古的年代——在基督紀元數世紀以前——而未嘗中斷的，怕只有愛爾蘭才能和希臘互相誇耀。愛爾蘭的古代文學就是被稱爲『歌謠史』(The Bardic History) 的，其中所有的神和英雄，和荷馬故事中所有的一樣多，這些神和英雄，比較荷馬的傳說故事不但毫無遜色，而且儘像希臘古文學中所有的那樣美麗和閎壯，至於意味呢也許更要深長些。



夏芝

向來這些浩汗的詩藝和傳說的儲積，都被埋歿在藏書庫和中古著作家所遺留的歷史紀錄裏，未經發見，直等到那位獨創的有力量的著作家奧格拉提 (Standish O' Grady) 把這些詩和傳說形諸作品，於是愛爾蘭古文學的重要，才爲舉世所共知。奧格拉提的作品的影響喚起了一代的作家，而所謂文藝上的愛爾蘭運動便從此發軔了。

一八九六年正當馬爾丁 (Ed. Martyn) 用了歐洲的偉大的反動形式，和易卜生的流風末技，在愛爾蘭舞臺上大出風頭的時候，夏芝建立了一個新的劇場，後來便被稱爲愛爾蘭劇場 (Irish Theatre)。他用了詩藝來代寫實主義，用了神話和民間文學來代心理分析。

在這個時期裏，他發表了一篇宣言，表示他對於彼時的演劇藝術所取的態度。他說：——

『表現客室的劇本是爲了大都市裏的中等階級而寫下的，是爲了那些住在客室裏的階級而寫下的，但是假如你

要拾高馬路中的人們，你必須寫出一些馬路上的事物才行。

『我以爲在現在的演劇藝術中，劇本，說白，動作，背景，都非改革不可；這就是說，在我看來，目前的演劇藝術，竟是無一可取。第一，我們所編著和所選擇的劇本，必須能使舞臺變成了一塊激越性靈的地方，變成一塊心靈得賴以解放的地方。第二，我們要是把言辭看作主體，則必須重在對話，而輕在姿勢。凡是演員都應得知道怎樣去分辨各個音節，怎樣才能諧和韻文和散文中的音律使入耳便覺愉悅。第三，動作必須單純化，棄去一切狂躁的動作。第四，背景的色彩和服裝也必須單純化。』

夏芝設想以爲愛爾蘭的顧曲者，會從詩劇的本身上，欣賞詩劇的優美，可是在實際上，演劇而欲吸引觀客，則除了姿勢的單純化和辭句的美麗外，却還必須具備別的條件。而在這一點夏芝却從兩個天才演劇家——灰氏兄弟 (Brothers Fay)——那裏，得到了極大的幫助，要不是灰氏兄弟的演藝，足以勾引觀衆，那便要減色不少呢。

夏芝爲了建立愛爾蘭的國民劇，曾經過十年的奮鬬，中間雖屢遭挫折，最後却達於成功。說到國民劇，總是和杜柏林的阿璧劇場 (Abbey Theatre) 連在一起的。劇本大多取材於民間故事，如康台司凱則琳 (The Countess Cathleen) 心願之地 (Land of Heart's Desire) 國王的門限 (The King's Threshold) 沙漏 (Hour Glass) 貝爾岸上 (On Bailes Stand) 等便是：此外還有幾種美麗的作品如影水 (Shadowy Water) 加絲倫尼霍來亭 (Cathleen ni Houlihan) 則是取材於作者個人的經驗，大概是從夢境或幻想中得來的。

這些作品，本來是用了美麗的詩體寫成的，爲求合於舞臺上表演起見，所以必須改成那種簡單直率的文體，而在那些愛讀詩人的美文的人看來，就不免覺是很可惜了。因此，這些劇本當中，有許多種都另有排演用的脚本，和平常專爲閱讀用的不同。

愛爾蘭是以具有強烈的靈的理想著名的。愛爾蘭人種和印度人種相同，自數千百年來，就不曾攙雜過別的種族。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出愛爾蘭農民獨具有一種富麗的詩的想像

和強烈的幻想能力；他們能從荒山僻地裏看見超自然的宮闕的光輝，從林深箐密處看見絕世的佳人和魁梧的奇男。如此美麗的詩的過去，忽然燃着了詩人們的想像，使他們歌詠故國，視他們的祖國『儼如天國之影』，那自然是不足為奇了。

我們要是追尋這些詩人們所設想的幻境，便彷彿如置身仙國。非復人間，凡是一切喜馬拉耶高峯上所有的奇景與靈山大川中所有的異觀，都顯現在我們的眼前。詩人A.E.說：『在我們的文學中常有一種人物，是被稱為神人的，當顯出形體來時，是比人高些，騎在生翅的馬上；或者是些漂亮的樂師，身旁圍繞着五色的鳴禽；或者又是些女王們手中執着的是光明的花苞，或從不朽的青春世界中得來的菓實。他們都在神秘的以太中憧憧往來着。他們便是神的使者，有了這些使者，才成就了天和地的婚媾。這些神異的臨示，是我們的文學中最顯著的影響。山陵是神聖的，林木是神聖的，湖沼江河也無一不是神聖的，因為在他們的背後可以看見永久的美，也就像在燈檠的中心可以看見光明的火燄。』

在夏芝的作品中，這種感覺也是屢見不一見的，其實夏芝的哲學，全是從突魯德（突魯德是古代凱爾德族的宗教師，掌宗教道德的事）的教義中得來；他的哲學彷彿表明他已進了別的宇宙境界，和我們所居處的宇宙境界全然不同。在他的善與惡的觀念 (Ideas of Good and Evils) 裏，他說：『他們的心和水一般，在靜止的時候，我們便能從這面上照出我們自己的影子來；我們死後我們便安息在這心的中間，假如我們能夠保存我們的本性，使勿失其樸素與天眞。』

在他的劇曲影水 (Shadowy Water) 上面，他作成了一篇奇妙的序詩，在這詩中他承認他那篇劇本，以及他的一切與感，都是從那些超自然的勢力中得來。他做了那篇序詩，便是奉獻給那些超自然的勢力的，正像古代的詩人酌旨酒以酧他所倚庇的衆神，——

『汝慈祥，高貴，不朽之神靈，我將以何呼汝，
我惟知我儕所知之一切都得之於汝。
……………………
我作此小詩以酧汝，使人們吟此詩篇
在誦讀福蓋爾與蝶多拉以前，

亦如古人未按塗後，

先酌旨酒以酬冥冥中之天仙。』

夏芝的一生以及他的作品便都是供獻給這『冥冥中之天仙』的。

在夏芝所作的許多劇本中，影水大概要算是最有詩意的而且是最美的了。在這一篇劇本裏覺無所謂結構，而只有那種襲人的空氣。那些角色都是模糊不清的，是難以分辨的，不過是用以表現詩人所迷醉的神怪的生活，半幻覺半意識的經驗罷了。這劇本是講海盜福蓋爾(Forgael)在人跡所未至的海洋中航行，他的目的，並不是在掠奪來往的船舶，他所追求的乃是遙遠而不可即近的國土——

『在世界的末端，

沒有一個孩子的蹤跡，却只見月兒團圞。』

在這奇景的探索的途程中，他是被海鳥的鳴聲導引着的，這鳥是『永生』的象徵，他把這些當作了航行的南針，便把他導引到死亡的路上去亦有所不恤。全劇的背景是在一般古代海船的甲板上，上面所有的是深綠色的木器和一面大帆。船上的男子和女子們都帶着銅質的裝飾品和首飾。全劇開幕時，船上的水手們方在合謀叛亂，這些水手們在大洋中駛來駛去的找尋那『蜃樓海市』，覺得很是厭煩，因此便密議把福蓋爾殺死，舉愛卜列克(Aibric)以代。可是福蓋爾却有一件法寶——一把神秘的提琴，從這提琴所發的靈異的調子，能够招集無數妖魔，在水手們的耳旁吶喊，使他們心中起了恐怖，就不敢妄爲——

『第二水手　你可曾記得我們沒沈那海船的時候，

那時月兒正團圞？

第一水手　他在整個晚上奏着琴，

第二水手　直到了月兒落下了，當我瞧着

那死人漂流的地方，我便見一隻鳥兒，

像灰色的海鷗般，

當我瞧着的時候，便忽忽的飛起了

隨後繞着幾個圈子，又帶着奇異的叫聲，

飛向西方去了；自從那次後有好幾回兒，

在大風中蕭蕭的怪聲吹過了我的頭頂。

第一水手　我在那天晚上所見的正和你一般，

可是當我喫飽喝醉了以後
我的膽氣却又回復了。
第二水手 可是還不止這個呢，
有一天晚上他也在奏着琴
一對美麗的年青的男女來了，
踏破那白色的海波，他們的面容
眞像那不老長春的神人呢。
第一水手 我在一天晚上也見着他們，當福蓋爾正在奏琴，
他們躲在帆邊細心竊聽呢。
他沒有瞧見他們，可是我倒伸出了雙手
去捉住了那女人。
第二水手 這便是恩古絲和愛犹，那一對奇異的戀人，
世間有情人都在祈禱着向他們。
第一水手 可是怎麼一回事啊？
只是個影子，更不會帶着劍和矛。
第二水手 我媽說過的，沒一個神仙
和妖物有一半的危險，
像那蠻橫的恩古絲……
料想他已把福蓋爾收拾在網中，
把他丟在大海永逐波臣。
第一水手 不管有網和沒網，
我們有了機會便殺了他再講。』

從這一篇的對話中間，一種超自然的感覺便逐漸逐漸地增長起來後來水手們究竟不免爲福蓋爾的不可思議的能力所屈服，知道自己是十分無能的。在這一段裏，兩個世界，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已混合爲一，誰也分不出中間的限界，於是我們便走進『影水』裏去了。

於是水手們想叫愛卜列克替他們代定一個主張。愛卜列克却不准他們動手去殺害福蓋爾。他只向福蓋爾提出警告，說水手們正在密謀叛亂，勸他趕快取銷了他的空幻的航行，把船駛回到家鄉去。福蓋爾的斬釘截鐵的回答，可以顯出他對於他所找尋的目的地的信仰，是何等堅決啊？——

『福蓋爾 走到了世界的盡頭，

心是生就了不能變換的，因爲在那邊找得的
是靈蹟，是仙境，是一切不可能的希望，
是地底之底，是衆火之火，
是世界之根。

愛卜列克　我也曾聽得突魯德
說過這一種怪話，當他們從出神醒來之後，
這也許只有永生的聖人才能懂得，
凡人是誰也不能懂得的。

福蓋爾　這都是一樣的啊，
我們却只求神遊於夢境，
神遊於夢的世界，那就是所謂
；「影」我們只求擺脫現實的苦惱，
不至被俗物所困，因爲能把我們
超昇到浮游變幻的世界中去的就只是夢，
那心所眷戀的也只是夢啊。』

於是愛卜列克規勸福蓋爾，說他是給海鳥的聲音蠱惑住了，許被無意識地引到了死亡的路上去，可是福蓋爾彷彿得了

一種靈感，對於他自己的前途，似乎已有了眞知灼見，他就此答道：——

『那又有什麼要緊呢，
就算我眞是走向死亡的路上去，因爲
在無論那條路上，我總得遇到他們所應許過
的愛，
那是一定的。我便將遇到了一個婦人，
一個永生的婦人，我心中所幻想的——
是那歡笑的人民中的一個——她和我呢，
將走到了世界中心的一塊地方，
在那裏情愛成爲一種歷久不變的東西
像那用了翡翠，
綠玉寶石琢成的蘋果；
而且在那裏因了物象和感覺的奇秘，
力和喜悅變成了合奏，
直等到那飽經閱歷的月兒死去了。』

在這當兒，見有一隻船駛近前來，於是水手們都打算擁到

那船上去行刼掠，但是福蓋爾早已預知這船裏將發生的變端，所以他從亞卜列克手中奪去了舵柄他說明道——

『永生已和我訂過約了，
你們馬上就會得到報償。』

當他說話的時候那船已靠在這船的邊上了，在那船的甲板上站着一個國王和王后。於是水手們搶上甲板，那國王便被他們殺了。恰在這當兒天空便見有許多海鳥向着福蓋爾所乘的船，飛上飛下，彷彿是向他講話似的。福蓋爾似乎聽懂了這些話，其中有幾句是說：——

『我們大約將找到了
我們的心願，我們現在是這般輕了。』

在這當兒，王后蝶多拉便被帶到福蓋爾面前，她要求福蓋爾懲辦殺死她丈夫的那水手們。福爾蓋立刻就辨出這婦人是他夢中所見的，是他的先知幻覺中所常遇到的，他將要永久和這婦人和合了。他便和她說，她斷不能從她的運命中脫走；即使他允從了她的請求，准她乘着原船，放回家去那也是不相干；海浪會升到和星兒一般高把她從新沖回來，到他這邊。他說這是從別一世界裏來的報信人和看守人告知他的。

『蝶多拉　是那些看守人教你把我捉起來嗎？
福蓋爾　你我倆都是在羅網裏呢。
…… …… …… ……
他們給我那口九音的提琴
這是比太陽和月亮都還得勁，
更強似天上閃爍的明星，
有了這個，誰也休想教你和我離身。』

於是蝶多拉勸福蓋爾別存非分之想，她丈夫被殺還沒多時候，他不應就講這一些話，可是福蓋爾却答說：——

『時間運行正如白駒過隙喲
在這些大海洋裏在這一瞬間幹的事情，
到了過後的一瞬間，
便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喲。』

她於是走到了船舵，想投身到海裏去，但福蓋爾却儘自站着不動：——

『福蓋爾　我可不用慌忙

那永生判定了我們倆。
隨你怎樣你休想跳出這黃金的羅網。』

水手們被蝶多拉攛掇着想走近福蓋爾身前去把他打倒；可是像着了魔似的，他們徘徊審顧，竟不曾打得一下。

『第一水手　只要
他那口提琴不是具有魔力的啊！
第二水手　他大概是把彎彎的月兒從天上取下來，
帶在這裏了。
第一水手　神聖的火
在那提琴的嵌寶裏燃燒着，
要燒到我們的骨髓了，要是我們動手打他。』

福蓋爾於是玩着那口提琴，彈奏出一種神異的調子，水手們聽了這聲音都一個個的酣然入夢了。

『蝶多拉　他在空中散出了突魯德的怪調，
便把你們引入睡鄉了。』

說時她便抓住了倒在地上的一柄劍，猛向福蓋爾砍去，可是竟像做夢似的，那劍不由的落在地上。這時候忽然使蝶多拉記憶起她的亡夫來：——

『他那在千年以前死了的。

『福蓋爾　聽着那低聲嬉笑的月亮的彎兒罷，
你會從那裏記起我的聲音面貌來，
那些在千年以前的。』

像着了魔似的，蝶多拉的情感竟漸漸兒變了，他給福蓋爾迷住了，剛在這當兒那水手們發見蝶多拉載着來的船裏，所有的盡是金銀和珍寶，於是亞卜列克決定把那隻載着珍寶的船駛回家去，他勸着蝶多拉也和他們一同回去。她遲疑了許久，終於決定了，教他們把兩船中間繫着的纜割斷，由他們乘着來船回去，她卻獨自兒伴着福蓋爾飄泊荒海中，去尋找那不知名之國：——

『蝶多拉　在飄泊的世界中
只有我和我的愛人是在一塊兒，
愛人將永遠不能和我分離了。』

於是那提琴重又發出微弱的火光，蝶多拉散開了她的頭髮向福蓋爾披拂着，同時福蓋爾跪在她的身旁，說了下面的幾句話

之後全劇便於此告終：——

『福孟爾　愛人呀，我們已牽入網裏了，
網目愈織愈緊，我們也漸成爲不朽了：
那老舊的提琴醒着夢着，
醒時，向那灰色的鳥兒大聲喊叫，
夢時，是見着神在我倆中間了。』

和夏芝的一切的劇本相同，影水是極不適於排演的，牠和康台司凱則琳及心願之國犯了同樣的弊病，就是缺乏動作，但牠却可算是最能代表這詩人所特有的思想形式的劇本了。在這劇本裏所有的事物，都是經製作而成的，在我們的現實世界的強光裏，永不會有這樣的事物，只有在下意識的心理狀態的薄暗而未經發見的境界裏，才有這樣的事物。而且這劇本又是夏芝生平最愜心貴當之作，在十年中間，他曾經爲這劇本費去了許多工作，鈔錄，修正，删節，才成爲最後的定本。

在心願之國中我們可以看出神仙故事與靈的世界的信仰，對於夏芝作品所生的影響；神仙故事和靈異信仰，在愛爾蘭人民中間，本來是非常普遍的。心願之國中的錫德希 (Sidhe) 是一種超自然的生物，只有在莊子中我們才能遇到，又好比是中國神話裏的所謂『仙人』。錫德希是永生不死的，而且也並不具有生人的形體；只是他有一種能力，能使凡人離開他們的世間。劇本裏說的是一個年輕的新娘美麗勃綸 (Marie Brun) 在結婚那一天，忽被一個仙童偷去了。她在結婚前的一天，整個夜裏在默想着神仙的世界——心願的世界。第二天人家見她死了，她的生命已脫離軀殼，走到虛無飄渺的世界裏去了。這劇本恰與康台司凱則琳相同，頗帶些異教主義的色彩。夏芝對於基督教思想本來就不會有什麽親切關係；他的全部思想，却是從基督教未輸入前古代愛爾蘭的人民信仰淵源而來的。

在國王的門限 (The King's Threshold) 裏是講一個詩人和國王的故事。在愛爾蘭歷史的初期，詩人是被認爲國中的有力者，如在愛爾蘭的長期的歌謠歷史中所示，詩人在國中常獲得最優異的待遇和崇敬。國王的門限一劇裏所講的那位國王，却對於詩人不大禮視，因此喪失了他的邦國，失去了臣民的愛戴心。在此劇開端的幾行中，我們就明白了這劇本的全部情節：——

『原來有一種風俗

是一種古板而可笑的風俗：要是一個人被侮

辱了，

或者自以為是被侮辱了，

他便去坐在仇人的門限上，挨餓着等到了死，

在這當兒，那些平民

會向那門限，引起一種強烈的反抗，

就算那是國王的門限，他們都不管。』

詩人森鏘（Seanchan）被戈爾徳（Gort）的國王圭爾(Guaire)所侮辱了。那國王不許他坐在上桌，和僧正，軍人，立法官同在一席。詩人不甘受辱，便坐在國王的門限上絕食。大家知道這麽一來，王位就要不能保全了，於是公主啊，宮女啊，軍人們啊，都盡力勸森鏘不要絕食，森鏘總是不答應，臨了國王便不得不屈服了。在最後一場我們便看見王冠從國王頭上取去，戴在詩人的頭上。劇中有數節是非常有精采的，而最為出色的，是詩人森鏘叫出來的幾句話，這幾句是對於詩藝的讚詞；——

"If you are a poet

Cry out that the king's money would not buy

Nor the high circle consecrate his head

If poets had never christened gold, and even

The moon's poor daughter, that most they-

faced metal

Precious, and cry out that none alive

Would ride among the arrows with high heart

Or scatter with an open hand had not

Our heady craft commended wasteful virtues."

愛爾蘭神話中之有第爾特萊（Deirdre）亦猶愛爾蘭神話中之有海倫（Helen）。（譯者按海倫在荷馬詩史中為斯巴達王Menelans之后，後為Troy王Paris奪去，於是遂有著名的Troyan戰爭。後世詩人稱女性美，輒以海倫為喻。）從古代起一直到如今，愛爾蘭的詩人，是沒一個不用了第爾特萊當作吟咏資料的。夏芝和同時代的詩人A. E. 森琪（Synge）等相同，也用了這故事，當作題材。可是他却和旁的人不同，他是等到對於演劇術有了經驗，對於舞臺上的實際演習，確有了把握時，才下筆把這故事寫成劇本，所以別人所作的都不免缺乏技巧和經驗，而夏

芝則不然。從演劇術的立點看來，這劇本可以說是最大傑作之一了。夏芝最靈敏的手段，是在全劇中間穿插了許多樂歌，因爲不然，則全劇勢必覺得冗長可厭了。其中頗有幾首出色的歌詞，但是劇中那種飄渺夢幻的空氣，却也不減夏芝的其他劇本。

從舞臺經理人的眼光看來，夏芝的一切劇本當中獲得最大成功的，却要算加絲倫尼霍立亭 (Cathleen ni Houlihan) 了。（本劇已譯出載本號內。）加絲倫尼霍立亭是一篇短劇，而是用散文寫的，那劇中時常在愛爾蘭路上作怪的奇異老婆子加絲倫尼霍立亭便是愛爾蘭自身的象徵。她挨家逐戶的走去，勸人民糾正他們對於國家所犯下的過失。青年吉然 (Michael Gillane) 快要結婚了。正在結婚的前夕，加絲倫尼霍立亭忽然到了他的家裏。原來這時正是國事緊急的時期，當一七九八年，法船抵愛爾蘭海岸，攻擊英國時，愛爾蘭人希望乘此機會，脫離英政府的壓迫，所以青年們都紛紛投身法船，援助法兵作戰。米且爾受了加絲倫尼霍立亭的慫慂，第二天便取了衣服，投奔到法國的兵船中去，甚至把快要娶來的未婚妻，棄而不顧。這一篇劇本可以說是盡激昂悲哀的能事，那代表愛爾蘭的『貧苦老婆子』的說白，句句都使人感慨，使人嘆息，在開演的時候，愛爾蘭的觀衆是沒一個不被感動的。

在夏芝的每篇戲劇中，對於人物的描寫大概都很薄弱，但要是我們把夏芝對於悲劇的見解研究一下，那也就莫怪了。夏芝說：『在主要的悲劇藝術中，所用的方法，無非是除去或減輕人物的影響，消滅那種日常生活的情調的勢力，掩飾那種太清晰的審察力。現實的世界，即使不是完全離棄，也不過是在這裏或那裏偶然接觸罷了，而我所留下的空隙內，我們使用了韻律的均衡，用了雛型，用了足以引起深廣的情操和過去的憧憬的想像，用了一切乩壇邊上所有的幻象來填補上去。』

和梅德林克在他的輕巧的劇本丁泰琪的死 (La Mort de Tintagles) 柏萊與梅立聖 (Pelleas et Melisande) 中一般，夏芝也時常想把細密而陰暗的心的世界——在那裏是更深的意識的活動區域——在舞臺上活現出來。也和梅德林克一樣，他想把舞臺變換一下；可是他們倆都沒有成功，這是因爲世界是這樣組成的，只有那每日實際存在的事物，才能引起一般的注意呢。

夏芝的散文也是很有價值的。像凱爾德族的微光 (Celtic Twilight) 則搜輯民間文學而成，這種民間文學直到如今，在全愛爾蘭農民間還流行很廣呢。夏芝年青時在西愛爾蘭鄉間浮浪頗久，書中材料，大概是在彼時採集下來的。彼時，他走過了無數村落，每到一處地方便把那地方農夫野老所談說的奇異故事，所流行的奇異風俗，以及所幻想的神異的神仙世界，逐一寫下；把他所見所聞直接記錄下來，成了這一部名著，所以此書是很有歷史價值的。在這一部著作裏，我們可以根究出他所作的許多詩和劇本的來源，雖然就言辭與動作和農民接近這一點看來，夏芝比之於他的同時人森琪卻不免略遜一籌；充滿愛斯乞魯斯 (Aeschilus)（希臘悲劇之父）的宏大率直的特色的，在近代文學中，森琪的作品要算是獨步了。話雖如此，夏芝的作品的題材，卻大半是從農民中間得來，不過更經過了一番精心結撰，和森琪的率直的作品不同就是了。

在隱秘的薔薇 (The Secret Rose) 法律案(The Tables of the Law) 善與惡的觀念 (Ideas of Good and Evils) 中，我們的詩人是用了豐富的散文體，描寫那通神的 (occult) 的題材，好比十七世紀大作家泰婁 (Taylor) 或勃朗 (Sir Thomas Browne) 那樣。在這些作品中，比在他的詩和劇本中，更容易看出夏芝的哲理，而一般人對於夏芝往往不易領略的緣故，我們在這裏也很容易看出了。

他說：『我敢斷言，想像是能引到了眞理的光明的路上去的，而理性不能。當身體寂靜，理性伏匿時，眞理是最足以指揮我們的。』

這完全是東方人的一種見解，而且竟像是從老子書上抄下來的了。這幾句話可以說明夏芝對於人生的態度，這種人生觀，和現代純以唯理主義為基礎的人生觀，可以說是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而大部分的讀書社會對於夏芝所以不能十分瞭解，十分欣賞，也就由於這原因了。

他的那種理論——就是說：心和水一般，在靜止的時候，可以映出外面的景物——卽使不是獨創的，他那種理論所表現的形式卻總是獨創的。他的全部理論是如此：——

(1) 我們的心靈的疆域是時常移轉的，一個心和別的許多心，時常相互灌注着創造和再現出一個單一的心，

一種單一的能力。

(2)我們的記憶的疆域是時常轉移的,我們的記憶是一種大記憶——自然的記憶——的一部。

(3)這『大心』與『大記憶』能用了象徵來喚起。

從這裏顯然可以看出我們的詩人是在研究着一種久已失傳的科學,像占星學一般,而在這裏他便會有迷失道途的危險。在事實上,有好多夏芝的崇拜者,因夏芝研究通神學,很替他可惜,因爲覺得這種研究,對於他的藝術,不但無所得而且有所損。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許多年前我在倫敦會見這位詩人,他對於象徵的研究,似乎非常熱切。他說爲要了解最偉大的神秘作家勃萊克(Blake)的作品起見,非找得一鑰匙不可,在他的早年,他很想找得這一個鑰匙。

這是無疑的,夏芝是想在美的幻影裏,在神秘主義的深奥處,找他的安息地,在他的一切作品中,都滿佈着這一類的見解,生命和煙水一般的流着,和雲霧一般的消散着,和影及記憶一般的渺茫。從下面的詩我們可以彷彿看出那種生命所通過的神秘的空氣——

"I heard the old, old man say
Every thing alters,
And one by one we drop away,"
They had hand like claws and their knees
Were twisted like the old thorn trees
By the waters
"I heard the old, old men say,
"All that's beautiful drift away
Like the waters."

一種時刻生活着,忘着,流動着的永久性的東西,給與他的作品以一種憂鬱的調子,這種憂鬱的調子,是凱爾德民族所特具的。夏芝的許多極有精采的詩篇,如錫特希之戰(The Hosting of Sidhe)之類,都是從這種消散的感覺中得來。錫特希是一種超自然的種族,我們在上文已說過了。當詩人描寫這種奇異的種族時,彷彿身處其境,在這些韻文裏,就充滿着那種怪誕神異的勢力,除了詩人的興感以外,是再不能得到的。我們讀着這些詩時,耳邊彷彿聽得有無數天兵天將,馳騁於神秘的愛爾

闌的原野呢：——

The host is riding from Knocknarea,
And over the grave of Clooth-na-bare
Caolte tossing his burning hair
And Niamh calling away come away
Empty your heart of its mortal dream
The winds awaken, the leaves whirl round
Our cheeks are pale, our hair is unbound,
Our breasts are heaving, our eyes are a-gleam,
Our arms are waving, our lips are apart,
And if any gaze on our rushing band
We come between him and the deed of his hand
We come between him and the hope of his heart
The host is rushing twixt night and day
And where is there hope or deed as fair
Caolte tossing his burning hair
And Niamh calling away come away."

這種怪異的勢力與怪異的人民，大概對於這位詩人的一切作品，都很有影響罷，而且在詩藝中，就我們所知，覺不易找得同等的比類，除非是勃萊克的作品或者是那位署名A.E.的神秘詩人的作品，才能和夏芝的這些作品相比。

夏芝的詩，更有好多首是和米爾頓同樣的華麗宏大，便像下面所舉的一首的開端：——

"While I wrought out these fitful Danaan rhymes
My heart would brim with dreams about the times
When we bent down above the fading coals
And talked of the dark folk, who live in souls
Of passionate men, like bats in the death trees;
And of the wayward twilight companies
Who sigh with mingled sorrow and content,
Because their blossoming dreams have never bent
Under the fruit of evil and of good
And of the embattled flaming multitude
Who rise wing above wing, flame above flame
And like a storm cry the Ineffable Name

And with the clashing of their sword blades make
A rapturous music till the morning break
And the white hush end all, but the loud beat
Of their long wings, the flash of their white feet."

要不是爲了愛爾蘭，要不是爲了愛爾蘭給與他的種種興感，夏芝詩歌的一部分，一大部分，也許竟不會產出罷。他把愛國的情感在美麗的詩歌中表現出來，韻律的流利和準確，想像的怪奇和優美，文字的鮮明和渾厚，在英文學中竟可以說是莫與倫比了。——

"Know, that I would accounted be
True brother of that company
Who sang to sweeten Irelands wrong
Ballad and story, rann and song
Nor be I any less of them
Because the red rose bordered hem
Of her, whose history began
Before God made the angelic clan
Trails all about the written page;
For in the worlds first blossoming age
The light fall of her flying feet
Made Irelands heart begin to beat
And still the starry candles flare
To help her light foot here and there
And still the thoughts of Ireland brood
Upon her holy quietude,
Nor may I less be counted one
With Davis, Mangan, Ferguson,
Because to him, who ponders well
My rhymes more than their rhyming tell
Of the dim wisdoms old and deep
That God gives unto man in sleep
For the elemental beings go
About my table to and fro,
In flood and fire and clay and wind,

They huddle from man's pondering mind
Yet he who treads in austere ways
May surely meet their ancient gaze,
Man ever journeys on with them
After the red rose bordered hem
Ah, faeries dancing under the moon
A Druid land, a Druid tune,
While still I may I write for you
The love I lived the dream I knew
From our birthday until we die
Is but the winking of an eye,
And we our singing and our love
The mariners of night above
And all the wizard things that go
About my table to and fro,
Are passing on to where may be,
In truths consuming ecstasy,
No place for love and dream at all
For God goes by with white foot-fall
I cast my heart into my rhymes
That you, in the dim coming times,
May know how my heart went with them
After the red rose bordered hem"

夏芝的一切的抒情作品，都有非常精密的技巧，音律的細巧，直逼似法國象徵派詩人的作品。他可以說是米爾頓和雪萊以後的英國第一個抒情詩人；但除了米爾敦的閎大，雪萊的音樂美以外，夏芝却又加上了衞爾奴(Verlaine)或麻拉末(Mallarme)的纖巧與狄蓓色(Claude Debussy)的諧和了。

他近來似乎又注意到戲劇方面了，他已找到了一種劇本的形式，以爲頗適合於他的對於戲劇的見解。這個發見，是由於他讀菲耐洛沙(Fenellosa)所譯的日本『能狂言』(Noh Drama)而獲得。按能狂言是日本古代的一種喜劇，自英譯後，在歐美頗流行。隨後他便建立了一種英格蘭愛爾蘭的能劇(Anglo Irish Noh Drama)在倫敦宮廷劇院(Court Theatre)開演，可是結果不甚好，觀

衆也不甚歡迎，因此夏芝覺得觀衆還沒有欣賞此種新藝術的程度，所以便命把此種劇本停演了。

在這些劇本裏，夏芝找得了渾樸的調子與高大的眼界，這正是向來他所求之不得的，而這又大概是遠東藝術的特點。他覺得這些封建時代的日本作家的癖性——愛好自然，善寫自然景物，善把風景和人間情感寫成一片——和他很投合，似乎比古希臘詩人，乃至莎士比亞或康耐爾(Cornille)都更要投合的多呢。他說，

『我盼望能夠到達離開實生活很遠的境界，在那境界裏，一切怪誕不經的事實都成爲信而有徵了。不必離着實生活，所有的資產可以在一個箱籠裏藏起，更可以在牆間拆着，當作裝飾品，這是這種高貴的藝術形式的優長。用了這種藝術形式，更有一種便利，就是能使少數詩人不必定爲印成集子而寫，却爲了給人家口頭歌唱而寫。

『一切想像的藝術，都是在遠距離以外的。而這遠距離一經選定以後，便必須嚴格的佔領着，使勿爲擾攘的現實世界所侵佔。韻文，典儀，音樂，跳舞的一切動作上所當注意的便是：凡姿勢，裝束，衣情，舞臺佈置，事事都須得把藝術的門戶緊緊看住才好。

『當藝術使我們和現實世界隔離時，藝術才値得我們的重視。心靈的深奧的境界是太細巧了，平時我們不能住在裏邊，但用了形像，想像，象徵便能使我們於短時間內入佔心靈的深境。而因爲心靈的深奧處是只有用了最人間的最細巧的方法才能結近，所以我們必須離棄肉的距離機械主義與一切的喧擾。』

『歐洲是太老了，現在該學東方的樣，審愼周詳的生活着了。』

這『審愼周詳』的藝術，也便是夏芝的藝術觀的一部分；在他看來，一切凡是好的東西——而尤其是『美』——都是長期間的勤懇工作的結果：——

"A woman's beanty is like a white
Frail bird, like a white seabird alone
At daybreak after stormy night
Between two furrows upon the ploughed land

How many centuries spent
The sedentary soul
In toils of measurement."

用了恆久不變的努力，常想把『美』捉住，這大概是夏芝的最大的功績了。韻文是重複着聲調與回憶的；色彩是和秋天早晨的天空靑色一樣輕巧的；把這倆湊合而成韻律，這韻律便和香料一般，具有足以使人述醉的力量了。

我至今還記着，在好多年前，在倫敦他的技術室的門口，我向他告辭，那時秋天的陽光射在他的高大的身軀上，我彷彿．如看見但底站在面前了。而每回當我記得起他的韻文裏的希有的音節，與他對於一般不能站在『美』所要求的平面的人所鄙視的一種傲態，也時常使我想起但底來——

"Him who trembles before the flame and flood
And the winds, that blow through the starry ways,
Let the starry winds and the flame and the flood
Cover over and hide for he has no part
With the proud majestical multitude"

文學界在今年的紀念節　（雲）

文學界在今年有許多可資紀念的事，使我們緬懷往哲，生慚愧之念而益思有以自勉。英國詩人韓列克（Herrick（是卒於二百五十年前的十月十五日，米爾敦則卒於同年十一月八日。德國大哲學家康德，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他的二百年誕生紀念，今世界的哲學界中人都在替他慶祝。英國文學家高爾斯密死於百五十年前的四月四日，同年的八月十二，掃粹誕生。在百年前的四月十九日，英國文學界的革命詩人拜倫去世，現在研究文學的一般人都在替他紀念。

至於可值得紀念的作品，則亦有許多。如麥高雷批評米爾敦的文字，斯各得的Redgauntlet及St. Ronan's Well都是發表於現在百年前的。至如五十年前的時候，則有James Thomson的City of Dreadful Night 湯麥司哈代的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Leslie Stephen的Hours in a Library，Green的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以及Dean Farrar的Life of Christ等等。

地軸的變動

何雨民

凡是讀過地理的人，沒有不曉得地是一個圓球的；幣年價繞着太陽走，並且還要自己旋轉的不已。因爲他是一個圓的，所以對於太陽的光線，就有了直射斜射的區域，直射的地方當然是很熱，斜射的地方，當然是很冷，所以地球上就有熱帶，溫帶，寒帶之分了。又因爲地軸——地球自轉之軸——同他繞着太陽走的軌道平面不是直交的，而成二十三度半的斜角，所以太陽光線直射的部分，常有變動；不是永遠死照一個地方的。那麼各帶的溫度是常常改變的，有寒暖之分了。這是四季生成的原因。熱帶地方，炎蒸酷熱，如臨火盆。寒帶地方，常年凍結，冰雪連天。這兩帶的溫度相差實在很大。因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自然而然的分出界限來了。熱帶的動植物，若是拿到寒帶裏去，他就片刻不能生存。反之寒帶裏的拿到熱帶，也是不能生活一息。那生存與環境的關係久古不變的。我們又知道地球的自轉和公轉是無盡無休的，暑往寒來，終古如此；動植物的分配也沒有甚麼很大的變動。這是地球現在的情形，一班人所認定的。其實不然。我們若由地質上的現象看去，好像從前另有一個天地似的。試由地質—提出幾件很顯明的事實，就可以明白他往古與來今的變遷了。

一　冰川的遺跡

照我們現在的地球說，北半球上在北極圈裏的地方，如阿拉斯加，格陵蘭以北，差不多全是被冰雪蓋着，他的南端因爲氣候稍暖，冰雪溶化，年年很大的冰塊流入於海，南半球的南冰洋也是如此，因爲冰川的流動與河水不同，所以他對於岩石的侵

蝕影響，也有一種特別的徵象。假使我們若把很厚的冰層掀開，我們一定可以看見這種現象。反之凡有這種現象的地方，一定也有冰川的發生了。從前研究地質的人，已經找到了許多的地方，全有這種特別的現象，並且他們在地質上所占的時期也是不同。茲舉數處如左：

中國…北緯三十一度，長江流域的地方，如江西南沱附近，

北美洲‥北緯四十五度安大略等處；

非洲…南緯二十九度以南好望角，

澳洲…自南緯三十二度以南至達斯馬尼亞島的西岸。

以上是太古代有冰川痕跡的地方。

印度……北緯十六七度至三十四五度之間；

非洲：自英屬中非洲的杜蘭士吐(Tiansvaal)，羅特西亞(Rhodesia)以至德領的東非洲；

澳洲……自維多利亞 (Victoria)，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以至昆士蘭(Queens land)，再南有達斯馬尼亞島，及新錫蘭島，差不多南緯二十度半到四十三度之間；

南美洲…巴西，及法克蘭羣島。

以上是古生代有冰川痕跡的地方。而且就這痕跡上看，印度的冰川是自南向北流，非洲的冰川自北向南流，好像印度洋的赤道附近是一個中心，同那亭子的尖頂一樣，冰雪自此向四外流動。

北美洲……加拿大全土，美國的東北部愛爾湖(L. Irie)一帶，差不多北緯四十多度以北，除阿拉斯加外都有冰川遺跡；

歐洲：中部及北部。

以上是新生代有冰川遺跡的地方。

照以上的事實看來，熱帶同溫帶的地方反倒有時成了極冷的地方，這是甚麼原故呢？

二　生物的遺跡

我們知道生物與氣候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地球上的分配纔有了寒帶生物羣和熱帶生物羣。在熱帶裏的動物，多是凶

惡巨獸，如虎，獅，象，貘，蜴蜥類等，海洋的動物，最顯著的如珊瑚蟲類。寒帶的動物多是體小而靈敏的。植物也是熱帶裏多大森林，而寒帶裏只有蘚苔類僅僅生存，這生物分布的界限是很嚴的；那麼我們若在某處見到熱帶生物的遺體或化石，我們就可以很武斷的說：在這生物活著的時候，該處的氣候一定是熱的，或者就是在熱帶裏。現在我們知道有熱帶生物化石的地方很多。列舉如左：

美國北部……有象，貘 (tapir)，蝦蟇龍 (mastodon)，野牛 (hison) 以及珊瑚蟲的化石，羊齒類植物化石；

加拿大北的小島……珊瑚蟲類 (Halysites, Favosites) 的化石，

蒙古：恐龍類 (dinosaur) 的化石，這是去年纔發見的，長約百尺；

西伯利亞……象的化石；

北冰洋裏俄屬倫吉耳島 (Wrongel Is.)……珊瑚蟲類的化石與加拿大北小島上的一樣；

北極附近……紫蝶類溫水產的化石。

以上是寒帶裏已經找到熱帶生物化石的地方，其他如北極的植物——蘚苔類——丹麥，芬蘭也曾見過，此外也可由植物化石的年輪上定出當時的氣候。關於生物上的遺跡極多，此處只說這幾件顯著的，也就可以看出大概了。

三　風的遺跡

風是由於溫度不同，空氣發生流動而成。所以地球上北極的冷空氣總是向着赤道流動。當他流動時所經過的地帶，無論是陸地或是海洋總得被他吸收一部的水分，吹到熱帶裏去。若在陸地上就要顯一種很乾燥的情景了。貿易風是向着赤道走的，所以凡他經過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大沙漠。如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澳洲，非洲，南美洲諸地。又因爲這風經過的地方愈多，他所含的水分也愈多。他若是遇到高山，他不得不緣着山麓爬過去。當他昇至很高的地方，水分因空中過冷，立時就凝結而成了雨雪。等到他越過山嶺，那就消失去很多的水分。若是山脊過高，他就幾乎要變成乾風 (dry wind) 了。單就貿易風說，在北半球上，他的風向是自東北而西南的，在南半球上是自東南

而西北的。凡是在南北緯三十度之間的地方，全是在貿易風帶裏。所以在北半球上的山脈之東北面——迎風坡——雨量極多，山脈的西南面——背風坡——氣候乾燥，多有沙漠。在南半球上，山脈的東南面——迎風坡——雨量多；而山脈的西北面——背風坡——就乾燥的異常。譬如澳洲的西北岸，南美洲的西岸，非洲的西北岸都有沙漠，這全是因爲有高山橫阻於前的緣故。因爲背風坡氣候太乾，整年價飛沙走石的颳那捲地的大風，所以就弄成了不毛之地了；沙丘林立，野色赤黃，大有悽涼的風景。我們若在地質上遇到這種情形，我們也就可以斷定某地當時的氣候了。地質上這種情形很多，茲舉最顯著的數處如左：

美國東部……費爾治尼(Virginia)賓夕爾瓦尼(Pensylvania)以西的紅色砂岩，在北緯三十六度及四十二度之間；

加拿大東部

中國北部……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安徽交界的一帶，也有黃色砂岩；

歐洲西部……老紅砂岩。

以上情形全是在古生代時期，那麼我就可以說：這些地方當時的氣候一定是很乾熱的。

但是以上這些地方，都是北緯三十度以北，恰當季候風帶，風向同貿易風適相反。那麼假使古生代的風向同現在一樣，也是自西向東的，這幾處就不能有此種現象。因爲在地質上已經證明他們的東部都有高山或高原橫阻於前的，然則當時的風向若不是自東向西的，那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了。這豈不是古生代的貿易風比現今偏北很多了麼？

以前舉的那些事實，可以說和現今的情形完全相反，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想不但學地史的人要發問，就是普通人看見了也得要問『爲甚麼這樣呢？』歐美的學者數十年來對於此問題已經推考的很詳細了，茲舉幾種學說，以比較其優劣。

一　氣界的變更

（一）炭酸氣(CO_2)的分量之增減　炭酸氣能夠保存熱量，同水氣是一樣的，炭酸氣的分量若是增多，地球上的溫度就

要升高，若是減少就要降低。但是這炭酸氣何以增減呢？我們知道海水裏所含的炭酸鈣($CaCO_3$)是很多。那石灰質(CaO)由水中的動物或化學作用漸漸沈澱，同時也就放出一部分炭酸氣於空中。空中因為炭酸氣增多，地球上就溫暖起來了；若是海水引退，沿海一帶就增加了許多肥沃的土地，植物也就不期而然的增加很多。植物是吸收炭酸氣的，那麼空中的溫度必得漸漸降下去了。阿瑞尼亞斯(Arrhenius)曾計算過炭酸氣增減的分量同溫度的變更。他說：炭酸氣若比現今增多二倍到三倍之時，兩極上的溫度，必得升到八度或九度之高；若是比現在減少一半時，全球的溫度必得降低四五度之多。如此溫帶地方就有發生冰川的機會了。他自然是根據每代植物的多少同海水的漲縮來推論的。但是溫度的增加或減少是全球皆然的，不是局部的變更。那麼加拿大和美國既有冰川的痕跡，阿拉司加，亞洲北部以及南半球上溫帶以南為甚麼就沒有呢？並且當印度，澳洲有冰川的時候，全球的溫度差不多應當在零度以下的了。但是和實際上很不相合；所以我們不能認為這個學說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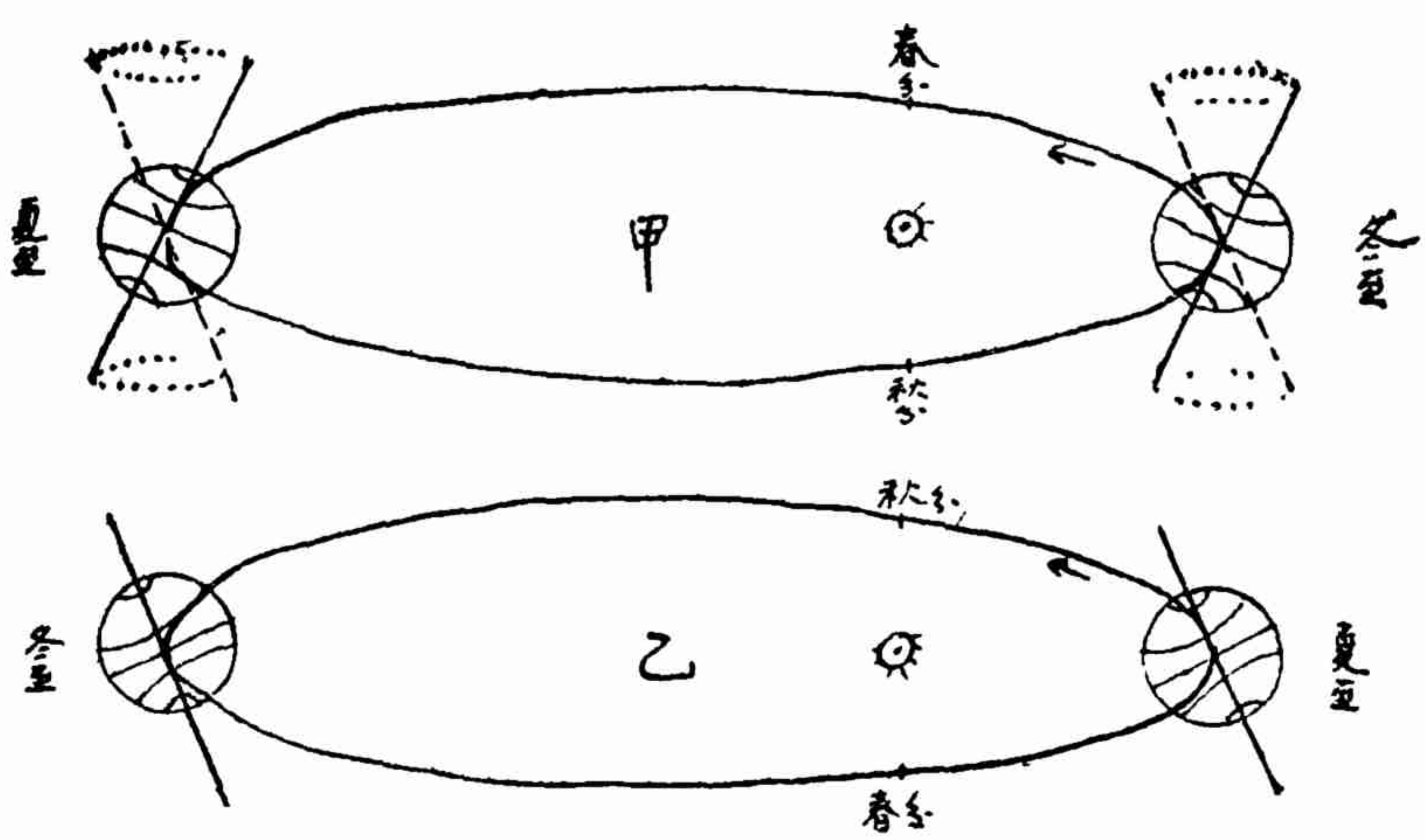
（二）火山灰的多少　很細的火山灰，可以在空中浮遊很長的時間。他雖然是小如氣體的分子，但是也可以阻礙太陽的光線。火山既是增多，火山灰散布於空中的也就增加。太陽的光線因為被他阻隔，不能射在地球上；地球上的溫度因之降低，溫帶裏冰川的痕跡，或者即是如此而成。但是這個論調實在更不可憑。我們就地質上考查古代的火山，岩流雖是不少，可是還沒有發見出某一時代火山遍野，他的火山灰竟爭把太陽光線遮住了一大部分。即使太陽光線被他們遮住，然而他們流出來的岩漿，像那熔鐵一般熱的東西，布滿在大地，他放熱的時間也是很長的。那麼就是太陽光線不能射入，氣候也不致於冷到冰點以下，竟至把赤道上全發生了冰川啦。況且還有一層，假使地球各處的溫度若為同一的增減，熱帶若成溫帶時，溫帶就變成寒帶了。那麼若在寒帶裏找出溫帶生物的化石，溫帶裏一定也有熱帶的化石了。但是實際上地球各處的化石，種類很複雜的，並不是全有連帶的關係；同一寒帶裏（寒帶指現今的而言）也許有熱帶和溫帶的化石，化石的分布既不是嚴守這個定律，這推理就是不很確切。

由此看來這兩個論調全不大適用。此外還有以為地殼常常褶皺，高原有時變成平原，平原有時變成山嶽，氣候因之發生了局部的變遷。其他洋流的影響，大陸氣候及海洋氣候諸說，都是與事實上有許多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們就不再討論他了。

二　天文上的變更

以上幾個學說是就地球的表面上或局部的變遷推論的，現在我們單就地球運動上的變更來證明這現象比較的尚覺可靠。關於運動上的事件，我們又單提出他的自轉來說，因為關於他公轉上的變更，還沒有一定的學說。若研究他自轉的運動，為便於說明起見，不得不找一個標準，這標準就是他的轉軸。所以研究他自轉的變更也就是研究他轉軸的變更，轉軸的變更，包含着兩個意義。

(一)地軸傾斜度的變更　前邊已經說過，地軸，(轉軸)對於軌道的平面是向北傾斜成二十三度半的角，所以纔有了四季之分。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圓形，太陽所占的位置就是這橢圓的一個焦點。如第一圖甲。所以地球走到右邊或冬至的時候，是離太陽最近之時，反之走到左邊或夏至，是離太陽最遠之時。因此地球自秋分點到冬至又到春分點所走的路程，要比他自春分



第一圖

而夏至而秋分的路程短得多了；所需的時間也就少了。一年之內冷的時間短，溫暖的時間長。這是我們現今地球上的情形，人人都曉得的。若假使地軸的傾斜度有了變更，那寒暖的程度就起了很大的差別了。克洛爾 (Croll)

由天文上推算出地球經過一萬零五百年之久地軸傾斜的方向就要與現今相反向南傾斜成二十三度半的角。如第一圖乙，如此北半球上冬至和夏至兩點正是顛倒位置。冬至的時候地球同太陽就相距最遠了；也就是他自秋分到冬至又到春分的路程，比他自春分而夏至而秋分的路程遠多了。那麼北半球上一年之內寒冷的時間豈不是長了麼？據克洛爾說他要延長二十二日。因此氣候也要降低二十度之多。於是北半球上冬日所積蓄的過量之冰雪，卽使夏日的溫度比現今增高少許，也不至全被溶化成水了。北半球上古代多冰，或者就是因為轉軸向南傾斜的原故吧！但是我們若細心思索一回，還是覺着有點牽強。因為照這個推理說來，應該每逢兩萬一千年地軸的傾斜方向就當反覆一次；這個事誰敢下斷語呢？再者現今轉軸既是向北傾斜，應該是南半球上積冰區域最大的時期了。何以古代的冰川竟到了赤道的附近，較現在還大得多呢？那麼這個推論又與事實不合了。於是又有第二個學說。

(二)地軸在地面上之位置的變遷　這是說轉軸對於軌道的傾斜方向和角度永遠不變，而在地面上的位置是時有變遷的，譬如說北京也許成了北極，保定也許成了北極，漢口也許成了北極……所以這也是地球對於地軸起的一種變動。地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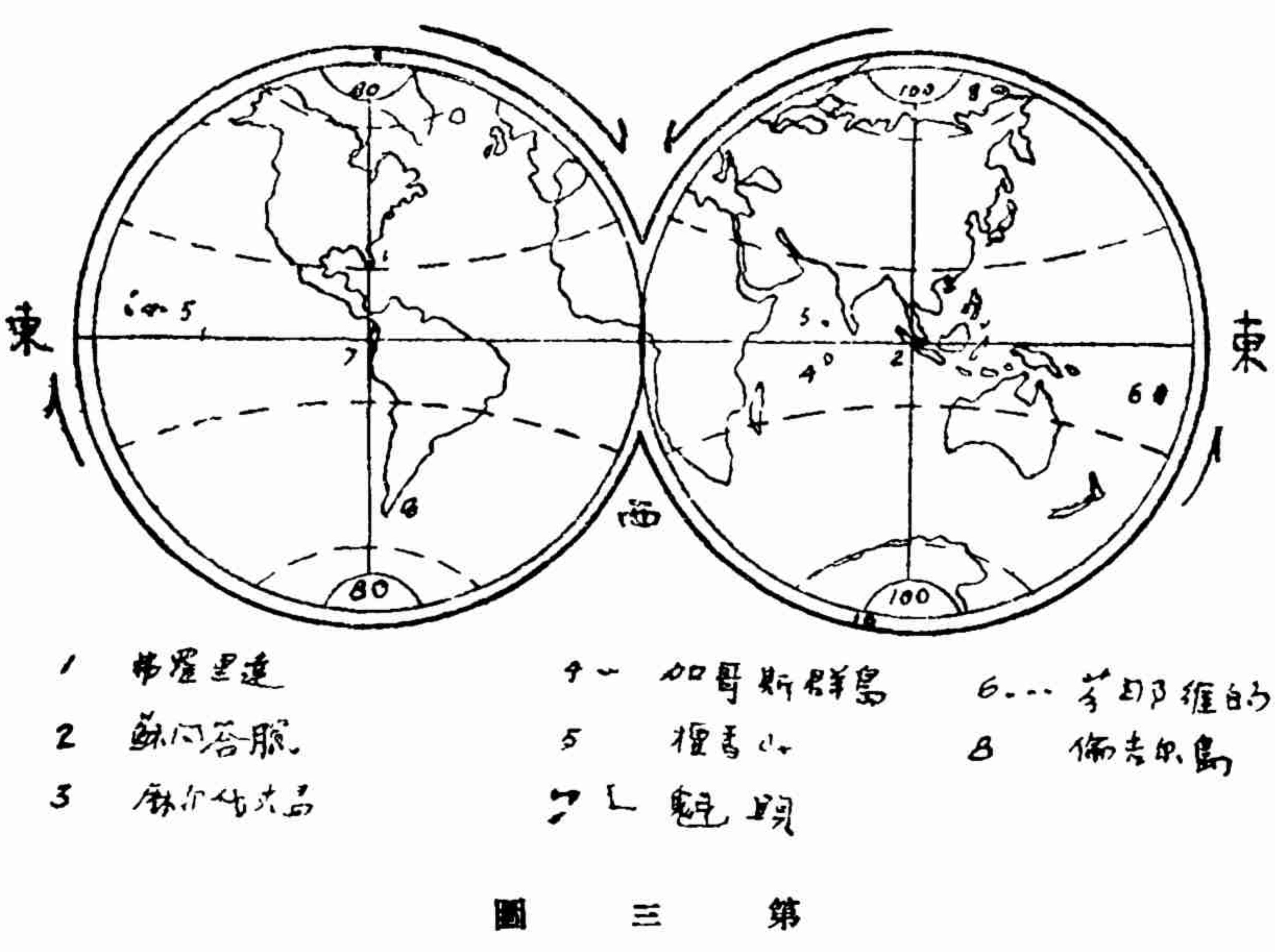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的位置若是遷移，赤道也要變更；其他生物的分布，岩石的性質也就變更了。反之若有這種事實和遺跡，也就可以知道他當時的位置。

當一九〇一年克萊高博士(Dr. D. Kneichgauer)按地

質上稀罕的徵象，把地軸自太古代到現今變動的路線，全畫了出來。如第二圖。他以爲地軸的北極是自現今南極地方來的，也就是地軸動了一百八十度。同時有萊比希 (Paul Reibisch)，辛洛特 (Dr. Heinrich Simroth) 二人，不但認爲北極是自南極而來的，並且他們說北極還要自今以後緣著一定的方向回到他原來的地方。這就是地球擺動說。他們由現今的事實，證明出地球正向左轉呢；就是轉軸的北端正向柏林海峽移動呢。地球擺動也有一個軸；這擺動軸的兩極，一個在蘇門答臘，一個在南美洲的魁頭 (Quito) 海岸上，就是西經八十度及東經一百度與赤道相交的兩個點，他那擺動圈就是東經十度和西經一百七十度的子午線，如第三圖。假使地球眞是這樣擺動，我們再看地面上應當起了怎樣的變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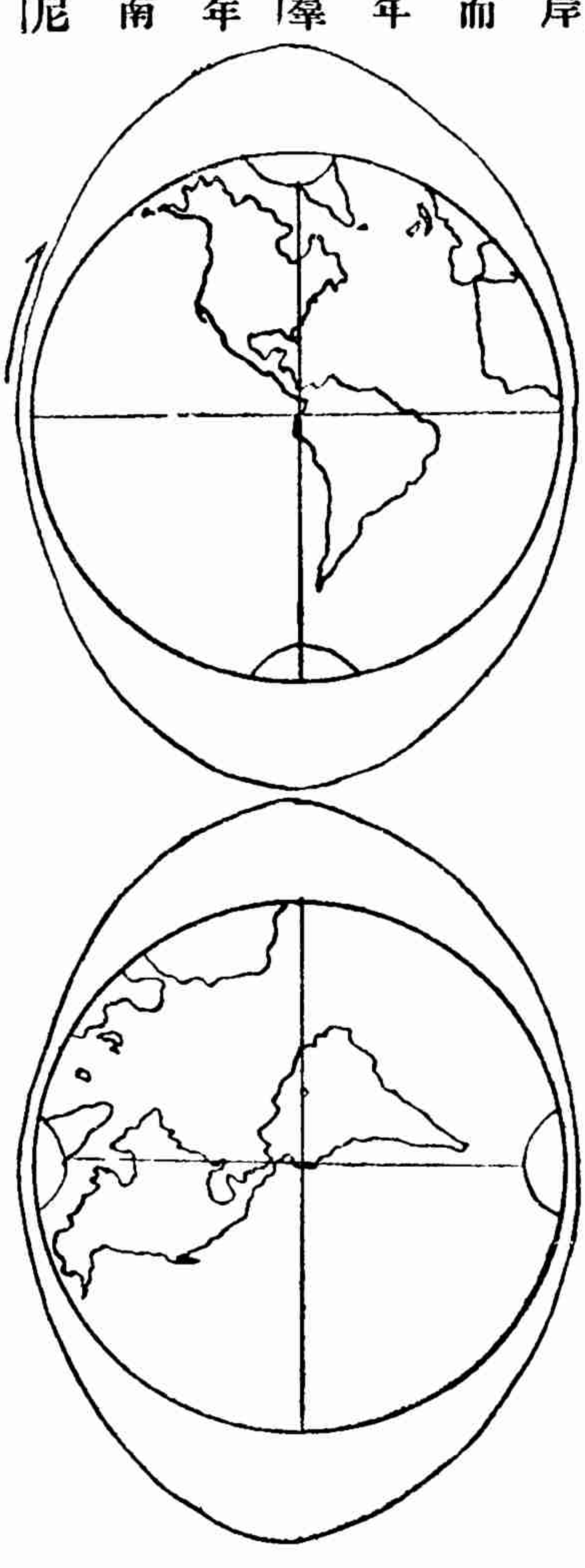
地球自轉，我們知道是非常快的；赤道的離心力比兩極的大得多。所以赤道一帶向外澎漲，兩極的地方向內收縮。固體如此，液體就愈顯著了。那麼赤道上的水面比兩極的水面就高多了。假使地球擺動九十度，原來北極地方的水面豈不增高很多麼？但是在擺動軸的附近，變更就很有限了。由第四圖可以看出



第三圖

水面升降最烈的區域，是在擺動圈裏的各地方。我們若是拿經過擺動極的子午線——或名曰極頂圈 (calmination circle)

——當作不動的，地球上無論某地凡擺到此圈之下，就是他距地軸一端最近之時他那水面就是最低之時。換句話說向着極頂圈動的地方，海水面漸漸下降背着極頂圈動的地方，海水面漸漸上昇。據現在各地海面漲縮的情形，的確和這個學說相合。如北美南部弗羅里達半島的東岸，海水漸漸昇高，而西岸的海面就年年下降。檀香山羣島的海面也是年年下落，而赤道南的小島如波里尼西亞諸島海面就漸漸增高，最顯著的是印度洋裏的小島。在赤道北的海面是漸漸上昇，在赤道南的就漸漸下降。如麻爾代夫羣島（Maldives Is.）的沿岸漸漸淹沒於海，而赤道南的加哥斯羣島（Chagas Is.）就漸漸脫出水面，由這海面的漲縮，又可看出地球是向左擺動的來了，地軸的位置是向伯林海峽遷移的了；格陵蘭島要漸漸溫暖起來，北京要慢慢冷起來，西藏要轉到熱帶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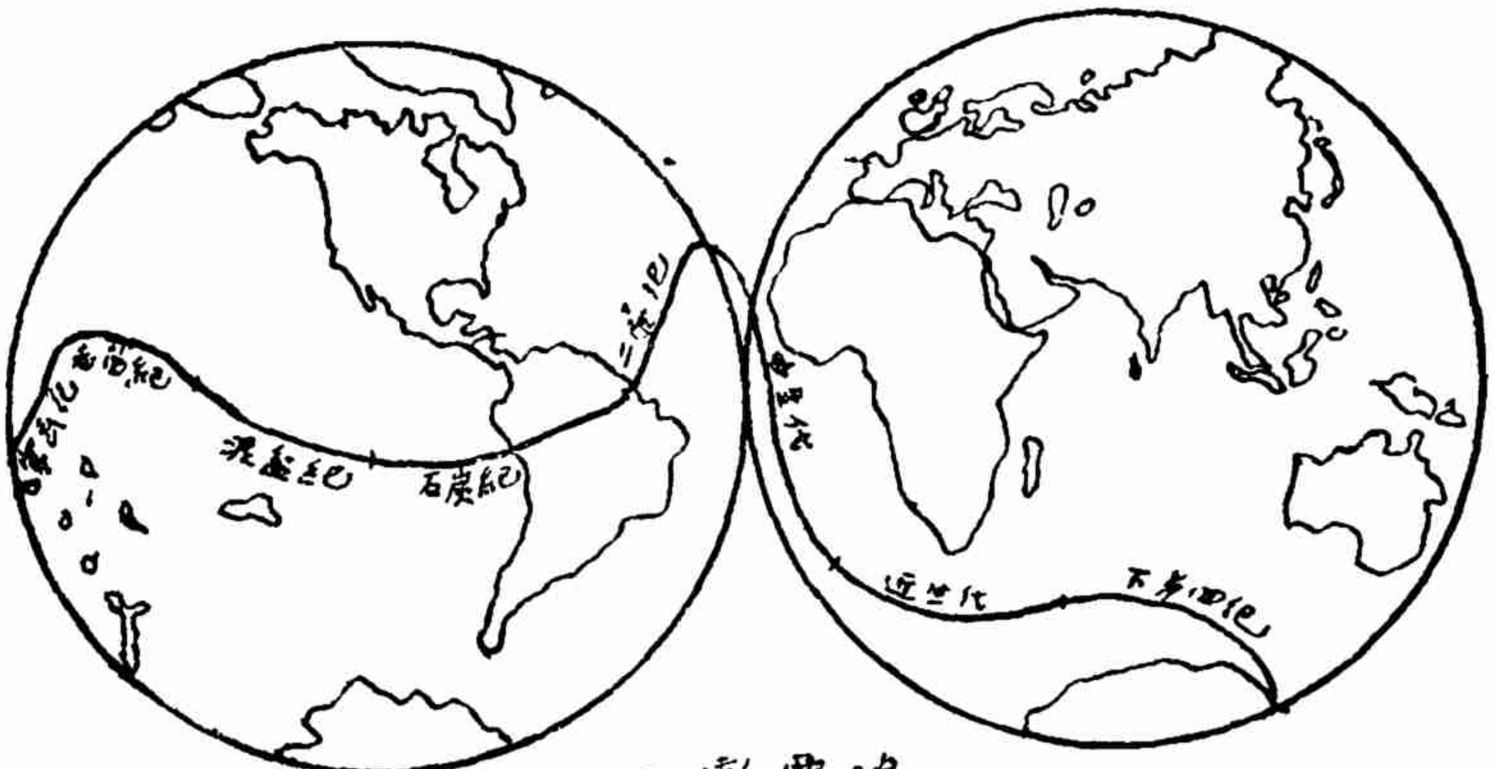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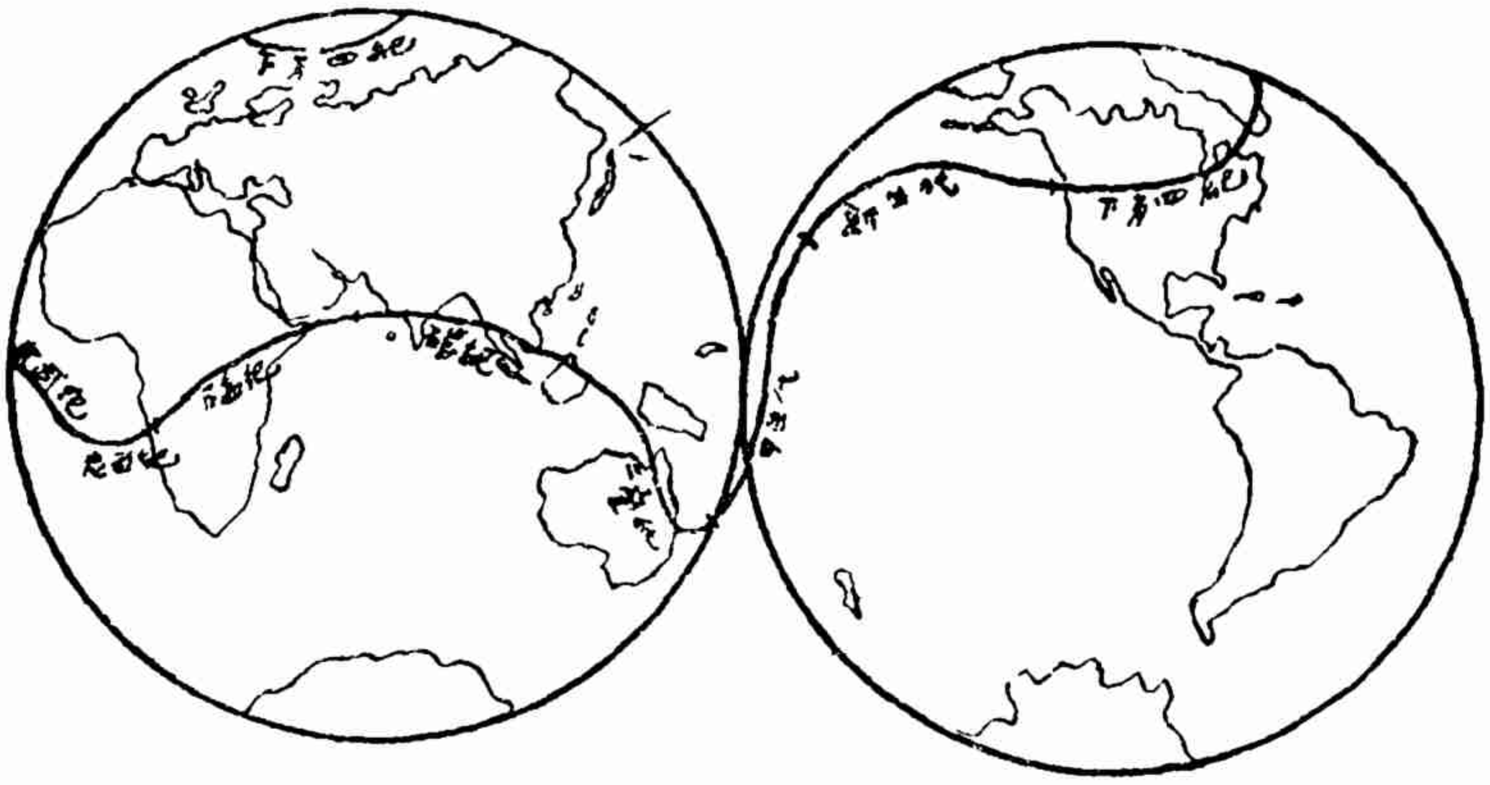
又由古代珊瑚蟲的遺跡，也可看出海面的昇降。我們知道珊瑚蟲是熱帶生物。他必須有二十度以上的溫度纔能生活，所以那極深的水裏就沒有他的蹤跡了，但是在芬那維的（Funafuti, or Vanua Vitu.）找到的古代珊瑚遺跡，深在六百呎之下。這不是水面增高的證據麼？而弗羅里達的附近只深下五十呎，就有了同樣的遺跡。這不是因為弗羅里達近於擺動極而芬那維的近於擺動圈麼？地球既是擺動，氣候也要變更，生物也就自然而然的受了一番淘汰；有時寒帶生物的根據地反成了熱帶生物的活動場。但是擺動極附近

的生物可就很安全了。非洲，歐洲西岸，亞洲北部，北美北部化石的種類所以最複雜的原故，就是因爲他們太近擺動圈啊。這個學說與事實多有暗合之處，比較的還有價值。

其後賈寇比特(Eugen'io Jacobitti)費了平生之力，從事研究這地軸的變遷。他以爲地軸的變遷未必像萊比希說的那樣有規律，他按着地質的構造，岩石的性質，生物的遺跡，也作了一個很精細的地圖；把地軸自寒武紀到現今的變更全畫



南極變遷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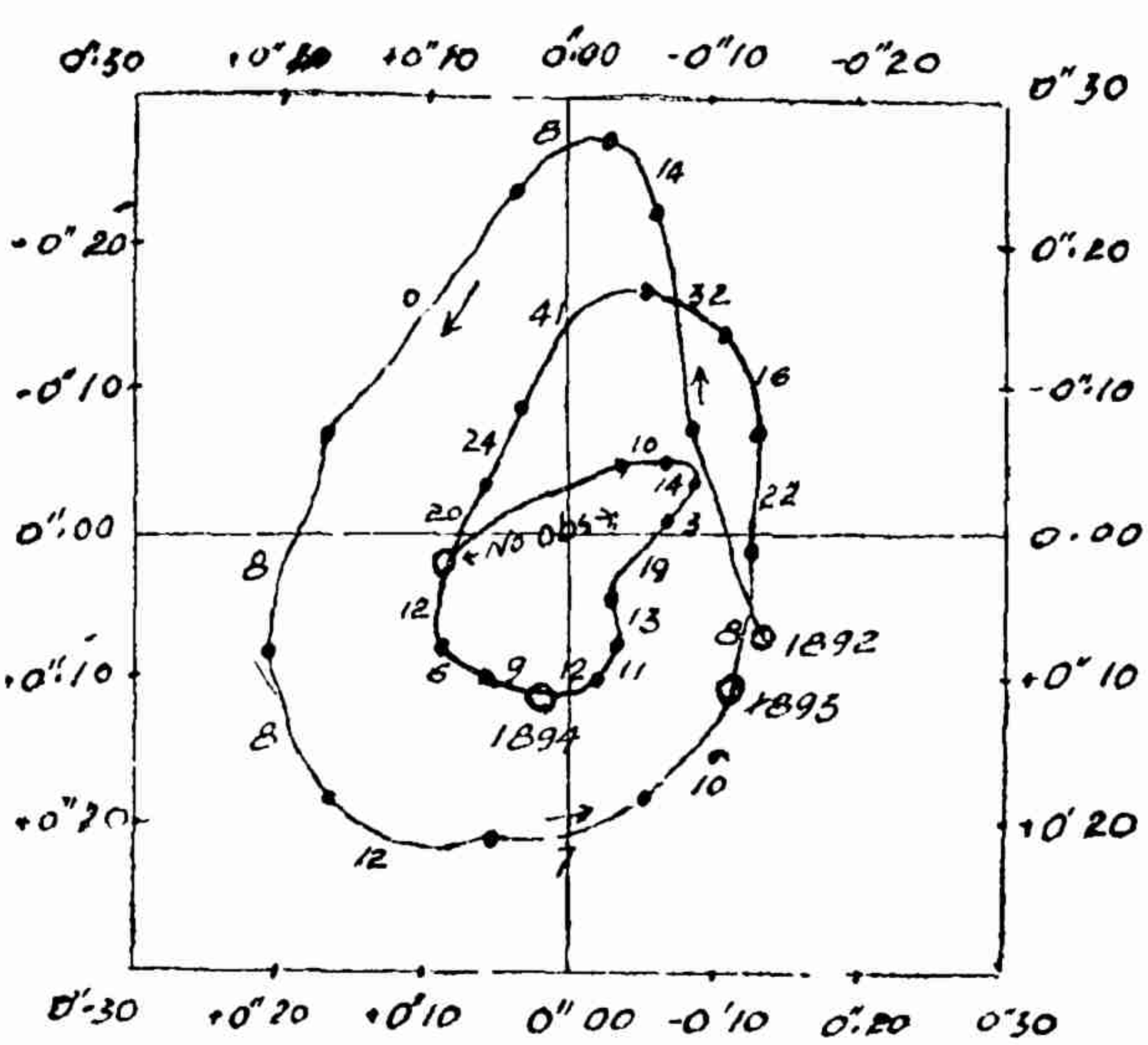

北極變遷線

第五圖

了出來，如第五圖。看這圖同第二圖稍有點差別，但是我們不能說他矛盾，本來地殼的面積廣大，搜羅的事實，比較的說還是極有限的；除非把地球上各地各代的遺跡，一一全列在面前，再把陸地的昇沉，洋流的曲折，弄得很清楚之後，我們不能得到一個很正確的地圖。這不是很難的事麼？不過年代愈久，地質上的調查愈多，那地軸變遷的路線就愈正確了。

由以上諸說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觀念，就是地球不是

萬世不變的；至於那變動的原因，或者我們也可以想出一點來。譬如小孩們玩的陀螺，當他從手放出的時候，陀螺初次到地上就滿地轉遊起來，少等一刻，他就占據着一個地點不動了。他在地上轉遊的路線，差不多是一個螺旋線，自外向內的。這是因爲他初到地上，重心的位置不定，而他那轉軸總想和這重心相合，所以就滿地追那重心，等到重心垂線恰在轉軸之內的時候，他就不動了。假若陀螺作的不精細，一邊重一邊輕，重心的位置不在轉軸之內時，他轉動起來，總無安定之時。因爲陀螺軸和陀螺身是釘住的，所以轉軸就帶着陀螺跑。我們假想轉軸對於陀螺是活動的，並且可以在任何方向擺動，若此想像的轉軸在地上不動時，那陀螺又作甚麼情形呢？不用說，陀螺的重心一定也要同轉軸相合，結果他就搖擺起來了。於是那想像軸的位置，在陀螺面上就有變更了。地球的擺動也是這樣的。我們假想地球轉軸（也是個想像的軸）的傾斜及方向是不變的，地球重心若有了變動，地球也要擺動起來。自十九世紀末年天文家纔注意到這點。觀測出地軸的變動大概不出四五十呎圓周之外。這是因爲南半球上冰雪過多，重心偏南的原故，纔生出這樣的現像來。若拿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地軸變動的圖看，尤足證明他是受重心變更的影響。圖內曲線是地軸變遷的路線。每年分爲十段。凡曲線折轉最急之時，適當大地震發生之際，或是地震次數最多之時，這是地震偶然發生，地球的平衡偶然搖動，重心也就變更了位置，轉軸的位置也跟着遷移了。若是地殼不十分堅硬之時，地震火山也很多，那變更的程度比現今就大的多了。我們知道新



地震次數正在曲線之彎

第六圖

生代之末有一個大地陷發生在澳洲和亞洲之間(Cathaysia)成了現今的南洋羣島，所以地軸的變動自新生代後是最急烈之時，由前第二第五各圖可以看出。去年日本的大地震影響於地軸也一定很烈，可惜我們還沒得着天文臺的報告呢。

不僅地震地陷可以影響到地球的平衡，還有隕石的墜落，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按遊星說(planetesimal hypothesis)地球之成，是由於隕石之墜落漸漸堆積起來的，那麼地軸的變動又可歸因於流星的墜落了。

最近逝世的德國大資本家石丁納略歷

（雲）

石丁納(Hugo Stinnes)生於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成人以後即投身於開採煤鑛及鋼鐵之製造。以其努力經營，乃得將德國煤鐵工業盡納之掌握。當大戰未起前，工廠徧全國，並自設輪船以運煤赴地中海各埠。大戰既起，石氏工廠俱爲帝國政府所佔有，以製造鎗砲及其他軍用品物。然石氏於經營事業具有天才，故戰事方終，即能重整旗鼓，執德國實業界的牛耳。且能出其餘力創立報紙，與英國近方逝世的北嚴爵士相伯仲。（大概德國三分之二的報紙俱爲石氏所有）凡爾賽和約既成，德國迫於賠償問題，竭蹶萬狀，石氏出膺艱鉅，與協約各國相爲磋商，力謀改善經濟現狀，這時他幾成爲德國當局的政治家了。

石氏事業徧全世界，不論南非南美等窵遠之地亦莫不有之。如上海的天利洋行(The Hugo Stinnes China Company)就是他所經營的。他並特設輪船公司以發展商業於遠東。茲據柏林電稱石氏已於四月十號以疾卒於家，子三，長與父同名曰 Hugo Stinnes，次名 Otto，幼者則名 Edmund 云。

帽鈴

杜同力

栗子有一件很祕密的事情，除了他自己時常回憶起來在夢幻之場裏重演以外，他從來不曾告訴過無論什麽人。

這事情是在他未入私塾以前，七歲時候發生的。他現在已經在大學裏讀書二年了，計算起來，這事情距現在也就快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他不知道回憶起這件事情有多少次了；就是現在，他仍然不時的回憶起來，也仍然不曾向別人說過。

他每次想起，每次覺着慚愧，不能稍稍減去一點兒的慚愧；因爲要想減少牠，自然是要對大衆宣布出來，表白自己的罪狀，但他自己實在沒有那痛快告人的勇氣，只會學那忍痛吃苦至死不發一言的緘默家；所以這事情在他心裏竟能隱藏到二十年之久。

本來在無論什麽人——大人物，小百姓——身上，大衆不知道的，自己覺着汗顏的事情，各人多少要有幾件，不過是大家誰也不願意對大衆說出自己的祕密事來，所以在表面上看起來，個個都是『仰不愧』『俯不怍』的君子，其實要在內部檢察一番，恐怕馬上就可露出縱橫交叉的幾條很深的傷痕來。栗子的事情正是一條在表面看不見的很深的傷痕哪。

＊　＊　＊　＊

那時候大概是深秋的天氣；當時他因爲年紀很小，對於周圍的情形本來很模糊，又加之二十年之久，實在說不出是某月某日，並且也捉不住別的憑證與印像來說明那時候的情況。可是有一樁對於他這一件忘不掉的事情有關連的事實，很可以證明那時是深秋，決不是夏末也不是秋初，就是他那家鄉的風俗，男子是要耕地的，女子是要紡織的，每年紡織又是照例從十

月初開始的;正好像近二年來北京各專門學校每學年開學的日期。他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那紡車已經開工了許多日子了,這是他到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的。所以要是用文學家慣用的想像的故智推想那時候的景況,總可以說是『鴻雁來時』或『菊花開時』了;再不然,『滿地金』啦,『秋水長天一色』啦,『氣爽秋高』啦,都可以附會上去。

一天的早晨,正當他的母親,祖母,諸位哥哥嫂嫂,和幾個姪女兒都在廚房或別院裏吃飯的時候,他因爲向來守不慣大家吃飯的時刻,早就吃飽了飯,跑到作室兼工作室裏來。他很吃力地把那又黑又笨的門推了半開,那性急的陽光似乎在門外早就等候得不耐煩了,門剛一開,牠就溜到屋裏,把屋裏映射得幾道濃淡不均的白光,屋裏的隱處愈顯得十分灰暗。屋裏冷清清的一切都寂靜着,只有那正對着門口的後壁懸掛着的財神喜盈盈地在那裏微笑,似乎要觀察兒童的心理,看他——七歲的幼兒——擂進這寂寥無人的屋裏邊有些什麼舉動,幹些什麼事情的樣子。

他到這屋裏,受了寂靜的周圍的暗示,那些恬默的什物似乎在告訴他:在這個時候,他可以動平常不准動的東西,吃平常不能盡量吃的很甘美的食物;他的小胸懷頓覺有一種鬆疏的欣慰。但他一時也找不到什麼事情去幹,只他那輕浮靈活的神態,好像小雀兒正在尋食,不住地向前後左右晃動,他那澄清晶瑩的小眼睛也不住地向周圍巡視。

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他忽然被放在他的祖母的紡車前面的眼球大的帶着彩穗兒的銀質的帽鈴所放出的白光射住了。他立刻拾起,用那小手兒輕輕地撫摩着,滾動着,全神灌注地看着。他乍一看見,立刻就了解牠是什麼東西,並不以爲奇物,因爲這是他平常時時可以看得到的;他所奇怪的就是這鈴兒從來不曾脫離過別的東西而單獨停放在某處的;他所見的這鈴兒大概不是在小兒帽上的左右兩旁綴着,就在帽尾的一端垂着。他這時候得很爽利地——因爲沒有繫牽在別的東西上——在手中任意玩弄牠,使牠作聲,正好像忽然捉着一個向來在空中飛翔而不得把握的小鳥,心裏起了一種奇異的歡慰。『釘!釘!……釘!釘!』那清脆的聲音,更可以使他那嬌小的靈魂之花豁然開放了!

但是很不幸他這種興會大約不到五分鐘的功夫就漸漸地消散了，忽然又引起一種奇異的衝動：他急旋過頭來向門外注視一眼，很匆忙地走到他母親的紡車前，揭起如磨一般大而圓的草苫把那精巧玲瓏的鈴兒埋放在下面，重又把草苫覆上和原來的一樣；這樣布置好了，又轉過頭來看看他祖母的紡車前面，好像是說：『那帽鈴兒果然不見了！看我的祖母往那裏找呀？』笑嘻嘻地門也不關又跑出去了。

• • • •

『…………』

『……………………』

『我知道我是你們的眼中釘。……你們百般地苦害我……橫豎沒有山東的賊。』（這是河南地方的一句俗語，意思便是說沒有遠賊。）

『俺娘你也不要說那話，你可以隨便搜呀；搜罷！搜出來，我認罪……』

栗子從早晨出去在外邊玩了半天，回家吃午飯的時候，聽見他祖母和他的母親這樣地吵嘴，他猛吃一驚，因為他在外邊得了一件很新奇可笑的事情，他回家的時候，雖說滿身蒙着灰土，新穿上的白襪也變成土黃色，但為這件事情忘了母親的責罰，也不去抖擻拍打，一面望上不顧下地走着，一面有腔不成調地唱着，興會勃勃，正要見了他母親把那件新奇可笑的事情，從頭至尾，詳詳細細地告訴她；不料他一進家，他的母親正和他的祖母大聲小氣地那樣吵嘴，他知道他的報告不能施行了，他那略帶灰塵仍現肥嫩的臉龐上向兩旁擴散的筋肉立刻收縮起來，像是十分掃興。但他並不介意那吵嘴的事情，因為這類事情在他家裏真如夏天的不時的雷雨一樣，不能隔三天五天，有時候忽然霹靂電馳地一陣，有時候若斷若續滴滴瀝瀝地幾天；總而言之，大吵小鬧，是他家日常規定的必修課，算不了什麼稀奇的事。所以這一次她們是因為什麼吵起來，他也不去追問——其實他就是去追問，也沒有人對他說個原委，因為大家向來都以為小孩子不知道什麼，與大人的事情不生關係，往往不去理會他們的發問，他們因此無處去發問，漸漸自然也就不發問了——她們說些什麼話，他一概都沒有聽清楚，他只是跑來跳去，自己到廚房裏去找筷子拿碗，什麼都不管地去吃他的飯。

他的母親無端地又受了這番盜竊的猜忌，一面同她的婆

婆聲辯着，一面從埋藏『禍物』的草苫上站起來，拿着尚未做成的衣服坐在門口臺堦上縫級，表示自己坦白的態度，以任她的婆婆母親到處搜察。

那七十多歲的老嫗——栗子的祖母——她那姿態行動很可以表示出她有堅強的意志，有步辛履艱的耐苦性，有經理擘畫的幹才：這些美德似乎都曾經在她壯年時期有很顯著的暴露。她現在雖有一個兒媳婦，五個孫兒，三個孫媳婦，但是她看着他們不節儉，不勤勞，只知道供養自己的子女，不知道孝敬長老等等不滿足；每每很失望地傷感着說：『世道該亂了！家道也該敗了！：你看現在這一般孩子們還知道有天地嗎！』漸漸由傷感變爲忌恨，因而她覺着周圍的人都是她的仇人，都天天在設法傾害她，即如這次遺失帽鈴的事，她雖然不能肯定是栗子的母親暗拿去的，但她以爲這很明白的是她的仇人同她作對。她在那屋裏四處尋找的時候，她側着眼睛窺探着她周圍的仇人，那瘦削清癯而有縐疊的臉上充滿了猜忌與憤怒，那已經瞎了的一隻眼球特別漲大起來，幾乎要滾出眼眶外面：形狀十分可怕。家人似乎都很明白她的威嚴，尤其是在這種盛怒之下，不敢有一點兒冒犯；都很恪謹地各行各事，不敢吵嚷，也不敢大聲發問什麼事情，幾乎脚步都不敢放重。她的怒罵和悲嘆的聲音要是偶爾間斷時，院內暫時就可以和古寺內一般的寂靜。

但是罪魁的栗子，終於這件事情問到他的身上了。他的母親正在門口做針線，忽然一眼瞥見他往廚房裏去，她等他出來，就問他說：

『孩子！回來了！——你往哪玩去啦？半天也沒有見你回家。』

『我在咱南院玩咧。』

『你奶奶的紡車前有個帽子上的鈴鐺你拿沒有？』

『我不知道。——我吃罷飯往北地去好嗎？』

『唔，去罷；記着要帶帽子！』

他的母親也知道他很早就出去，半天不曾回過家，她也不去詳問。栗子看見他祖母的樣子似乎也有點生畏，把飯碗一推，逃脫這森嚴煩悶的家庭，往充滿了自然之美的田野去了。

* * * * *

『啊！看看！我說沒有遠賊呢！……這不是在這兒？』栗子的祖母揭起他母親坐的草苫，發現了帽鈴，又喜又氣地說，一面又向

他母親說

『你放在這裏幹什麼啦？』她發出這種疑問時，眼睛瞪得很大，兩個鼻孔似乎也有點兒仰張，門牙已經脫落的口開得圓圓的，好像要吞食些什麼東西似的。

栗子的母親絕不料這件與她不生絲毫關係的事情，忽然會變到和自己關係這麼密切而不可躲避的地步。霹靂一聲，她眞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才好。她的臉龐立刻紅漲起來，瞪着眼睛，凝視了半晌，才說·

『我眞的不知道是誰放在那裏。』

『什麼？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個好人！……這一回又算是我誤賴你了，是不是呀？』

『那當門兒有神……』她還沒有說完，她婆婆就截斷了她的話，咬牙切齒地說：

『反正這鈴鐺沒有腿，牠自己總不會跑過來罷？』

………………………………

* * * * *

一天的晚上，吃罷晚飯以後，栗子和他的母親又到一個鄰

居的寡婦家裏談話。栗子在他母親的懷裏臥着；他母親用兩臂輕輕地抱攔着他。他向來只有旁聽沒有發言的資格；換一句話說，他向來不注意她們的說話罷了。他只不過很粗略地在回想白天有趣味的遊戲和快樂的歌唱，或無意思地看着屋內的陳設，某某像一個人，某某像一個狗，或貓，或雞。有的時候死的物件他看起來漸漸活動了，他就轉過頭來向他母親懷裏一抵，不敢再看了。有的時候他想來看去，不知不覺地迷入夢鄉，直到他母親大聲叫『栗子！——栗子！』的時候，方醒過來，昏昏沈沈地到自己家裏去就寢；他母親把他安當睡下以後，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坐在草苫上翁翁央央地紡線，要推下兩個紡綞時才去就寢。這一夕的談話，在栗子看起來自然和平常沒有兩樣，所以她們的話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就是她們，也絲毫不去顧及栗子的旁聽的態度和意境。

當栗子已經覺着很疲倦而她們的話仍舊嚷嚷不休，實在聽得不耐煩了，正要催他母親回去的時候，他忽然聽出他母親的聲音有點嗚咽，他才注意聽去。

『你說，她一口咬定是我……我是有口難辯哪……我那

天就說，「人不知道，神知道。那當門兒有神，教神懲罰他。」……我那大午飯也沒有吃，一股子氣跑到莊後河岸上……左……思，右……想，我捨不得我的兩個孩子哪！……要不是這兩個氣人孩子掛着我的腳，我還掛念誰呀？……後來自己又回來了，仔細覺着冤屈……沒有法子，我才給老灶爺燒了一爐香……』

她一面擦着眼淚，一面顫顫地說着。她的一吞一吐可以使栗子全身振動，所以起初他不過覺着很不安寧罷了；因爲他母親對人落淚，在栗子看起來也是『數見不鮮』的事情。後來他聽到『河岸上……』的話，他忽然想起一年前他三嫂嫂投河而死的情形：黑糊糊的許許多多的人從田野回來，走到胡同南口閃出一張窄小的竹床，那床上用一條淺藍色的大被子蓋着一個人，頭部一點也看不見，只露出一雙溼淋淋的穿着紅色鞋子的女人的腳。他想起來那些可怕的事情，心裏起了一種恐怖的煩惱，他很不願意他母親再往下說；但是他也想不出阻止她的法子。後來又聽到『燒一爐香』這一句話，他愕然驚悚；小小的心弦不住地怦怦地顫動。他忽然想起前天晚上的事情。他還記得前天初暮的時候他從外面回來，走到廚房門口撲臉來一股檀香氣；廚房裏什麼都看不見了，只見有三點香火好像晚間天上的參星一般在灶神的前面分佈着。雖說這類事情在晚間可以常常遇到，但是那種冲鼻的香氣激起了他的好問心，所以他就向他的嫂嫂問：『誰又燒香幹什麼啦？』那裏有人回答這人微言輕的疑問呢？雖然他的嫂嫂明明白白地知道這椿事情，這些瑣碎的事情，他似乎已經忘掉了，不過經他母親一提，他重又想起。他這個時候才知道那天晚上的香原來是他母親燒的；但是不幸的很，他馬上就聯想到那天的事情，他自己很懊喪地暗問着說：『燒香那一天，可不就是媽媽同奶奶吵嘴那一天嗎？可不就是早晨藏鈴那一天嗎？！唉唉！』他顧不得多想，只[illegible]聽他母親的話有一句聽不到耳裏去，他趕緊收回自己的思線去聽他母親咽嗚地宣布他自己的罪狀。

『我說，老灶爺！你是一家之主，一家的事情你比誰都知道的清楚。孫兒的鈴鐺要是我藏去的，你可以顯你的神通，立刻教我過不去；要是別人藏去故意苦害我的，你也顯你的神通，教他……』

她還沒有說完，他聽到這個地方，他眞不願意再往下聽了，

他突然很急促地大聲叫着說『媽走罷咱走罷』

* * * *

栗子的祕密說完了。

他現在這樣想：人與人之間固然是有一堵很高很厚的牆，但是這牆的的確確是人造的，不是天然的，人因爲什麼緣故要造出這堵牆呢？這堵牆是清清楚楚集合各種各樣的猜疑造成的，但是用什麼方法可以毀滅或減少這種萬惡的猜疑呢？

一九二三，一一，一一。北京師大。

無私的自制（日本小泉八雲著）

（仲持譯）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京都間之火車——

在公共的舟車裏，日本的婦人朦朧欲睡卻不能躺下的時候她就將長袖子舉到她的臉上，然後打起盹來。在這火車的二等車裏有三個婦人並排的睡着，都用左袖掩住臉，都隨着車的震撼一齊動搖着，好像靜流中的荷花一般。（這用左袖的緣故，是偶然的，也許是本能的，大概還是本能的，因爲震動太劇的時候，用右手抓住革紐或者坐墊，最爲便當。）這種情狀立時變得美麗而且有趣了，卻是尤其來得美麗因爲表示出優美的例來，用了這優美，日本的婦人常以最雅致最無私的態度做一切事情的。這情狀可又是感傷的，因爲那種態度也是悲哀的態度，有時則是疲勞的祈禱的態度。這都是爲了訓練的義務觀念所以只對他人顯示她那最幸福的臉哩。

這事情使我想起一個經驗來。一個在我家久什的男僕，在我看來，似乎是人間最幸福的人了。當人對他講話的時候他只是癡笑着，工作的時候總是一副喜悅的神色，正像毫不知道人生的煩惱。然而有一天當他自以爲十分孤獨的時候，我窺探着他，於是他那弛放的臉使我吃驚了。這不是我向來所知的臉了。在臉上露出苦痛與憤怒的深刻的筋來使那臉老了二十年似的。我於是輕輕的作咳使他知道我的到來。頃刻間那臉平滑了，柔和了，宛然被一個『回春的奇蹟』所照耀了。那奇蹟確鑿是永久的無私的自制的奇蹟呵。

墓地

保加利亞斯太馬妥夫著　魯彥譯

『娜塔雅，你記得你的許諾嗎？』

『我記得，你無須以此恐嚇我。我應該知道那是我自己提議的。』

『我知道。我要你到那邊去完成。』

『好。雖然，我老實對你說，你的固執於我有點侮辱。』

『可以使我安靜的不是侮辱。』

『你可以安靜了嗎？但是在那邊我也可以騙你的呢！』

『不見得有些時候，胆大的靈魂也會起恐怖的……你穿什麼外衣？』

『但是我們今天去嗎？』

『是的，怎樣？』

『沒有什麼，我只覺天氣有點靠不住。』

『天氣是很好的……是你自己靠不住。』

『我你不瞭解我……』

『到了那邊，我便瞭解你了……不要穿這件外衣；這於墓地不合宜。』

『相反的，牠有牠自己的意義。』

『牠很無罪……』

『我就是那樣。』

『我們看着罷……』

她沒有回答，只給他一略輕蔑的目光。

過了不久他們出了屋子，雇了一輛馬車。

他們到了墓地，向內走去。他們穿過死人的貴族的城區。到處華美。那些感激不盡的繼承人用偉大的紀念碑和沉重的大理石的石板永鎮了死人——免得他們從墳墓裏起來。新鮮的花，燃着的聖燈，多影的樹，樹下的鐵椅。如生時一般的安適。再過去便是崎嶇的小路，凹凸的，沒有十字架，幾乎隱沒的墳墓。

他們在一個墳墓的柵欄旁停住了。欄內有一個木頭的十字架，和一張平常的板凳。好些大寫的墓誌已半爲雨淋去。十字架旁有一株小樹，樹枝已和種牠的人的眼淚一同乾了。

他們走入了柵欄。

娜塔雅虔誠的站住在十字架旁。她的小孩時代全通過了她的記憶，如夢一般，如誰讀過講過的什麼一般。她記不起那親愛的故去的人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的撫愛之一了。她覺得自己這樣的不幸，爲親愛的人所捨棄，爲陌生的人所包圍了！就是站在她的旁邊愛她的人，在這數分鐘內也距她很遠了。他目不轉睛的看着她。她向來沒有對他打扮得這樣美麗，外衣適合她的神情，又適合那地方。一種純潔的天真的神氣露在她的安靜的煩惱的面上和往下直視的目光中。

她跪倒了。在她的眼臉上湧出來兩顆光明的眼淚落向地上。

但是在這沉寂的墓地裏，他的思想又不自主的想到那擾攘的城裏了——她的無罪的受苦的面孔在他的面前顯出了別樣的容貌和別樣的目光。

在他看起來似乎她現在又想出了一個躲避這可怖的誓言的方法了。他決定監視這輕浮的，反覆的，無常的靈魂，監視這樣濃厚的，使人悲傷的靈魂。

他要將她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在那邊，在城裏，空氣爲永久的喜劇的毒所迷漫了，一切都是虛僞，人們都在全世界前，甚至在孤獨的時候，假模假樣的生活着，在那最沉寂的寢室內，他們都會隨便的撒謊。但是在這裏，在這死的眼前，在這『不識』的前面，在這『永遠』的前面，難道那撒謊的舌頭不會結冰嗎？

娜塔雅屈了膝不動的跪在墓旁。

『愛人呀！』他低聲的說。

『什麼呢，我愛？』

『你知道的，』他輕輕的說幾乎聽不見了。他覺得自己的聲音顫動着。

『你眞兇呵！』她說『難道你不覺得你的希望是侮辱的……

……褻瀆的嗎？……』

『不！如其你願意我們幸福……我一切都要知道……無論什麼，我一切都要知道。有了祕密我便不能活……當最恐怖的祕密不成爲祕密的時候，便失去了恐怖了。我不怕眞實，我怕說謊。』

她不願的向他轉過面來。一種兇惡的目光閃爍在他的眼內。娜塔雅發抖了。

『你要我什麼？……』

『要眞實，不要別的。』

『你這種說法，似乎等待我可怕的懺悔了！』

『一樣的，如果那是眞實，記着罷，娜塔雅，還沒有誰拿出憑據給我們看過說地上沒有靈怪呢。這有誰知道！也許，當你說出謊話的第一字的時候，你父親的靈魂便在你的面前出現呢。』

『愛人呀！你眞的不相信我嗎？』

『不相信。』

『然而，我如發了誓，你相信我了，你安靜了嗎？而且再不會懷疑我了嗎？』

『是的，一切我都忘記了……我寬恕……』

『沒有什麼可以寬恕……』

他們靜默了一會。

『如其我不發誓呢？』

『你一定會發誓的……』

『或者我竟說出一種可怕的事呢？你忍得住嗎？』

『我一切都忍得住。但是這種話你也說得够了。』

『最後，對你說罷，我在這裏也會對你說謊的。』

『說罷；但是在這裏祗不要忘記，你是女人，你是怕死，怕死人，怕上帝，怕鬼……』

『愛人呵！你眞是一個孩子。縱使我發了百萬的誓，你那時還是不相信我的。那一個男子相信女人嗎？』

『娜塔雅！你不願意發誓嗎？』

『我沒有這樣說。』

『那末你就重復着我的話「我發誓……！」』他的面孔嚴厲，聲音如發命令似的。

娜塔雅面色靑白了，沒有說話。

『爲什麽你靜默了呢？』

她的兩唇動了一動但是沒有說什麽。

『娜塔雅！你如不發誓，我便走了……永久……』

斷斷續續的聲調在她的舌上抖顫着。

『我不能！這是兇惡的，……你苦難我……對我是不好的……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罷……』

他走近她。

沒有看她使覺得他的目光正對着自己……那目光如炭一般的燃燒她。

『我們走！？你想走了！……重新……永遠……我須知道你的靈魂中藏着秘密……永不！……够了！……你必須對我說！……』

『你如決定我有或種秘密，你一定知道……就請說罷。……』

『我說出來，那便沒有寬恕，沒有憐憫……』

『寬恕……憐憫！……』她輕蔑似的重複着，在他的面前站了起來。傲慢的抬起了頭她直視着他的眼睛。她忘記了自己是在墓地裏，忘記了一切。在這時候，她覺得自己祇是一個女人，一個羸弱的，無援的，孤立的女人。她看不見自己的面前有什麽，——除了兇暴的男子的强力預備將她釘在十字架上，預備將她踏入泥中，又無情的用權力……或用寬大自苦難她到這墳墓的旁邊。

她知道這是生和死之戰了。

『祕密！……』娜塔雅兇惡的說。『我什麽祕密也沒有……祕密祇在你的病態的想像中……你以前關於誰沒有嫉妒我？你什麽事情沒有懷疑我？你曾有一分鐘的時間相信過我嗎？……：我一切都原諒了你……但是你竟肆無忌憚了。你在這裏，在我父親的墳墓旁，竟將可惡的誹謗射入我的眼內……你要我發誓……好。我對這也許聽着我的人發誓！——』她揚揚的用指指着地，『我以前是同狗一般的對你忠實……是的……一直到今天……但是從現在起……告訴你罷，我把我給與第一個過路者，比允許你觸我一觸還願意……你明白了嗎？……你現

在滿意了嗎？……』

她的樣子，聲音，目光，又傲慢又威嚴。

他蒼白的站在她的旁邊，痛苦的微笑。

『娜塔雅！親愛的娜塔雅！你說什麼呵？你毀害了一切了。』

『那是你自己所尋出來的……』

『你怎麼這樣的發誓呢，娜塔雅！我不相信你會到這步田地的……』

『因為你永不曾相信我過……』

『不……因為我都知道了……』他從外套內拿出來一封信給她看。

『你讀！……』

熟識的，親愛的書法忽然在她的眼前瞥過了。無窮的恐怖主宰着她了。她的頭腦混亂起來了，她將背靠着柵欄以免倒下。

『什麼都完了，娜塔雅』他絕望的輕輕的說。

他們相並的站着，如兩個強敵一般，不敢看一看自己。

黃昏了。黑暗提醒了娜塔雅。她的目光往四面一轉，在模糊中隱隱的現出來了一個可憐的，畏縮的曾愛她的人的形像。

厭恨通過了她的一身，她的兩唇顫動了，又彷彿鞭打似的聲音進了她的耳朵：『賤奴』……

『娜塔雅！……』他叫了起來，『娜塔雅！……寬恕我罷！……』

他想拉她的手了。

『滾開……禽獸！……』

他撲的倒在凳上，她急步的繞着墳墓，不走過他的前面，走出了柵欄。

從遠遠的山上現出來了月亮，照着死人的城裏——睡着不知幾多的快樂和痛苦的城裏。他仍坐在墓旁，在這永久的靜寂中在許多思想的混沌中間。他知道已失掉她了，而且知道不是她背叛他的時候失掉她，卻是現在在這裏失掉她，而且永久的失掉她了。

他的靈魂被思想所破裂了。他羡慕死人了。他覺得她如寬恕他這幕活劇，他還願意寬恕她的背叛。

他帶着淚覺得她是對的。

此篇譯由世界語文轉譯。關於作者的介紹，請參看本誌二十卷二十五號海濱別墅的附註。　譯者

加絲倫尼霍立亨

愛爾蘭夏芝作

芳信譯

人物

比德，吉然

米且爾，吉然　他的兒子，快要結婚了的。

佩立克，吉然　十二歲的小孩，米且爾的兄弟。

碧黎格棣，吉然　比德的妻。

德麗茜，克盧　給米且爾定了婚的。

貧苦的老女人

隣居們

佈景　靠近 Killala 一個小村莊的內室，在一七九八年。碧黎格棣站在一張棹子邊開着一個包裹。比德坐在火爐的這一邊，佩立克坐着在對面。

比德　我聽到的那是甚麼聲音？

佩立克　我一點也沒聽到呢。（他聽）我現在聽着啦。這好像是在歡呼呀。（他走近窗子去望。）我奇怪他們爲什麼要歡呼。我什麼人都沒有看見哩。

比德　也許那是在角力罷。

佩立克　今天沒有角力呀。這歡呼的聲音一定是從鎮上來的。

碧黎格棣　我猜想那必定是孩子們自己在鬧着玩。這裏來，比德看米且爾的結婚衣服。

比德　（搬他的椅子接近棹子。）眞的，這是些很好的衣服。

碧黎格棣　你娶我的時候，你是沒有這樣的衣服的，就是在星期日，你都沒有一件比平常日子好的外蓋穿。

比德　那是實在的眞事。我們總也沒有

想到我們自己的兒子會有這麼一套衣服爲他的結婚用，又有這樣好的地位討一頭親。

佩立克 （他還站在窗子前。）有一個老女人走這條路上來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到這裏來？

碧黎格棣 這論不定是一個隣居想來聽些關於米且爾結婚的事的。你可看得出那是誰？

佩立克 我想她是一個生客，但是她不到這屋裏來。她轉到了那山凹裏邊去了，再下去些墨丁和他的兒子們在那兒修剪着羊毛。（他轉過身來對着碧黎格棣。）你記得十字路口的威尼，在那天晚上，會說起過的那個奇怪女人逢着戰爭或突難到臨時在鄉間經過的麼？

碧黎格棣 別把威尼的話來擾亂我們罷。快去替你哥哥開門，我聽到他在路上走着呢。

比德 我希望他把德麗莊的錢平安的帶了回來，因爲我怕她家人許破壞這個條件以後又要我去交涉，我定妥這個條件，簡直麻煩夠了。

（佩立克開門，接着米且爾就進來。）

碧黎格棣 什麼事耽擱了你，米且爾？我們等了你這麼久。

米且爾 我到牧師家裏走了一蹚，吩咐他明天預備去給我們證婚。

碧黎格棣 他說了什麼沒有？

米且爾 他說了這是一對極好的配偶，並且他還說了，他從來沒有比這更快活過的，他替教區內不論那一對人兒證婚，總沒有比這回給我和德麗莊證婚更快活。

比德 錢你得了沒有，米且爾？

米且爾 在這裏哪。

（他把袋子放在棹上，走過去靠着煙囪管。碧黎格棣把她所有的時間全費在察看衣服上面。拉開縫口探看口袋的裏子等等東西，隨即將衣服放在食器櫥上。）

比德 （起身取了袋子到他的手中，把錢傾了出來。）是的，我爲你訂的條件好極了。

米且爾 老約翰克盧先還要把錢再遲些時候給呢。他說，『讓我留一半數目等到第一個孩子生出了的時候再給。』『那不行，』我說，『不管有沒有一個孩子，這整數目的一百鎊錢在米且爾沒有帶你的女兒到家以先，你得拿到他手裏。』隨後妻子對他說了，結果還是他讓了步。

碧黎格棣 你似乎極樂意料理這筆錢，

比德。

比德　眞的，我從前也願望我有運氣從和我結婚的妻子那兒得一百鎊錢，或者是二十鎊呢。

碧黎格棣　對啊，我帶來的錢不多，我得着的也就不多哩。我嫁你的時候，你有什麽，除了一夥你餵養牠們的鷄，和幾隻你趕了牠們上 Ballina 市場的羊以外？她煩惱得把一把壺併食器橱上一擊。因爲我沒有帶了錢財來，我就要用我自己的骨頭去掙來，把小孩兒，是那現在站在那兒的米且爾，放在一堆禾堆上，我就去掘番薯，並且除了做事以外，向來沒問你要過件好衣服或是別的東西。

比德　實在的，這是眞的。他輕拍着她的肩膀。

碧黎格棣　現在讓我個人留在這兒，好收拾屋子等那個要到這裏來的老女人來罷。

比德　在愛爾蘭你算得個最好的女人，但是錢財咧，也好！他又起始計算着錢。坐下。我一輩子也沒有想到在我們這個屋子內會有這麽多的錢啊。我們現在能够把我們這所有的錢去做大大的事業啦。我們能够買地十畝，只消爵孟士帶旁西一死，我們就有機會，而且能够把錢存起來。我們定要到 Ballina 的市場上去買木料。德麗壺也曾問過你這個錢他自己要用麽？

米且爾　眞的，她沒有問過。她似乎在這個頭上不大注意，就是連看都不看。

碧黎格棣　那是不稀奇囉。她有了你自己這麽一個美麗的，強壯的，年青的人看，爲什麽她還要去注意這個錢呢？她得着了你，一個極精明，將後能賺錢，又不致於瞎用，或者是會像別人一樣去花錢喝酒的男人，這一定是值得可驕傲的。

比德　這也就和米且爾他自己一樣，只要有這樣一個女子看，一點不會想到錢字頭上去。

米且爾　走近棹子　啊，你也就有一個美麗溫和的姑娘在你身邊快樂，還又可以同你在一塊兒散步呢。財產不過是短時期的東西，但是這位姑娘呢，就可以長久的在這裏了。

歡呼。

佩立克　從窗子前反轉身來。他們正歡呼着的聲音又從市上來了呢。也許是他們從 Ennis Crone 把馬弄了上岸去。趁馬在海裏洗澡洗的好玩的時候，他們

就樂的呼喊起來。

米且爾　沒有馬在那兒附近沒有市場，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呀？進城去，佩立克，你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事情。

佩立克　（打開門要走，但是站在門檻上停着一回。）你以爲德麗莣在她快要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記得把她答應了我的小獵狗給我麼？

米且爾　她一定會的。

（佩立克出去，籬門開着。）

比德　其次該輪到佩立克尋一筆錢啦，但是他不能這麼容易地找得着，而且他連自己的地位也沒有啊。

碧黎格棣　我有時老想現在我們的境遇總算逐漸見好，克盧這姓的人在這縣裏給我們留了一個好的退步，德麗莣她自己的叔叔又是個牧師，我們過些時可以走要佩立克去做一個牧師這條路，好在他是極愛好他的聖書的。

比德　得了，得了罷，你的腦袋裏總老是裝滿了計劃，我們將來要好好地給他學問，別打發他到鄉下地方去受那靠義塾教養的那可憐的學生一樣的糟塌。

米且爾　他們還沒完畢歡呼呢。

（歡呼。）

（他走到門前在那兒站了一回，舉起手來遮在他的眼上。）

碧黎格棣　你看見什麼沒有？

米且爾　我看見一個老女人走這路上來了。

碧黎格棣　那是誰，我奇怪，這一定是先頭佩立克看見了的那個來做客的女人。

米且爾　無論如何我都不相信那是一個我們的鄰居，但是她把她的外衣遮着了他的臉。

碧黎格棣　這或許是那可憐的女人聽見我們正預備着要做喜事，她就來討點兒她要得的東西的。

比德　我最好把錢收了起來。錢留在外面讓每個生人看這是沒有好處的。

（他走到屋角裏廂的大箱子邊，打開了把袋子放進去，趕緊就鎖好。）

米且爾　她在那兒哪，父親！（一個老女人緩緩地從窗子下走過；當她經過的時候，她向着米且爾。）在我沒結婚這晚以前，我是不讓生人到這屋子裏來的。

碧黎格棣　開門來，米且爾；別使那可憐的老女人等着罷。

（老女人進來。米且爾貼在一邊讓路給她。）

老女人　這裏所有的人菩薩全保佑！

比德　菩薩也仁慈的保佑你！

老女人　你們這裏有好安身的地方啊。

比德　我們所有安身的地方都是歡迎你的。

碧黎格棣　請在那火爐邊坐下罷，歡迎你。

老女人　暖手　外面的風厲害啊。

米且爾在門前好奇的眼光看視着她。比德走近棹子。

比德　你今天到遠處遊歷了沒有？

老女人　我到遠處遊歷了，遠極啦，很少人像我一樣遊歷了這遠的，可是很多的人不歡迎我。那兒一個人有好幾個康健的兒子，我以爲他們是我的朋友，那知他們都要修剪着羊毛，他們都不聽我的話。

比德　無論誰要是沒有他自已的家室，都眞是件怪可憐的事。

老女人　這對於你們是很眞切的，我自從第一次出遊以來，長久的時間，全都在路上呢。

碧黎格棣　這倒是奇怪的事：你沒有給這麼久的行程磨壞身子。

老女人　有時我的雙脚疲倦，手也不動，可是在我的心裏是不會有靜着的日子的。人看見我那不動的時候，他們使以爲我已老了，全沒生氣了。但只要一有煩惱，我就立刻要去和我的朋友們談談話。

碧黎格棣　什麼事情使你出來遊行的呀？

老女人　是那些在屋子裏的太多的生客罷。

碧黎格棣　你的樣子像你也有你自己的煩惱似的。

老女人　確實我已經有了煩惱啦。

碧黎格棣　那使你煩惱的是什麼呢？

老女人　我那被人奪了去的土地。

比德　他們由你那裏奪去的土地多不多？

老女人　我的四片好看的綠田。

比德　傍對碧黎格棣說。你以爲她是不久以前在 Kilglass 棄了她的田的那寡婦凱西不是？

碧黎格棣　他不是。我看見那老寡婦凱西是一次在 Ballina 的市上，一個肥胖有肉的女人哪。

比德　對老女人。你聽見呼喊沒有？你是打山上下來的麽？

老女人　我相信我聽過這樣的聲音，我

朋友來拜訪我的時候，我時常聽見哪。

她開始對她自己唱歌。

我要和那婦人同哭着，
因爲黃髮的當懦是死了，
把麻做的圈兒當作一塊頭布，
並且把一件白衣放在他的頭上，
——

米旦爾　從門前走來。你這唱的是什麼歌，太太？

老女人　我唱的是關於一個人有一個時候我曾知道他，就是黃色的頭髮，在 Galway 絞死的當懦的歌。她繼續地唱下去，聲音愈唱愈高。

我來陪你同哭婦人啊，
我的頭髮不曾受傷而且不曾束縛；
我記得他耕着他的田，
把那上地紅色的一面掀起，
用那精良的灰泥塗了的石頭，
在山上建築着他的倉廩；
啊！我們已把幾個絞架兒拆了，
雖這事曾在 Ennis Crone 發生！

米旦爾　他因什麼緣由死的呢？

老女人　他爲我的愛情死的：許多人都爲我的愛情死了啊。

比德　在一傍對碧黎格棣。他的煩惱把她的意識竟弄迷糊了。

米旦爾　這個歌早就有了麼？自他死後，現在久不久？

老女人　不久，不久。但是有許多別的人許久以前就爲了我的愛情死去了啊。

米旦爾　他們是你自己的隣舍麼，太太？

老女人　到我身邊來，我要把關於他們的事情告訴你。米旦爾傍着爐火坐在她的旁邊。從北方有一個那 O' Donnells 的紅人，從南方只有一個那 O' Sullivans 的人，在 Clontarf 有一個 Brian 投海傷了他的性命，在西方有一大羣人，有的幾百年前早就死了，有的明天就得死去呢。

米旦爾　明天要死的人是不是那在西方的？

老女人　靠近些，靠近我些。

碧黎格棣　你以爲她對不對？難道她是一個從世外來的人嗎？

比德　她全不知道她所談的是什麼，她一味是想望和煩惱罷。

碧黎格棣　苦惱的人，我們應當好好地待她。

比德　給她一杯牛乳，並且還給她一小塊麥餅罷。

碧黎格棣　還是再給他一點別的東西，讓她走路罷。幾個銅子也好，一個先令也好，反正我們有這麼多的錢在家裏。

比德　我實在不是捨不得把錢給她，如果我們的錢是剩餘的。但是假使我們耗費掉我們所有的錢，我們馬上就要耗用這一百鎊的數目了，那才是一種難受的事呢。

碧黎格棣　你羞阿，比德，給她一個先令罷，你的福氣會隨着來啦，不然，我們就得倒運。

（比德走到箱子前，取一個先令。）

碧黎格棣　（對那老女人。）你喝一杯牛乳麼？

老女人　飲食不是我所需的。

比德　（給她先令。）這裏有點兒東西給你。

老女人　那也不是我所需的，銀子都不是我所要的。

比德　什麼東西才是你所求的呢？

老女人　要是有人給我幫助，他必定肯把他自己給我，他必定肯把一切全給我。

（比德走到棹子那兒，臉龐上帶着昏亂的神色，注視着在他手中的那個先令，低聲向碧黎格棣說話。）

米旦爾　你這多年紀都沒有人照顧你呀？太太？

老女人　我沒有人照顧。對於一切把愛給我的愛人們，我向來沒有限定同誰訂過婚。

米旦爾　你是孤寂地行路麼，太太？

老女人　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希望。

米旦爾　你憑藉着什麼希望呀？

老女人　希望回復我那美麗的田；希望把那些不熟的人趕出我的屋子。

米旦爾　你用什麼方法去做到呢？太太？

老女人　我有會幫助我的好朋友。他們現在正在齊心的幫助我。我是不害怕的。如果他們今天輸了，明天他們還是贏的。（她站起。）我現在一定要去會我的朋友，他們都來幫助我了，我非到那兒去歡迎他們不可。我還要叫好多隣舍去歡迎他們呢。

米旦爾　我要同你去。

碧黎格棣　你要去歡迎的不是她的朋友，米旦爾；你要歡迎的是快要到這裏來的那姑娘呀。你有很多事情要做，飲食該你弄回家裏來的，是喫的和喝的東西。快要到家裏來的女子並不是空手進來的；你也不要把這一所空屋子給她看。（對那老女人。）也許你不知道，太太，我的兒子明天就要結婚了。

老女人　一個正待討親的男子，不是我所要仰仗幫忙的人。

比德　向碧黎格棣。你究竟以為她是誰？

碧黎格棣　你還沒有告訴我們你的姓名呀，太太。

老女人　有人叫我做「貧苦的老女人」，又有些人叫我做霍立亭的女兒，加絲倫尼。

比德　我相信我早前知道好多這樣姓名的人。奇怪，那是誰呢？這定是我小孩子時候所知道的人了。不對，不對，我記得，我在一首歌中聽過。

老女人　他站在門口。他們還詫異着曾為我而做的歌呢；為我簡直做了好些歌呢。我今天早晨還從風中聽見過一首哪。

她唱

別抱萬分的熱望，
當墓已先行掘好了在明天。
別召請帶白色領帶的騎士，
去到那明天將要成就的墓邊。
別散播食物招致生客，
去到那就要夢醒的明天；
別贈錢與那祈禱者啊，
因為要死的死也是在明天。
他們用不着祈禱者，他們用不着祈禱者。

米且爾　我不知道這歌是什麼意思，但是請你把事情告訴我，我好替你做到。

比德　到我身邊來，米且爾。

米且爾　別鬧，父親，聽她的罷。

老女人　他們所幫助我的，簡直是一樁難極了的事。許多人的頰是鮮紅的，現在都要成那慘白色的了；許多人前在山上湖邊蘆草中都是自由的行走，現在卻要被送到遠遠的地方去走那難堪的街道；許多的好計劃要破壞；許多積下了的錢不能留着不斷的使用；許多的小孩子們可望生下地來，可是沒有一個父親在他們受洗的時候替他們取名字。為了我的關係，那雙頰緋紅的要變得兩臉灰白色；可是他們還以為他們受了好的回報呢。

她出去了，她的聲音聽得出是在外邊唱。

他們將永遠的為人記念，
他們將永遠的生活，
他們將永遠的談着話，
世人將永遠的聽他們喲。

碧黎格棣　向比德。看她，比德；她像是一個受了感觸的人呢。提高她的聲音。米且爾，看這裏的結婚的衣服啊。這些衣服都

是很貴重的。現在你正該把他們着一回，要是明天着上身時不相稱，可就糟了。孩子們怕得會笑你了。拿了這些衣服去，米且爾，到房裏去着一回試試罷。

她把衣服放於他的肩上。

米且爾　你說什麼結婚啊？明天我當穿什麼衣服咧？

碧黎格棣　這些衣服是給你明天娶德麗茁克盧時穿的哪。

米且爾　那個事我已經忘了。

他看了一看衣服，轉望着裏字，但是聽着外面歡呼的聲音他就不望了。

比德　叫喊的聲音到我們自己的屋子裏來了呢。是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佩立克與德茁走進來。

佩立克　有好多船隻在『海灣』邊；法蘭西人正在 Killala 登岸呢。

比德把煙管從口裏取出，脫下帽子，站了起來。米且爾的衣服從肩上溜了下來。

德麗茁　米且爾，他不注意。米且爾！他轉對着她。你爲什麼要像個不認識我的人一樣的望着我啊？

她壓下他的肩膀，碧黎格棣走到她的身邊。

佩立克　孩子們正忙着下山坡來和那法蘭西人結合啊。

德麗茁　米且爾別去和法蘭西人結合。

碧黎格棣　對比德。告訴他別去罷，比德。

比德　這是無用的。我們說的字他一個也聽不見。

碧黎格棣　你試一試，哄他到這火爐邊來。

德麗茁　米且爾！米且爾！你不要離開我！你別去和那法蘭西人聯合，我們就去結婚哩！

她把她的雙手推他，他轉對著她，似乎想聽從老女人的聲音在外面唱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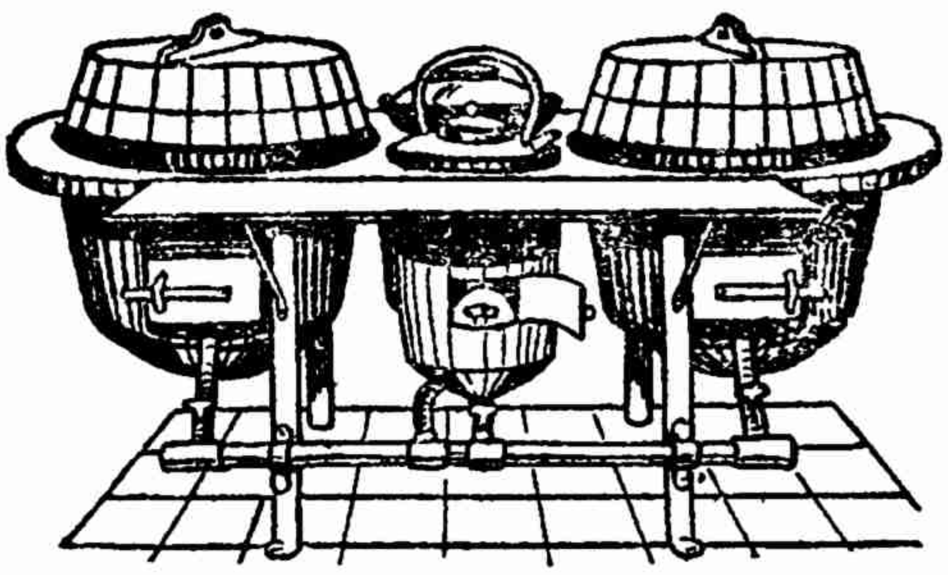
他們將永遠的談着話，
世人將永遠的聽從他們啲。

米且爾從德麗茁那兒脫身出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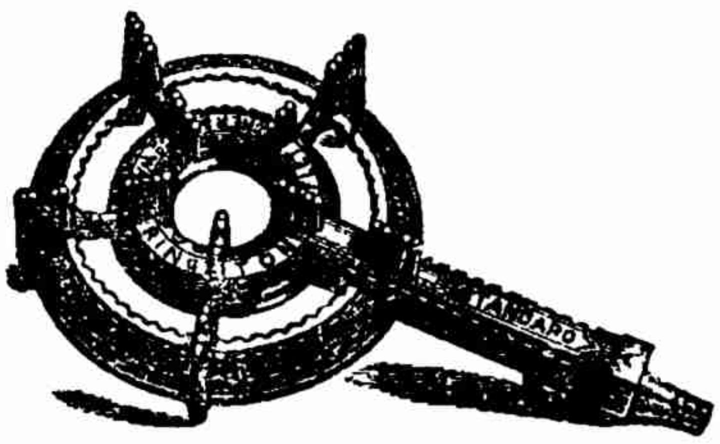
比德　對佩立克放一隻手在他的肩上。你看見一個老女人走這條路上去了沒有？

佩立克　我沒有，可是我看見了一個年青的小姑娘，並且她走路還像一個王后呢。

SHANGHAI GAS CO., LTD., GAS COOKING.



The Number of these Gas Cookers which have been installed proves their Popularity, which is no doubt due to their Efficiency and Cleanliness.



Easily fixed to any Gas Point with Metallic Flexible tube.

煤氣竈

本行之煤氣竈出額日多銷行日廣由此可徵煤氣竈之有益於用戶故一經試用卽不肯不裝置也用煤氣竈烹煮食物較便易較精美煤氣竈無煙煤塵垢故廚下常得清潔

上海自來火行

選錄

從條約上討論金佛郎案

毅夫

自法國駐京公使於前年六月二十四日，提出金佛郎紙佛郎之分別；對於庚子賠款，要求中國以金元計算；旋於七月十三日，撤回前次金元提議，要求中國付給法國金幣，或金錠，或外國金幣；義，日，比國公使先後爲同樣之要求；去年三月，經國會投票拒絕。於是英法等八國公使，又重申前請，就中法國公使催請用金，尤爲不憚詞費。金佛郎問題，遂喧動全國。外部認爲條約解釋之疑難，徵求外國公法家法理上之見解。現雖經外部駁覆法國公使，深恐此後兩方爭辯，尚未了結；而此項問題頭緒紛繁，易引入迷徑；故就條約上解釋，以供國人之參考。

按庚子賠款四百五十兆海關銀兩，經辛丑和約第六條，載有此係『金債』(dette eu or) 字樣。因此法國方面謂就文字觀之，已毫無疑義『卽庚子賠款，中國有還金之義務。』全篇金佛郎問題，根據此字發生。余意約文應總觀全句，不得斷文取義。辛丑和約第六條，提出『金債』字樣，本句下文，卽時加以解釋，卽按照海關兩換成各國金本位幣之率計算。本文定明若干外國金本位幣，非言若干生金。『金債』字樣，係指用金的各國國幣；此以外國通用國幣爲主，不以生金爲主；中國之義務，爲每年付給各國國幣若干。『金債』字樣，其意旣經約文解釋，作爲各國國幣；則辛丑和約第六條下段之『金數』(somm eu or)『用金償還』(payables eu or) 之二『金』字，自然亦當作各國國幣解釋。猶恐其中尚有懷疑之處，故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之換文，對於『金債』字樣，再作同樣之解釋：『對於每應賠付之一海關兩，中

國應當支付辛丑和約第六款定爲等於一海關兩之金幣數額」。既經雙方同意將此四百五十兆銀兩，定約換成外國國幣，而並非換成『生金』，則此後外國國幣兌換生金，有多有少；匯兌起落，爲有利爲有損；自然由各國自行擔任。以後匯兌，如有損失，自然不得再向中國要求付給生金。實則當時各國用意，深愁銀價日落；各國所預計每年能得國幣數目，若以銀兩計算，必將逐次減少。故不用銀兩，而定爲各國若干國幣。更於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協定付款辦法。此後每年分付各國國幣，實施上亦從不發生異議。蓋付給外國國幣爲一事，其國幣能換生金若干爲另一事。各國國幣之起落，乃按其國際交易之結算，國民生產之能力，以及其國家對內對外之信用爲定；固不能僅以其國家所有生金之多寡，用以爲比例而算定也。法國已約定收『以金爲本位之佛郎』我國之義務，即在爲其匯寄此種佛郎。　佛郎，兌換生金之多少，非我國所應過問。假設此種佛郎　過其所應含金質數目，按約我國仍有付給此種佛郎　不得因現時此種佛郎，換金太多，因而要求改付生金或以生金計算也。茲所謂此種佛郎者，即指法國國家委託法蘭西銀行所發行之紙幣而言。此種紙幣，係法國國幣，中國可用以支付。即令將來市場，除此種紙幣而外，另有法國『現金幣』流通；中國仍可以此種紙幣支付，因其爲法國國幣故也。中國政府財政顧問 G. Padoux 氏力爲外人主張要求用金。曾於北京英文導報發表其意見。內有謂法國紙幣，不能代表法國『以金爲本位之國幣』。並以法蘭西銀行所發行之紙幣證之，謂『法國紙幣，俾載明可以兌換硬貨 (payable eu erpèces)，不載明可以換金』。故法國紙幣，不等於法國以金爲本位之國幣；故中國不得以此種紙幣支付。余按法國紙幣，所載『硬貨』字樣，照字意及實際解釋，均係兼指法國金幣及其『五佛郎一枚銀幣』而言。五佛郎一枚銀幣，按照法定價格，不按銀價，可用以換金。此種銀幣，久已停鑄，其總數有限；故法國紙幣，其主要性質，乃係代表其『以金爲本位之國幣』。故我國關於庚子賠款，可以此種紙幣付給法國。G Padoux 氏又曾謂法國幣制，爲兩本位制；『以金爲本位，又以銀爲本位』。故庚子賠款，就法國論，(法國不僅以金爲本位)『金債』字樣，已不能作『以金爲本位之各國國幣』總括之解釋，即當作爲生金解釋。余按法國幣制，最初照一八〇三年法律，按法定比

例，金一值銀一五・五，鑄造金幣及銀幣；故名兩本位制。然其後因金價大落，對於銀價不能維持法定比例；故有一八六五年第一次拉丁幣制協約之訂定。此後改鑄銀幣作爲輔幣；銀幣中仍能爲本幣者，僅五佛郎一枚之銀幣耳。嗣後反之銀價日落，又有一八七四年第二次拉丁幣制協約之訂定；此後五佛郎一枚銀幣之鑄造受有限制；後更於一八七八年停止其鑄造。惟『五佛郎一枚銀幣』其總數雖有限制，然在拉丁幣制同盟國內，可作爲『本幣』；『即用以付款不受限制』。故法國幣制，就拉丁幣制同盟國觀之，仍爲兩本位制：(一)『以金爲本位』之佛郎；(二)『以銀爲本位』之『五佛郎一枚銀幣』。然此乃就拉丁幣制同盟國而言也。若對於其他世界各國及中國而論，則法國『五佛郎一枚銀幣』無有幣制協約之根據，不能使用；僅餘『以金爲本位』之佛郎，用之於國際交易。故法國對於中國，爲金本位國。義，比，西班牙亦然。得有庚子賠款之各國，對於中國，既均用金爲本位；故辛丑和約第六條將海關銀兩換成各國國幣，先總括一句，言係金債，隨即解釋言係各國國幣，其意已顯。G. Padoux 氏又謂：『關於執行庚子賠款所發行法義兩國國債劵，載有金佛郎(francs or)字樣；因此中國須賠償法國「現金幣」。』按此種國債劵，及其發行年月，余未親見。此種國債劵解釋條約之效力亦不具論。今假設其說爲實，然專就『金佛郎』(gold franc)字樣觀之：既言佛郎，則已非生金，爲無疑。又按照辛丑和約第六條正約，僅載有尋常佛郎，不見載有金佛郎。總觀辛丑和約第六條所載『金債』字意，又當作爲外國國幣解釋。而一九〇五年之換文所定三種付款辦法，並無有付給現金幣之規定；此後實施付款亦然。可見法，義兩國債劵，即令載有金佛郎字樣，仍當作爲『以金爲本位』之佛郎解釋。就反面言之，辛丑和約，載有『金羅布』『金美元』字樣。因俄國係於一八九九年，而美國係於一九〇〇年始采用金本位制；表明金字，乃言需用其本位國幣，不能用其銀元。況當辛丑議和時代，意大利，西班牙紙幣均正低落，不能兌現；然不聞以上諸國要求中國付給現金幣。

由是觀之，法，義國債劵，即令載有『金佛郎』字樣，亦當作爲『以金爲本位』之佛郎解釋，而不能作爲『現金幣』解釋，尤爲顯見。

要之庚子賠款四百五十兆海關銀兩總數，各國恐銀價日

落，已全數換成各國國幣，按年分收其本國國幣若干。並於一九○五年，協定付款辦法繼續有效，至賠款付罄之日爲止。歐戰發生後，金融擾亂，法國紙幣因而低落，此乃事後特別情形，法國不得因此而要求改變付金。至於德國賠款或國際聯盟經費之用金幣付款等，乃與庚子賠款無關之事項，更不得引以爲例，轉向中國將前二十餘年之庚子賠款，業經換定外國國幣者，變計請付生金或現金幣，而作無條約根據之要求。當銀價低落，折算佛郎不足時，中國業已多賠銀兩，現佛郎低落，照兌換而論，法國少收生金或銀兩，乃係法國本國幣制問題，中國不能代負其責。

余之結論如下；

（一）辛丑和約第六條『金債』字樣，已由其下文解釋，係指外國國幣；

（二）四百五十兆海關銀兩，業已由約文換成各國國幣數目；

（三）雙方議定繼續遵行之條約，不能以一方得生金少因而變更。

（四）照約實施，繼續付給外國國幣辦法，不能用以後無關之事爲例，要求付給現金幣，變更條約之解釋。

——太平洋——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

自北大歌謠研究會成立，頗得國中人士的響應。而一般社會也漸覺得我國民間遺傳的一切文藝與習俗有保存的價值。古之所謂文人筆記野叟漫談的資料，今日乃可作我們文學與科學的研究。同人等尤覺得由學術與實用兩方面觀看中國方言有詳細透澈調查的必要。原來方言調查的事，前人雖非全無創設，而以時代不同，眼光各異，尙未有規模完備，方法適當的全盤調查計畫，究其原因，尤在中西治學方法之有不同。歷史上最早的官式方言調查，即劉歆與揚雄書所謂：『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這個似乎與春官『御史百二十人乘輅而出，分趨邦國，以書善敗』，同爲一事。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得百二十國寶書，也就是百二十『史』的奏籍。這時方言調查歷史上的最有趣味的先例。然而專求實用，又

非專為調查方言而設。其後輶軒所栽，倘至揚雄，而有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一書的著作，可為由學術方面研究方言的鼻祖。然重於詞彙而略於方音，斤斤於殊方的別語『舊書雜記』的解釋，所謂方言研究，實不過是訓詁之一部分。自後方言幾成絕學，而研究的人，如明之楊慎，清之杭世駿，程際盛等，無復能超出揚雄模範勢力之外，現代之章炳麟得以古證今之義，著新方言一書，『求其難通之語……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敫然如析符之復合。』此種工夫，特別如章氏的做法，自是難能可貴。然而僅此語原學的考證，決不足以當方言研究的自身。按方言調查，除去研究詞彙同異之外，還有種姓遷移的歷史，苗蠻異種的語性，古今音變的系統，方言語法的進化等等連帶問題，都是方言研究分內的事。凡研究一方言，必幷考察其背景歷史，以窮究其源流；得一音變，必幷考查其與鄰近方音原原委委之關係。即使異族方言，語不出於經史載籍，也無妨比串同異，以推求周秦以往的語言系統，如西藏，暹羅等語，是今日方言調查範圍，非僅區區訓詁學中之一事，而實為與音韻學，殖民史，印度支那語言學等不可分離的一種研究。今日方言調查應辦的事件與應考察的問題，為本會研究範圍內的，約有以下數樣·

一，製成方音地圖　此為語言調查 (linguistic surrey) 的根本事業。中國境內方音究有幾種？其分界何如？其分佈在各省居民的成分如何？各省有否遺民語言，如閩，浙，粵，男內女外之畬客與以水為居的蜑家？各方音歷史上的互相關係如何？何者為親？何者為疏？餘如青海，雲南，貴州語言至複雜的地方，其各部語音所傳佈區域，俱當詳細調查，製出地圖。本會擬印就各省地圖，先就在北京一部分學生調查該省土音的分佈，而定其語言互通，語言半通，及語言不通的各方音中央區域，（北部諸省大概無語言不通的區域）所注意的尤在發見山僻鄉隅與普通語言相差較遠而或者甚有歷史價值的方音。

二，考定方言音聲，及規定標音字母　方言的音聲，必先經詳細的科學考定，然後一切談論方有可靠的憑藉，且使用以幫助教授國語，或是考證古音，都不至有臆測附會之弊。本會擬依發音學理研究方音，分別其異同，如較難定的方言聲調，即以發音學儀器測定其各聲的高下升降。至於標音問題擬分為二：一為較專門的，定用國際音標，或此音標所未備的，（特別於標明

聲調一事）略事增益使適用於中國語言；一爲較普通的所用不外二十六個字母名爲『方音字母』將國際音標的每個字母規定一個普通的拼法現已擬定一種方音字母待試行一年半年後斟酌改良再行公佈。

三，調查殖民歷史　近日語言學界的一個重要調查結果，即方言與本地歷史的密切關係，所謂本地歷史民族的遷移實居一要部。調查方言而懵然於該地民族之來源殊失方法故必以殖民歷史爲方言調查的一部分。即以南方音而論中原民族之遷移南方史上昭然顯著的如秦之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以及晉之永嘉宋之南渡。其於個人傳記可考的如吳之有太伯，梅嶺之有梅鋗，程鄉之有程旼，漳州之有陳元光，都是民族遷移的參考材料。苟有心探考而能得系統研究的方法，則中國歷史志乘輿地之書正復不少我們既得其種姓關係及遷移歷史，於該方言之背景歷史洞然無蔽，然後於該方言研究可謂得相當的歷史見地。

四，考定苗夷異種的語言　此爲本會所願特別鼓勵注意的事件。中國古時南部民族關係至今尚未明瞭，即以所稱爲『神禹帝胄』的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的越人，我們尚不敢斷其爲純粹中夏種族至三苗之顯然不與中夏同化，更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此所謂超周秦而上的人種考究南部之原民種系未明，萊夷，淮夷之所以爲夷，且無從查考。今日幸而尚有苗裔之保存於我國境內，自應給他做一透徹的研究，然後足以討論上古中國本部原民的種族。方言調查會方面不妨先究其語言語法以定其所屬統系，雲南之猓玀，粵之苗猺，黎，閩之畲客，蜑家，其制度語言皆含有至濃厚歷史研究的滋味，貴州且有所謂宋苗蔡苗爲戰國宋，蔡俘民的遺裔，或者有足資研究古音的參考的。凡能以專精之力研究以上所說夷族中一族的語言，而旁及其風俗歷史，本會當極力贊助歡迎此外如西藏語同在中國境內而同屬印度支那系或同屬此語言系而不在今日中國境內如安南，暹羅等語，我們一時能力或且做不到相當的研究。然而因爲其與中國古語有至密切歷史的關係，且今日國中研究此學的人，除西人以外差不多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所以我們也就不妨借這機會提倡此種的研究。凡有關此問題的學術文字，一概歡迎保存，或且代爲發表。

五，依據方音的材料反證古音　大概方音材料之所以可利用爲古音的證據有二：第一，語言學常例，移出之殖民常能保存古音，而在本部的語言，反變化神速。今日美音之讀 pot 如 pat 讀 ask 如 aask，特其一例而已。依此理推，中國歷史上殖民運動爲自北而南，而古音必在南方，已有幾分近似的理由。此陳澧謂客話多隋唐以前之音之所以可信。（例如讀『分』爲『奔』，讀『負』爲『閉』）不但客話之音如此，廈門，廣州，江南之音也多如此，且可以略按殖民之先後，推測其音聲之古晚。第二，方音既必有歷史，則必有可以理解明的音變沿革，非雜亂無章，絕無線索可尋。且隋唐之韻，於今音已經屢屢混合，然甲之所合，乙尚判然；乙之所合，丙尚分離，如績溪音之分『尤』『幽』一韻，廈門音之分『支』『脂』二韻。今集合中國各部方音某韻之呼法而比析異同，沿流溯源，求其所以支離流變一個合理的解釋，則古音有可再湧現於我們的目前的。所以我們每研究一方音，必先求其歷史的系統，考三十六字母每母於該方言中之呼法，及二百六韻每韻今日的讀音，系統既得，則古音才可推究。

六，楊雄式的詞彙調查　凡各方言的不同，或在讀音，或在語法，或在詞彙。北京謂之『宿』（或曰夜），上海謂之『夜』，廈門謂之『冥』。北京謂之『睡』，上海謂之『困』，漳州謂之『交睫』，又謂之『伊』（鼻音）。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凡一語必考求其傳布之區域，如『道』『路』『毛』『髮』『牙』『齒』所見字雖同而各地用法不一，此雖用以考方言系統，不及語音與語法之重要，（因爲字之流佈，較語音語法之流佈較少定準）然也未嘗不是方言歷史關係考究的一大部分。且我們可以由詞字的來源，略見文化的影響，所以這也是我們所該分出研究的一部分。

七，方言語法的研究　中國語法如何，實尚未經詳細考究，然去方言無所謂語法，猶如去方言無所謂語音，特其方言色采重輕有不同而已，故眞實語法現象實寄存於方言中，要得其語言眞相，非先由方言考查不可。凡各方言所以表示單複，先後，過去，未來，主動，被動的方法，及動詞狀態，句法排比，代詞虛字用法等等，都是我們所當特別注意的。

綜合以上的各方面，我們可知道方言很有可研究的價值，及所以研究方言應持的主旨方法。同人等既於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開成立會，又念此事範圍廣大，而同

人等精力有限，必得國中許多同志加入本會，持同樣的方針要助辦理，然後能勝其事；特別如雲南，貴州，福建，廣東，等語言極複雜的地方，非得熱心強毅的私人或分會等專精其力，分任研究，不能得劇切詳明完滿盡善的結果。我們推想國中必有同志的人，或有心探考方言而未得團體合力的鼓勵，或已有研究而無處發表成績，以收交換議論的益處，故又發表宣言，徵求會員。凡不在北京的人或直接加入，做『通信會員』，或另設分會與本會取一致方針辦法，共同進行，均可。如有與以上所說研究範圍有關的文字著述見賜，無論是否會員，本會無任歡迎。發表文字機關暫用北大歌謠週刊，將來成績漸多，當可自出定期刊物，以專研究。再關於方言及本地歷史已出的書籍，或止消行本地，非衆所共知，如蒙海內君子見贈，或單函示書名價目及發刊處，這都是能省去我們許多考究工夫，同人等至為感佩，當在北大日刊登載鳴謝。一切通信請交國立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或逕交北京小雅寶胡同三十九號林玉堂君收為盼。

致北京大學同人書

陳啓修

（衙略）啓修到莫斯科已三月，還未致一函與本校同事。這不是懶惰，是因為一則人地生疏，不敢孟浪的陳述個人直感；二則這三個月中出全力以查俄字典，實在也尋不出寫長信的餘暇。現在（從二月起）語言文字的研究，已經告一段落；所以作速寫此第一報告。將來有所觀察時，當陸續奉聞。莫斯科住民，較戰前幾超過一倍，所以欲覓住房，非常艱難；無業者尤難；外國人更難。啓修來時，幸持有達夫金之介紹書，（所以我很想謝謝他）所以僅在旅館住十天，（然已花費八十餘元）卽由俄外交部介紹，在中央教育改良會寄宿舍覓得一室，月出宿費十八元，二人一室，室廣方丈，中食在教育改良會之飯所，（離宿舍約中國一里），包飯，早晚則自向市場購買麵包等回寄宿舍食用，（俄人智識階級，照例每日只熱食一次）總計食宿費月需六十餘元；合上學俄文學費，及購書等雜用，每月至少需中幣百元。啓修於三個月中，從 Berlity 的俄語會話書起，精讀了八本俄國書，目前關於科學書，（例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及新聞，差不多可以不查字典而攝取大意不誤。然俄會話則仍覺隔膜，（主因在耳不靈），惟日常用語，自能對付。啓修擬從本月起，著手於實際的參

覊，於四月初離俄，經德，奧，瑞士赴法，此地溫度，最低時到列氏冰點下三十度，（約華氏零下三十四五度），因居屋防寒設備甚好，又從來沒有大風，所以並不覺得若何奇冷。

此地一般物價，比之北京，大抵貴五倍；（拿中幣換成俄幣計算）有時食料品僅貴三倍左右，屬於例外。但物價之高低，完全是人爲的，不是自然的，（請看後段說明）所以物價雖高，而一般有業者仍能在生活線上生活，並不感覺痛苦。此地社會上無業者較少，故社會上並無不安之景象。從表面觀察起來，覺得莫斯科完全是太平氣象，沒有絲毫亂後或專政的痕跡。一般人民之衣飾，雖不十分華美，然大抵皆甚完整。街上除交通最繁盛之處外，往往走二三中里，尋不着一個巡警。啓修到此三月，尚未看見勞動工人相打相罵之光景。（有人說，此是禁止燒酒的好處）從前在國內聽說的醜業女子之跋扈，差不多可以說是毫無根據。現今俄人男女間之關係，固極自由，（指容易離合）然究竟是以戀愛爲主要條件，至於純粹金錢的交換，聽說是限於從前的有產階級之婦女而不願勞力以自活的。在莫斯科市上，惟一的蕭條光景，就是教會，莫市教會之多，冠於世界各市，戰前總數二百九十六，有時一條街上可以發現兩三個教會，如上大建築物的六七層樓上一望，滿眼中除大小金頂外，（莫市教會皆用眞金塗屋頂）幾無別物，這種教會在革命前廣有不動產，（大多田地）但是革命以後，不但一切生利的不動產俱歸國有，就是教會本道的建築物，也歸國家。現政府對於宗教，是持放任的態度的，從前教會之罪惡，復經人指破，無人施捨，而教會本身，又變成窮人，所以縱使牆外聖像剝落，門窗頹弊，屋頂傾斜，現出一種破殘的景象，也是無人過問的。莫斯科學校之實況，除對於三四大學（包含 Academy）曾往參觀外，啓修尚無充分的目擊之機會，所以對於學校一般還不敢冒昧的下斷語。惟中學小學新教科書，則啓修因習俄語關係，及愛逛書店，常常白相書籍之故，知之甚詳。其內容偏重新社會科學，（詳見後段）關於歷史，地理，經濟原理，社會學大意等書，由啓修個人狹陋的智識範圍內來說，幾有全改各國的同種教科書之組織及面目，我想國內研究中小學教育者，應當十分注意於此。各學校學生之行列，啓修曾目擊二次。一在十月革命紀念日，一在列寧安葬日，其活潑而能自治的狀況，我想到底非東方的日本及中國學生所能及。俄學

生行列時絕無指揮者，而秩序絲毫不亂，可以想見他們平素的自治訓練之注重。莫斯科的普通大學及特殊的如 Academy (如農業A社會科學A戲劇A美術A等)之授課皆在下午四時以後，因一般機關辦事時間，是從上午十時起下午四時止，所以爲便利學生不離職業，或獎勵有職業者求學起見，不能不如此。俄大學及A之入學，凡有職業者有優先權，一切靠父兄送學費，都要讓有職業者一步。大學及A之授課時間中，縱令教室人滿，坐者，立者，蹲於地者俱有，而秩序非常整飭，因爲到教室去的人，俱是熱心要聽講的人，不想聽的人可以不去。關於大學及A之考試課程等，啓修擬本月中去找俄教育當局調查材料後，再作一詳細報告。

此地中國學生不在東方大學者，只有二人，(聞在 Petrograd 者亦僅有二人)可謂少極。東方大學係 T. T. K. P (第三國際)所設，不屬於俄政府，其目的專在養成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及宣傳者，而不必在養成共產主義者。中國學生在此校者，現有七十餘人，大抵皆樸實沈毅而富於研究心且習於團體的訓練。啓修前致函蔡先生，曾有一句評語說，「他們樸實沈毅之處，不亞於老同盟會員，而其見解之有科學的根據，(自然是就高級學生說)則遠過之。」自以爲是的評。他們不是一種狂妄的空想家，而是一種具有科學的見解的實際家。單就他們仍不主張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主張聯合國內士農工商各階級，而行國民的革命，也可以約略的知道的。

中國僑民在此者極少，大抵皆以洗衣，中醫，製皮件等人爲業。(聞洗衣業最多)他們對於新俄的精神，不全了解，殆與此地中國領事館中人一樣。中國人從前到過莫斯科的，大概皆賴他們當翻譯，聽他的話，所以往往抱洗衣人式的見解。

俄國政治上常軌，農人喜獲土地，工人喜獲政權，青年俄人喜獲一種新生活的信念，紅軍喜獲新的犧牲的目的物，所以內面是斷無問題的。外面繼英國之承認而起者，至少有意，美兩大強國，所以國際的地位之鞏固，更是不消說的。雖在前兩月中，俄共產黨內部發生權限問題，社會上俄人及猶太人之間，亦不免有不融和的傾向，然而若是我們知道新俄的國基，是建築在農民工人青年共產黨之上，我們當然應該知道這種事是小事，不足掀起大波了。

俄政府的施設中最有見地有魄力出於嚴密的計畫立於澈底的基礎之上者拿啓修到俄不久的資格所能觀察的而言，覺得應以他們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科學教育政策爲最。這兩樣東西若能繼此以往，繼續至十年以上，將來對於世界的經濟生活上，及社會科學上，必能發生極大的影響。

新俄經濟政策的內容，——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在兩年以前已經有人介紹到中國去而且此等政策之實行方法，是隨時變動的，不能簡單的說得淸楚，所以此處姑不贅說，（打算作一篇專論只說他的精神因爲在中國時，我也不明白他的根本精神）只說不得已的一種遷移，許多朋友也是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有陳說之必要。他們新經濟政策的目的，是要把人類的經濟利己心（功利心）移到必然的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之成立上去。他們的根據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應用。換句話說，他們不像英國的經濟學之主張人類經濟行爲永久地而且大半地出於利己心也不像德國派經濟學之主張，以前或現在的經濟社會，當然地含有有意識的共同心。他們認定人類的經濟功利心，是必然的，然而却不必一定發生所謂資本主義之弊害的結果。他們認定人類經濟社會之有意識的共同心是可能的，然而必須在物質上具有不得不然的條件，所以他們的經濟政策，可以說是代馬克思經濟哲學行實驗代人類經濟社會進行上闢新途。他們容許私人企業，是要使私人儘量發揮其經濟的功利心，力求達到向上的經濟生活。他們用國家的力量自由操縱金融，左右價格，（這種事最令人誤會）是要使私人經濟單位上發生有意識的共同心。所以他們不是憑空的想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他們經濟政策的將來，不但對於產業未發達的國家，是一個明白模樣，而且對於先進各國的勞工運動上也可以影響他，使其確定一種新方針。

新俄的社會科學教育政策，爲俄政府主要政策中之一，他們幾可謂傾全力以赴之。他們的中學，勞動學校，普通大學，是拿新社會科學作主要科目的。他們全國的出版物中，這新社會科學的書佔了一半以上。他們對於智識階級的待遇，除技術家外，以對於新社會科學者爲最優。

他們的新社會科學，是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中的社會科學。他們認爲是眞的社會科學。他們主張從來一切舊的社會科

學，是發育於資產階級(或權力階級)之下，爲資產階級之利益而說法的。所以無論如何不能有合理的澈底的結論。他們認定舊社會科學的學理，是不合理的，是不澈底的，是虛論的；舊社會科學家中稍有良心的，尙不過牽强附會，希圖彌縫自己的無理之破綻。例如政治學者，一方面主張國家是人民總意所成，爲全民幸福而存的；一方面却主張限制的選擧和全國的政治，藉口於人民的總意，可以由討論或輿論而發現，以成其國會代表全民之謬論。至於沒有良心而敢於曲解，慣於阿附勢力的，甚至於蔑視史實，臆造學說，希圖欺蒙無產階級，以售其奸。例如硬謂國家生活是一種道德生活，無條件地主張資本主義是人類幸福的源泉，藉以取悅於資產階級。所以他們主張要推翻舊社會科學，脫却窠心，革立新基。他們主張一切社會科學，要以過去的及現在的史實爲基礎，不要憑空想像；要在自然科學上一樣，力求論理的精密，不要藏頭蓋尾，閃爍迷離；要抱事實的判斷，放在第一位，價值的判斷，放在第二位。他們研究的期間，還祇有四五年，所以不敢說已經有空前的名著。但如 Burasin 的唯物史觀的哲學，Sitnte 之新憲法，和什麼是無產國家中的權利，列寧關於馬克思經濟學說之著作，(例如國家與革命)業已可稱爲不朽之作。其他一般關於社會科學之著作，(如社會法及經濟學)皆有改頭換面之觀。若再假以歲月，我想新社會科學之勢力，必定要風靡全世界的。

說到這裏，我想要求孟餘，鯁生，雪艇，遏先，百年諸先生，在經濟，政治，法律，史學，哲學五系之書籍預算費中，提出五百元至一千元之款，請求圖書委員准其充作購買俄文社會科學書之用。固然現在較能讀俄文者甚少，然而我想在二三年中，因：(一)俄文學生增加，(二)在俄留學者逐漸回國，(三)教員中學俄文者之漸加，(俄文幷不較德，法文難學，一般人都說難學，一因無中俄好字典，二因中國無俄文法書，三因無好教習，四因從前教俄文者往往不懂英，德，法文字) 能讀俄文書籍者必多，此種種俄文書籍的智識之輸入，或且爲北大之光輝，中國學界之異采，亦未可知。所以求夢麟先生及諸位先生極力提倡此擧，若果決定提款購書，則將來一切交涉，啓修自行擔任，幷請大學生羅覺及彭述之二人擔任。(啓修未離俄時，自可接洽一切。) 除款項外，最要者爲教育部運書之執照，所以務請夢麟先生同時計畫這

一層。蔡先生任此一事在留學界亦有所聞，他們很希望蔡先生來此參觀教育。俄國赤色教授會（卽新社會科學教授團體），亦望蔡先生來此，以便溝通中俄學術界之交際，增加兩國民間之好感。他們昨託啓修先函詰蔡先生有無來游之意，若回信有意，便當由赤色教授會（從前的會長是列寧）聯名正式致電邀請。此亦關於本校的事，所以順便奉告。北大二十五週年紀念日的演說，及北大單獨維持不停課等事，皆有北京電報登載俄文『報知』新聞上。

英國，法國報紙，五日之內，可以到莫斯科；德國報紙則僅二日；故在莫斯科觀察歐洲形勢亦甚方便。我想將來能有多數通英，法，德文之一，而有社會科學之基礎知識者來俄留學，則其結果，比在西歐爲更有利益。因爲俄國爲所謂新社會科學之發源地，而將來世界之經濟及政治，必爲資產階級執政國家及被壓迫國家之對壘。在中心地點（卽俄國）之留學，必較勝於在後方留學爲佳。但不通英德法文之一，而只能通俄文者，恐未必能有此種利益。一則如前述不通他國文，而先習俄文者，在語學上，必較感困難；二則不能讀資產階級執政國家之報紙，則種種判斷，也難免偏僻。

法國瑪利王后的逸話

（志）

昔法蘭西皇后瑪利見棄於路易十六世，忿怨莫釋。某日，偕侍女數人微行巴黎街衢中，忽遇大雨，途中有低窪，蓄水甚多，后所爲阻。時有一人脫其所着大紅外衣，爲后鋪水潭上，乃得踐之而過。次日使人探問，知爲弗逐爾伯爵，卽自往訪，並自卸其所御之上衣，親披於伯爵身上，而謂之曰：『予以予而棄紅大衣，今當以包擁予赤心者之衣相易矣。』自此后與伯爵陷於相思之苦。後伯爵因恐遭人疑，去而之美。未幾大革命起，又恐皇后身有危險，卽復返法，以死力擁護之焉。

啟新洋灰有限公司

管理華記湖北水泥廠

馬牌商標　塔牌商標

資本壹千貳百萬圓

出貨每年貳百萬桶

本公司出品行銷多年信用久著歷次各國賽會均得有最優等獎牌並中外各工程師化驗保證書彙印成册索閱卽寄並兼售各色花磚缸磚洋瓦溝管電器磁頭等

總事務所　天津海大道

北部總批發所　天津法租界十四號路　電話南局一七四九

南部總批發所　上海北京路八十七號　電話中央七四七一　電報掛號(灰)

馬牌工廠　直隸唐山

塔牌工廠　湖北大冶

國內及南洋各埠均設有分銷處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三年三月一日

●中俄交涉，王正廷加拉亨非正式接洽完竣，決定先訂立大綱，再行承認及會議解決懸案細目。

●駐京法使傅樂猷赴外交部嚴催解決金佛郎案。

●奉天航空總辦張學良率飛機駛往營口，進行奉營商業飛行。

同　二日

●財政部覆議員質問：中德賠款及德華銀行復業兩問題正在考慮，菲格來京何事，不得而知。

●湖南外交司長楊宣誠赴北京，會同外交部與日使商議速決去歲長沙六一慘案。

同　三日

●江西四鎮守使及旅團長等因閩督孫傳芳率部移駐延平，有侵犯該省風說，電北京當局請設法制止。

●四川第三軍劉成勳部攻藏邊陳遐齡軍，入占雅州。

●湖南省議會通過議長林支宇辭職案。

同　四日

●北京國立八校依中日文化事業協定所規定，派遣學生赴日考察，每人旅費五百元，由日本就庚子賠款支給。

●四川熊克武襲渝瀘失敗，令部下由江津退綦江，準備入黔。

同　五日

●湖北陸軍第一混成旅長潘守蒸免職，以孫建業繼任。又任王夢弼為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旅長。

同　六日

●閣議傳觀王正廷呈報中俄交涉經過公文，未及討論。

同　七日

●孫傳芳周蔭人回軍迫福州，圍繳王永泉部軍械，王偕弟永彝潛赴下游，周蔭人宣布王氏兄弟禍閩罪狀。

●外交部電駐美施使，向美政府探詢中國召集關稅會議意見。

●日使向外交部查詢有無移用膠濟鐵路款項情事。

同　八日

●閣議，王正廷出席報告中俄交涉大綱，決分發各部，簽註意見再核。

●韶關孫系豫軍蹂躪市場，全城罷市，商團鄉團數千人擬武力對付。

●任張毅為福建陸軍第一師長，李芳池為步兵第一旅長，張廣漢為第二旅長。

同　九日

●北京大學全體教授反對教育部所頒國立大學條例，不承認國立學校有設置校董之必要，女高師全體教授亦隨同反對。

●福建王永泉軍被海軍在峽兜截住，繳械千餘，王氏弟兄逃入泉州。

同　十日

●外交部照會駐北京華會有關各國公使，商召集關稅預備會議。

●北京議員張伯烈等發起行憲會議，擬集全國法團於四月間在上海會議實施新憲法。

●陸錦辭第九師師長兼職，以董政國繼任，另以馮玉榮繼第十三混成旅旅長。

●湖南省議會選出歐陽振聲為正議長。

同　十一日

●王正廷出席閣議，報告連日與加拉亨磋商修改中俄交涉大綱成績，各部均另有修正案提出，令王再與加拉亨商改。

●湖南省議會續選出王上仁為副議長。

同　十二日

●中東鐵路俄國白黨，由該路渥局長為首，運動投降紅黨，北京俄副代表德夫金駐哈爾濱接洽。

●王永泉離泉州，所部交楊化昭代統，待臧致平改編，泉州城由高義駐守；但高態度未明。

同　十三日

●法使照會外交部，聲明法國在中東鐵路權利，並再催金佛郎案。

●英使奉倫敦政府訓令，要求改審豐

台肇事軍官，由英使館派員觀審。

同　十四日

●中俄協定大綱，磋商就緒，由王正廷加拉亨簽定字頭，以示交涉已成段落。

●湖北省長咨該省省議會：武昌市政借款因倫敦資本團不確實，已令市政籌備處停止進行，特撤消前咨議會案。

●齊燮元辭浦口商埠督辦兼職，以吳鴻昌繼任。

同　十五日

●閣議承認蘇俄案，顧維鈞等主慎重。

●指令撤換高代閣所派衆議院警衛，議員派代表與政府爭任用警長權。

●英使赴外交部催簽威海衛條約。

●任陳文釗爲陸軍第十四師第二十七旅旅長，王允忠爲第二十八旅旅長。

●湖南趙恆惕止式撤銷總指揮部。

外國之部

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

●英法首相繼續交換函件，表示兩政府對於外交難題所必要方法之意見。

同　三日

●土耳其國會批准國民黨所提出廢回教主，取銷教主職位之議案，並命君士坦丁堡總督於十日內執行此計畫。

同　四日

●土耳其實行撤廢回教主，教主卽赴瑞士。

●上德友約簽字。

●印度不合作黨在中央數省否決政府各種計畫。

同　五日

●大使會議議定致德文稿，言恢復協約國在德軍事監督權事。

同　六日

●法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拒絕政府財政案中之三大條欵，卽(一)核減行政經費，(二)加稅百分之二十，(三)施行杜絕規避所得稅方法。

同　七日

●土耳其內閣辭職，仍由伊斯美將軍組成新閣。

●漢志王從美索波達迷亞，外朱爾丹尼亞(Trans-Jordania)漢志回教徒之請，允任教主。

同　九日

●希臘卡橫達里斯內閣辭職。因共和黨要求立卽廢除帝制之故，現由巴巴那斯太拉吐組閣。

同　十日

◎愛爾蘭國防軍全體解伍，軍界多有不平。陸軍叛變。

◎西班牙與摩洛哥復起戰爭。

◎巴力斯坦各處回教徒代表與回教徒最高行政會開會協商，決定擁戴漢志王爲教主。

◎比國首相塞尼斯復組內閣。

同　十一日

◎西伯利亞東部起反對蘇俄政策之運動，其領袖爲高加索人。

◎法參議院通過政府財政案，稍有修正。

◎英國大西洋艦隊與地中海艦隊在巴里立克島會操。

同　十二日

◎德總統因國會反對黨堅持修改政府緊急命令之故，下令解散國會，並定五月四日舉行選舉。

同　十三日

◎俄國致牒波蘭，反對第三者解決美末爾問題，因國際聯盟近正設法解決該問題也。

同　十五日

◎埃及第一屆國會開幕。

◎俄國與瑞典恢復外交及商業關係之約今日簽字。

萬國文學競賽會　(孚)

明年夏季巴黎舉行之亞林配克賽會(Olympic Games)將添設一種萬國文學競賽，應徵之文，不限體格，從抒情的小詩以至辨論的文章都可；只要不曾發表過的。如爲韻文不得過一千行，散文不得過二萬字。批判當於正式開會時舉行，評判者將爲 M.M. Claudel, Bourget Thibaudet, 鄧南遮，梅德林克，伊本納茲，哈代，Bridges, 及華吞夫人(Mrs. Wharton)諸氏，並預備三塊獎章以給勝利者云。